

喜密利佳線



李昌鑑著

金禹範 律師

特 別 啓 事

李昌鑑著《秘密客》偵探小說，依何法保出，不無論何人播，音劇可翻，印權者，無得採用人畫節，如欲改頭，不可採連環，情或電影，劇本等編，而面採，用或影，則，須台探，求作同，當權否，則，須台探，求作同，依，即；須台探，求作同，起侵均徵劇用環，情或電影，而法爲作，不劇可翻，懲律侵者電，不劇可翻，罰保犯同影，如可本翻，

◀ 金 律 師 事 務 所 ▶

勞 合 路 太 和 大 樓 三 〇 五 號

◀ 電 話 九 五 三 二 ▶

代 售 處

- ▲ 青島路十九號 華興廣播電台
 - ▲ 福煦路光華大戲院西
 - ▲ 福 照 書 店
 - ▲ 四馬路吳宮旅社對過
 - ▲ 受 古 書 店
 - ▲ 麥 家 園
 - ▲ 好運道書店
 - ▲ 派克路承興里K十五號
- 總經理處
- 電話三六〇九九

(集 續)

秘 密 客

(著 鑑 昌 李)

者 版 出

社 版 出 聲 聞

初 一 二 九 二 民 中
版 日 月 年 十 國 華

者 刷 印

所 刷 印 記 民 國 新

路 康 福 路 聞 新
(五 二 一 五 三) 話 電

冊 三 計 部 全

元 二 價 定

偵探小說 續集 秘密客 目錄 下集

第二十一章 月下談情怪面人向文月華求愛

●有趣的秘密客躲在樹葉裏看清楚一幕好戲 ●槍聲四起要害怪面人結果反被所害

第二十二章 秘密客是否總長二夫人值得研究的

●窮人的命運實在可憐金根桃死裏逃生 ●汪參謀長做壽異想天開害了文月華

第二十三章 裸體美人公開參觀

●文月華吃了大苦害在汪震海手裏 ●堂堂一位文秘書被大眾疑爲女賊

第二十四章 口是心非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都不是好貨

●房裏沒有人何來的槍聲 ●牀底下躲着杏兒突然會意外變化

第二十五章 怪面人的一封信氣死了汪震海

●大胆施凌野逼着汪震海將老婆出讓 ●只愛金錢不愛人還是老頭子值得可愛

第二十六章 一個情人沒有弄清楚到又來了一個

●汪震海忍痛割愛將妻子讓與施凌野 ●朱鐵山到底多情恨透了無情漢

第二十七章 汪震海大坍台三百客大菜了一案

●祠堂裏秘密機關死過無數貞節女子 ●九個女人的骷髏見了令人酸鼻

第二十八章 文月華真心愛汪震海情願把心挖出來

●醉後狂歡血濺祠堂好一幕新婚之夜 ●二十多個貞節女子死於七百之下真是慘極

第二十九章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向鐵胆團進攻

●機關厲害滕文釗等死於非命 ●怪面人英勇驚人拚命救羣才

第三十章 怪面人喜氣洋洋招待長官們參觀廁所

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匪人終究逃不出法網 ●功德完滿有趣的大結束

偵探小說

續集秘密客

下集

(李昌鑑著)

第二十一章 月下談情怪面人向文月華求愛

▲有趣的秘密客躲在樹葉裏看清了一幕好戲 ▲槍聲四起要害怪面人結果反被所害

衛道雲、唐彩鳳、江文榮是被匪人架去的，滕文釗同怪面人打架，打得不知去向，根本他們是不會在一起，怎麼現在到弄得一塊兒回來？這事真有點兒奇怪，天王老子也不會知道的，不要忙，不要慌，且讓他們到會客室裏，喝杯茶，抽枝烟，定一定神，稍微透口氣，然後再將這經過情形說出來，大家聽一聽……

唐彩鳳臉色最不好看，慘白得可憐，淚痕滿面，彷彿受了極大委屈，月華緊握她冰冷的手，問道：「妹子，你怎麼啦？」

彩鳳哽咽道：「姊姊，差一點兒我們不能見面。」

月華道：「妹子，我知道你又受驚了！」

道雲道：「這事弄得我太糗糊啦！」

月華道：「我真奇怪，你們怎麼一塊兒回來？」

文釗道：「你已知道我們的事嗎？」

月華道：「我全知道了，對過我也去過。」

文榮道：「我是看見陳副官被強盜打倒的。」

月華道：「陳副官已經被我用藥救活啦！」

文榮欣然道：「唔，好極了！他是我的好朋友。」

月華向文榮道：「先生，你怎麼會到汪家？」

文榮道：「他請我吃飯，不能不去。」

月華向彩鳳道：「妹子，你知道汪參

謀長不是好人，你受過他的害，怎麼今天還和警長到他家裏去？」道雲道：「我們那兒願意到老賊家裏，這也是逼得沒有辦法。」彩鳳道：「如果今天不看電影，也不會遇到這種危險。」道雲點頭道：「這到也實在不過，假如我們是坐汽半，今天也許能逃過這災難。」文榮道：「怪我不好，我不該勸你們進去。」月華不耐煩道：「唔！說得我莫名其妙。」彩鳳道：「雲哥，你痛痛快快說給姊姊聽。」道雲點頭道：「好罷！」拿起杯子，喝了一口茶，因為冷了，又把它吐到痰盂裏，還是抽烟，連吸了二口，好像興奮了許多，掀肩道：「今天在警署裏認真辦了許多公事，覺得頭腦有些昏悶，還是去看電影吧！所以我同鳳妹到金城去看了一本李三娘，是很好的情節，李昌鑑所編，回來我們沒有坐車，因為一時高興，談談說說到也不覺得路遠，想不到走到門口，汪老賊出來將我們攔住。」彩鳳插嘴道：「這老賊，我看見了就怕。」道雲道：「汪老賊說他預備了一點特別小菜，請我們吃晚飯，我不肯去，他拚命地拉。」彩鳳道：「我是被李萍使勁背拉的，硬把我拖進去，真可惡。」道雲道：「老賊說你怕什麼，江參謀長、陳副官都在裏面。」文榮無趣道：「這也是我多事，我看老汪一定要請警長夫人，這也是誠意，所以我就幫著勸警長進去坐坐。」道雲道：「我相信，這一定是老賊做好的圈套。」月華道：「從那兒看出來？」道雲道：「我們坐了沒有十分鐘，強盜從後門闖進來，不對付汪老賊，先拿我們幾個倒霉，這很顯明的是汪老賊鬼

計。『月華道：』你們怎麼能夠回來的？』彩鳳道：『強盜用手絹將我們眼睛紮起，送上汽車。』道雲道：『我們在汽車裏，真是提心吊膽，總以為此去，一定兇多吉少。』月華笑道：『這也是吉人天相，能夠平平安安的回來。』文榮道：『強人的手段是很辣的，將我們監視在汽車裏，動也不許動，大概有二十分鐘，也不知到了一個什麼地方，突然聽到砰……槍聲，強人說不好了，走了氣了，過了一會，強人都跑了，我們朦朧眼帕也被解去了，哈！你到是誰？原來探長將我們救了。』月華向探長笑道：『這就奇怪了，你在這兒和怪面人打架，怎麼一會兒又救了警長夫婦，還有我的先生。』文釗吸了一會雪茄，安然道：『這事情連我也莫明其妙。』月華道：『你怎麼會莫明其妙？』文釗道：『怪面人無緣無故來和我打架，看樣子，他要我的命，我當然也不肯退讓。』張標忍不住問道：『你……才上血是……被怪面人打……傷的嗎？』文釗欣然搖頭道：『不，這是怪面人身上的血。』張標高興道：『怪……面人，被你打傷啦？』文釗道：『據我看起來，傷得很厲害。』月華道：『這到是一個比較，探長的本領，勝過怪面人。』文釗道：『且慢誇獎，還有變化呢。』張標道：『你……你就快說，別……讓我肚腸發癢。』文釗道：『當我和怪面人打得十分緊張時候，另外又來了一個怪面人。』文榮驚道：『啊！到底有幾個怪面人？』文釗道：『和我打架的，一定是假怪面人，因為他見了另一個怪面人沒命的就逃走。』道雲道：『這就鬧不清』

楚了！文劍道：『那真的怪面人向我說道，還不去救人……』彩鳳道：『唔！這樣看起來，我們能夠得救，全靠怪面人的大力。』文劍道：『我被這兩個怪面人真弄得腦筋糶糊，也不知說什麼好，可是那怪面人，真活潑跳到我面前，取出一塊濕布，往我鼻子上一撒，我只覺得頭暈，後來也就失去了知覺。』張標驚道：『這……這不是好人。』文劍道：『說也奇怪，等到我醒回來，我的身子是在汽車裏。』月華笑道：『唔！這到有趣。』文劍道：『我急忙從汽車裏走出來，原來是一個鄉下。同時看見樹林裏有部汽車停着，我走過去一看，真把我嚇了一跳，躺在汽車旁邊有兩個死人，不知是誰打死的，再看看汽車胎都被打壞了，而汽車裏被我發見警長夫婦，還有參謀長，所以輕而易舉的就將他們救了回來。』彩鳳遲疑道：『這是誰和匪人決鬥？』道雲道：『這還用說嗎？當然是怪面人。』文劍快慰道：『真了不得，怪面人實在偉大。』張標道：『龔……大人公館裏被……怪面人搶……去許多東西。』月華道：『事情很奇怪，在一個時候，發現了好幾個怪面人，誰真誰假，真有點兒弄不清楚。』文榮站起道：『今天還算是我們運氣，沒有遭着危險。』彩鳳奮然道：『汪老賊，心腸狠毒，今天完全是他做成的圈套，這樣沒有人道的東西，我們由着他虎爪虎威，不想辦法對付他嗎？』文劍道：『在沒有抓到他的憑據之前，我們祇有忍耐。』彩鳳恨道：『忍耐，忍耐，真忍耐不下了。』月華笑道：『今天大家都受驚了，還是睡吧，探長跟先』

生今天也不要回去，就在我這兒過夜。」文釗欣然道：「也好！」張標站起道：「那……末！我要走啦！」文釗道：「也好！」張標道：「龔……大人要……你去。」文釗道：「我會打電話跟他說明今天的情形。」張標應聲而去……文釗與文榮就在書房裏過夜。月華向大家請過晚安也到房裏去了。月華有一種習慣，在臨睡之前，是必須洗臉漱口，搽胭脂粉，打扮得非常美麗，才能安然睡去。今天當然不能例外。田媽同她已預備好了臉水，到房裏就洗臉漱口，正在搽了一臉白粉，而怪面人在窗外，噠噠敲着玻璃，月華一見怪面人，精神立時勃發，疾步上前，大聲叫道：「怪面人先生！你讓我同你說幾句話。」怪面人張大闊嘴，刮刮……大笑，放開快步，如飛的走了。月華那肯錯過機會，跳窗出去，借着月光，追趕前面黑影，穿過幾處樹林，果然離開怪面人不遠。月華叫道：「怪面人先生！你幾次地搭救我們，使我們萬分感激，但是你的舉動，太神秘，是人是鬼，真叫人捉摸不定，最好你能讓我看本來面目。」怪面人不理，頑皮式地拉過月華手，在闊唇上吻了一下，這可使月華湧上怒氣，心想這不是好人，大概又是什麼冒牌怪面人，開口罵道：「下流東西，我到十分尊重你，原來你……」怪面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愛人誰叫你長得這樣美麗，真想壞我啦！」月華大怒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嘴裏乾淨些。」怪面人詫異道：「怎麼你不愛我嗎？」月華道：「你這張鬼臉，我會愛你嗎？」怪面人刮刮大笑道：「唔不錯！你是喜愛小白臉的。」

月華火冒頭頂，迎上前，想刷他一記耳光，可是怪面人身體靈活，終於落了個空，恨得月華牙癢癢的罵道：『怪東西，你有意來同我開玩笑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不！我實在是愛你，如果你肯嫁給我，我一定讓你得到最幸福的生活，呃！文小姐，我還沒有娶親呢。』月華取出手鎗，瞄對怪面人，厲聲道：『怪面人，你這樣混賬，別怪我無情。』怪面人冷笑道：『文小姐，你打算打死我嗎？』月華道：『你人格不高尚，我當然不和你客氣。』怪面人見了手鎗，不但不往後退，反而迎前一步，訕笑道：『文小姐，你也太狠心了，千錯萬錯，我愛你總是不錯。』月華道：『誰要你愛我，笑話，愛情是神聖的，要出於自己本心願意，你這一向情願，算什麼呢？』怪面人道：『請你把手鎗收起來，無論怎麼樣，好像還不需要這東西。』月華忿忿道：『假如你是一個下流東西，我就會把你打死。』怪面人冷笑道：『你願意打在那兒？就請吩咐。』月華道：『你不怕死嗎？』怪面人哈哈大笑道：『我就怕你不肯開，你要是真肯打死我，那我快活死了，死在情人手裏，做鬼也風流，哈！』月華氣得臉都發了青，切齒咬牙的說：『你再這樣胡說，我真的要開鎗了。』怪面人笑道：『如果你是真心的愛我，你就馬上開。』這可把月華氣壞了，手鎗瞄對怪面人胸口，要想開，想起從前得其相救之恩，終於不忍手辣，但見其如此輕浮，色情狂一般無賴之徒，又壓不下這口怨氣，還是不理他，扭轉身就走，怪面人多情地將她一把拉住道：『親愛的，你別使我太失望吧。』月華將

手一甩，怒對怪面人道：『可惡的是這樣一個不顧廉恥的東西，我和你根本沒有關係，你配叫我親愛的嗎？』怪面人冷笑道：『是的，我不配，滕探長才配。』月華切齒道：『你說什麼？』怪面人道：『你打量我不知道嗎？嘿！那一樁事情是瞞得了我，你和滕文劍戀愛，我全知道。』月華道：『你少要放屁。』怪面人道：『你問你的良心，我冤枉你嗎？』月華眼淚道：『真是一個魔鬼。』怪面人道：『哈！如果你是一個醜陋女子，我就不會來討厭你。』文小姐勸你不要辜負我，委實我是太愛你了，要不然，我為什麼天天要來看你，老實說，你那窗口，我每天至少要來二次，這也是我的誠意，怕你被人暗算，我承認我自己是你的愛人，當然囉！我應該盡我愛人的責任，時時刻刻保護你。』月華怨恨道：『你……簡直瘋了！』怪面人道：『是的！是的！我是瘋了，我想你想瘋了，如果你能愛我，我馬上就不瘋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自己拿面鏡子照照，叫我怎么愛你？』怪面人道：『呃！是的！我這張臉，實在太難看啦！』自己用手摸摸，很懊喪地仰著頭，對着天上月光，自語道：『天啦！天啦！我為什麼不長得好些？』月華驚道：『啊！這就是你本來面目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文小姐，小白臉是沒有良心的，你不要以為他外表好看，但是將來他會讓你失戀的，我怪面人，臉雖醜陋，而心非常之好，我愛你，永遠是這樣愛你，決不會再改變，老實說，海枯石爛，我愛你的心，到死也不會毀滅的。』人非草木，豈有無情，文月華的心，終究不是鐵打的，被怪面人這一頓

纏綿，早把怨恨惱怒，打到十九層心底裏，不讓它再冒上來，鎗頭也換了一個方向，這動作，有經驗的，看出她已默認了。啊，有意思，愛苗放出光華，同情終於戰勝了一切。文月華沒法拒絕怪面人要求，這也是勢所必然的。怪面人是十分調皮，鑑貌辨色，很善於應變，見月華已被感動，不再拒絕，真是萬分的欣喜……可怕的鬼臉，顯露着令人不愛笑容，須臾，向月華行禮道：『文小姐，這是一點兒都不假，我拿性命換你的愛。』月華低頭道：『我以為愛是最可怕的。』怪面人笑道：『不愛是美麗的，使靈魂愉快的。』月華道：『我希望你別為我這樣痴心，還是把我忘了吧。』怪面人搖頭道：『我的心全在你的才上，叫我怎麼能夠忘記你？』月華道：『我感激你的好心，我……我們再見吧。』說完，頭也不回地就走動。怪面人疾步走到她面前，兩手一橫，屈膝跪下，誠懇地說：『今天你非得要答應我，不接受我的愛，我是不讓你走的。』月華見怪面人跪在面前，十分驚慌地說：『你……你站起來，我看不慣這種舉動。』怪面人道：『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愛，我一輩子也不站起來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要我怎麼樣接受你的愛？』怪面人道：『祇要你說一聲，是愛我的。』月華道：『這有什麼意思，我嘴裏說一聲愛你，心裏沒有這意思，其實這有什麼情趣呢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我相信你，你說話是有信用的，祇要你答應一句，我就認為你是打肺腑裏發現出來，永遠不會改變的。』月華心想，這人到很有情感，雖然長得醜陋，也許不是本來

面目，要講到他的才能，勇敢，確然世界上所不有的，如這樣的邱君，走遍天下，亮着燈籠，沒處找尋，難道這也是姻緣嗎？二十歲以後的女子，關於終身問題，當然也該有個決定，至於我和文釗有愛，這不過精神上的安慰，要成夫妻是萬無希望，因為他家有妻室，自己地位關係，決不能做他小星，想到這裏，她對於怪面人要求，認為是很正當的了！怪面人見月華痴呆着，不說話，想係運用腦汁，打什麼主意，忙進一步的要求道：『文小姐，如果你不願我去自殺，那末你就馬上允許我的要求。』月華反問道：『我不答應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那我做人還有什麼興趣，到不如痛痛快快地死了的好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記得着這樣做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偉大的愛情，為它犧牲一條性命，值得什麼呢？』月華道：『我覺得你們男人說話，有點靠不住。』怪面人道：『你不要一概而論，別的男子我不敢担保，我自己說話始終有信用。』月華放出情光，微笑着：『你有向別的女人這樣跪過嗎？』怪面人哈哈笑道：『你也太瞧不起我，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我會隨便向女人跪嗎？』月華道：『那末，你有向女人求過愛嗎？』怪面人搖頭道：『沒有。』這是不不可多得，一個有才幹而十分聰明的男子，從未向女人求過愛，在目下這新時代裏，真找不出的好男兒，使月華更感動了，不知不覺地用手就將他攙了起來，怪面人好像得到愛人安慰，十分興奮，將肩一掀，笑道：『哈，文小姐，你是光明，照在我的前頭，使我見到了人生愉快。』月華正式道：『我不希望你』

虛僞。」怪面人急道：「我向來不虛僞的，你是我心愛人，我更不能欺騙你。」月華道：「但願你是沒有一句假話。」怪面人道：「老實說，不因爲愛你，我何苦拿性命開玩笑，幾次三番冒險，搭救你們。」月華道：「我們也可以散了。」怪面人道：「我到你房裏去談談，你能允許我嗎？」月華忙搖手道：「不能！不能！決不能讓人家笑話我們。」怪面人多情地，握緊月華手道：「親愛的，我離不開你，你讓我一多親近。」月華正式道：「晚上到我房裏去，好像太不正當。」怪面人道：「你不是已接受我的愛嗎？」月華道：「那你也不能得步進步。」怪面人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到也不錯，我不能這樣心急，好罷！我們就明天再見……」從袋裏取出一張相片，交與月華道：「文小姐，這是我的本來面目，你留着做個紀念吧。」文月華一聽到本來面目四個字，心裏突然起了極大希望，但願是一個美少年吧！可是在月光底下，小小照片，怎麼能看得清楚呢？隱隱約約得能看見的，西裝少年，臉蛋兒看不清楚，怪面人湊趣，擦了一根火柴，讓月華能看出照上品貌，果然不壞，是一個漂亮少年，很面熟，好像在那兒見過。月華想了想，一會想到了，有一天晚上，在樓窗上看見對門窗內，燈光一亮一暗，就是這少年與李萍鬧鬼，據唐彩鳳說，他是怪面人黨羽，曾經還向彩鳳求過婚，這樣不肖之徒，顯示到處欺騙月華不悅道：「這是你的本來面目嗎？」怪面人微笑道：「不錯是我……」月華道：「你說老實話，有愛過別的女人嗎？」怪面人道：「沒有

「月華道：『你愛唐彩鳳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不愛。』月華道：『既你不愛她，爲什麼要向她求婚？』怪面人訕笑道：『呃，那是我救了她，不過和她開玩笑。』月華怒道：『這樣說，你和我也是開玩笑了？』怪面人道：『不，我是真心愛你。』月華道：『你對每一個女人都這樣說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我沒有對別人說過。』月華道：『你對李萍說過嗎？』怪面人驕然道：『李萍？』月華點頭道：『不錯，李萍，有一天晚上我親眼看見你同她打着暗號。』怪面人驚慌道：『我……呃，你不要誤會。』怪面人比什麼人都聰明，文小姐不高興，還有個看不出嗎？知道這是照片上撞的禍，早曉得，就別討什麼好，送這斷命的照片，女人心是軟的，容易對付，來幾句好話，也許能讓她高興起來，其實，文月華不能同普通女子打比，她的心比鐵還硬，決不是幾句好話能打動的，怪面人嘻皮笑臉要想討好，文月華把眼一瞪，高聲喝道：『少要做作，站遠一點兒，嘴上說得多麼仁義道德，其實你是口是心非，見女人就愛的混賬東西。』怪面人訕笑道：『這就罵苦了，我是見女人就愛的嗎？呃，我的天啦！真把我冤枉死吶。』至月華面前，『親愛的，我是真心愛你，決不欺騙你。』熱情地：『唔，媽也大林……』色狂地摟着月華細腰，快速地就親吻一下，啊，這是卑鄙地，不得人家同意而偷吻人家香口，與盜賊行爲無異，本來月華已不滿意他現在更看出他是無恥之徒，以目前舉動看來，他簡直是個玩弄女性魔鬼，這樣害人東西，不能讓他存留世上，還是

送了他的命，爲女界除一大害，到也痛快……月華取出手鎗，對着怪面人就要開……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怪面人知道她必不留情，見月華手鎗取出，身子一縱，舉起一脚，將月華手中鎗踢向空中去了；那手鎗往下落時，怪面人接住，刮刮大笑一陣，笑聲未停，槍聲砰……響起，文月華大吃一驚，以爲怪面人先下手了，其實不，槍聲是從樹上發出，是開的朝天槍，彷彿是有意示威，果然樹上有人哈哈大笑道：『怪面人！你的玩藝兒真不錯，以前我總以爲你是一位頂天立地奇男子，那兒知道今天被我看見，是一位見花就採的貪色之徒。』剛才我開了一槍，這是給你一個警告，如果你知趣，馬上離開此地，不，我就要同你決鬥。』說話的人是躲在樹葉裏，怪面人看了多時，沒有看出是人是鬼，於是高聲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居然大胆管我們閒事。』樹上人道：『你問我是誰？』哈！你聽着，我就是專喜歡管閒事的秘密客。』月華聽到是秘密客，心裏有些欣喜，這是救星到了，怪面人怒恨道：『秘密客，我同你各不侵犯，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』秘密客道：『你做高尚事情，我不管，如果你要哄騙人家，我就不能不管。』怪面人道：『怎麼？你老跟着我嗎？』秘密客笑道：『當然，因爲你舉動太神秘，我不能不注意你。』怪面人道：『可惡的，你下來說話。』秘密客道：『我不下來，因爲馬上就有決戰。』怪面人說異道：『決戰？』秘密客道：『不錯，老乾娘已知道你在這兒，向月華求婚，所以他們要來送你們的命，老乾娘恨你，比恨我還厲害。』

怪面人道：『這就奇怪，老乾娘怎麼會知道的？』秘密客道：『你這樣聰明人，難道這還想不到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這時候，熱情把我腦筋弄糊塗了，真想不起什麼。』秘密客道：『老乾娘做事是十分週到，各處地方都有她派出的暗探，尤其是文公館門口，暗探是更多。』砰……四面都起了槍聲，秘密客道：『你們快到樹上來，他們人多。』怪面人忙向月華道：『你也不必再恨我，這時候我們都在難中，快上樹吧！』月華到也嚇慌了，聽聽槍聲逼緊，知道是衝了進來，怪面人將手鎗還給她，扶她上了樹……怪面人自己也躲到樹頂上去……有趣的那些冒失鬼，在樹林亂鑽亂躐，槍子兒損失許多，仇人沒有打到，自己人反吃了流彈，秘密客，文月華，怪面人，在樹上看得清楚，大概十分鐘光景，秘密客，怪面人，同時向下發槍，打死了好幾個鐵胆團團員，那些亂鑽亂躐的冒失鬼，見苗頭不對，還是快的溜吧！別白白的送了命，一聲警笛，匪人四散而逃，打死的算白犧牲，打傷的送醫院，將來由警長提審，都招出是老乾娘委派的……滕文釗在睡夢中被槍聲驚起，坐起來，把江參謀長叫醒，同時樓上衛道雲也帶了手鎗下來，文釗開書房門，湊巧迎面相遇，道雲道：『探長，這鎗聲十分猛烈，有什麼變化吧？』文釗道：『我已靜聽了好些時候，這一定出了大亂子，我們快把文小姐叫醒，一塊兒出去冒一冒險。』文榮道：『那末快一點兒……』大家去敲月華房門，好半天沒有人回答，這就太奇怪了，文小姐是決不會這樣好睡的，唐

彩鳳也披著衣裳下樓問道：『嚇得我心也發抖了，這樣厲害的槍聲，是出了什麼亂子？』文釗道：『我們也不知道，噫，真奇怪，你的姊姊不在房裏嗎？』唐彩鳳正要問怎麼一回事，而房門已開了，月華不是好好在房裏嗎？』文釗笑道：『啊！你真好睡，我們在門上敲得手也發了痛。』月華道：『我是剛由外面回來。』彩鳳驚道：『姊姊由外邊回來？』月華點頭道：『是的！說起來話長。』于是就將經過情形，細說了一番，真是一段神話，聽得大家精神勃勃，趕快打電話，將受傷人送醫院，多少能從他們嘴裏找一點兒口供，哈！意外的事。

李昌鑑著

◀ 書 購 話 電 ▶

(打請)

● 九 九 〇 六 三 ●

(家李明說)

◁ 厭 不 看 千 ▷

苦海情淚

▲ 請讀者多多介紹

▲ 三厚冊特價一元五角

久已版出

長篇奇情小說

苦海情淚小說，是李昌鑑費多半年心血編成，修改六次，滿紙血與淚，小動作，小穿插，非常注意。滑稽地方，確也很多，保險看會發噱。

第二十二章

秘密客是否總長二夫人值得研究的

▲窮人的命運實在可憐金根桃死裏逃生

▲汪參謀長做壽異想天開害了文月華

秘密客真熱心，吃了自己飯，專喜歡管人家閒事，又不知被他怎樣打聽到，福開路，有一昇德成印刷所，據說是匪人機關，這消息讓文釗知道之後，忙與月華道：雲彩鳳，坐了汽車向福開路進發，經過萊米路，十分荒僻地方，遠遠也有一部汽車，在汽車後面有一黑衣人追着，這就讓大家奇怪得什麼似的，看了黑衣人，已快追上前面汽車了，月華欣然道：「啊！真是好本事，能夠把汽車都追趕得上。」道雲向汽車夫道：「開得快一點兒。」汽車夫得到命令，果然抖擻精神，開足率力，向前猛進，前面汽車裏坐的人，已看清楚了，一個是李萍，一個是朱鐵山，只見李萍將一包，好像是文件，交與鐵山，好本事的黑衣人，躡上汽車，用手槍威嚇他們，清清楚楚朱鐵山將文件交給了黑衣人，黑衣人達到了目的，很高興的跳下汽車，向樹林裏逃跑，文月華向汽車夫道：「快追那個黑衣人。」汽車夫忙將車身向樹林裏開，彎彎曲曲兜了好幾個圈子，黑衣人果被看見，坐在石頭上翻文件，大家看出是個蒙面，這自然是秘密客了，秘密客看看汽車已快到面前，忙將文件往袋裏一塞，飛起快步，躡進森林，不多一會兒，連影子都不見，

滕文釗指揮着汽車夫，往那兒開，往那兒開，糊裏糊塗已開到了自己門口，彩鳳笑道：『哈！這就有趣了，兜了這末大一個圈子。』月華道：『既到了門口，進去吃了晚飯再說。』文釗點頭道：『也好。』停了車，大家到會客室裏憩息，吃茶抽烟，文月華吩咐田媽，快預備晚飯，在吃晚飯時候，月華道：『真了不得，這樣有本事的人，除了怪面人，是再沒有別人。』彩鳳道：『姊姊，你的本事也不壞啊。』月華搖手道：『算了，你可別來取笑我吧，我學了一套十二路潭腿，就算是有本事嗎。』文釗笑道：『想起前天晚上的事，不是很有趣的嗎？怪面人在樹林裏居然會向我們文小姐求愛。』道雲哈哈笑道：『年青的人，總逃不出這愛情圈。』月華忿忿道：『這個魔鬼，本來我到很看得起他，自從前天，我對於他印象太壞，就是幫助我們，我也不會感激他的。』彩鳳道：『姊姊，你不要辜負他的好意，他是很愛你的。』月華冷笑道：『妹子，你不要辜負他的好意，他也很愛你。』彩鳳嘆了一聲，把頭一低，立時一朵一朵紅雲，在臉上顯露，道雲道：『照事實而論，秘密客到底偉大。』月華點頭道：『的確，秘密客從來沒有做過叫人看不起的事。』文釗道：『你們猜想，這秘密客到底是誰？』道雲道：『我以為還是二夫人。』文釗道：『楊霜華嗎？』道雲點頭道：『除了他還有誰吶。』文釗搖手道：『決不會。』道雲不服道：『你能說出什麼理由，秘密客不是他？』文釗道：『當然有事實可以證明。』道雲道：『好罷！聽了你的事實再發表意』

見。」文劍道：「有一次，我去會二夫人，正在談話的時候，來了一個蒙面人，手槍對着我們，逼着二夫人將一只戒子交給他。」月華插嘴道：「有交給他嗎？」文劍道：「在那個時候，也不容你反抗，二夫人乖兒的就把戒子交了給他。」月華道：「也許那蒙面人不是秘密客。」文劍道：「怎麼不是？」不到半個鐘點，秘密客把戒子送還了，還有一封信，將二夫人取笑一番，說什麼你是老牌秘密客，我是新牌秘密客，問你要一只戒子，這不過是鬧着玩的，表現表現我這新秘密客，還能戰勝老牌秘密客。」道雲道：「探長！你根據這一點，認為秘密客就不是二夫人？」文劍道：「事實很證明，二夫人本事再大，我想她決不會有分身術。」道雲道：「或許二夫人做好這一個圈套，讓你親眼看見，以後就不會疑到他是秘密客。」文劍遲疑了一會，悞道：「這到也對。」道雲道：「還有幾點，也值得討論的，二夫人二次被難，都是怪面人所救，秘密客既不是他，為什麼一次也不來救她？」月華道：「也許秘密客跟他不對。」道雲道：「不會，秘密客既忠於督辦，幫我們的忙，當然也不會跟二夫人反對。」彩鳳聽不過，插嘴道：「你別一向情願，新秘密客，老秘密客也，許他們因為妒嫉，不肯相助。」道雲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，假如真有新老秘密客的話，新秘密客搭救老秘密客，這是有榮耀的事，他為什麼不做？而且總長被刺，據二夫人說，是怪面人來救的，秘密客是專肯幫助人家，總長到上海來，別人不知道，他是決不會不知道的。」抽了

二口烟，說異道：『秘密客根本與總長不是冤家，爲什麼總長家裏的事，他不肯管呢？』欣慰地：『呃！我想着了，總長被刺的時候，二夫人在他身邊，所以沒有辦法化裝蒙面人，搭救總長。』文釗道：『照你這樣說，確定秘密客仍就是二夫人？』道雲有把握地說：『大概不會錯的。』文釗道：『我總有點兒不相信，如果二夫人是秘密客，在你結婚那天，二夫人擔任招待，當你們舉行婚禮時候，來賓紛紛拋扔彩紙，秘密客，怪面人，也跟在裏面大鬧一陣，警長，你要是確定二夫人是秘密客，這話很難說。』大家吃完晚飯，坐到沙發上去喝茶抽煙，月華突然挺身道：『秘密客是不是二夫人，這問題，我覺得並不重要，現在我們急於要解決的，德成印刷所那個機關。』文釗站起道：『不錯，我們走罷。』月華彩鳳道：雲文釗，又上了汽車，向福開路進發，不多一會兒，已到了目的地，德成印刷所規模很大，營業頗爲發達，每天都開起夜工，工人雖是勞苦，但有雙倍薪金，使經濟上多有補救，一樣也是樂事，滕探長等十分認真地在工場裏參觀，經理黃菊笙，見有貴客光臨，忙親自招待，通過姓名後，文釗道：『我們要不容氣地搜查。』菊笙道：『探長爲什麼要到我們這兒搜查？』文釗道：『有人報告，說你們是匪黨機關。』菊笙吃驚道：『這……這是從何而說起？我們這印刷所，開了已有十多年，信譽素來很好，怎麼會說我們是匪黨機關呢？』道雲道：『什麼話現在都不必說，等搜查以後，我們再談吧。』菊笙慨然道：『你們祇管查，公事公

辦，如果查出有犯法證據，不要客氣，依法裁判。」文釗說了一句：「我們不客氣啦。」各人取出手鎗，到處搜查，一個多鐘點，差不多地方都查到，違禁品，犯法證據等的確沒有，文釗向黃經理抱歉道：「對不起，這是有人開玩笑，說這兒是匪黨機關，叫我們來討厭一次。」菊笙道：「這是誰同我們過不去？」文釗道：「很難說。」工場後面，有塊空地，隨便堆了許多木頭，壞機器等，在一個白粉牆旁邊，有道火光，彩鳳問道：「那是幹什麼的？」道雲看了一會道：「唔！是在那兒燒什麼東西。」文釗道：「我們去看看，在那兒燒什麼？」大家走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少年，在那兒燒着碎紙，黃菊笙認識那少年，是書團員金根桃，忙喝問道：「你在燒什麼？」金根桃正在一本正經燒紙，不防背後有人喝問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回轉身，見是經理，還有幾個不認識的，但神氣都很威武，這缺乏經驗的少年，終於嚇得魂飛天外，臉色大變，黃經理是一位經驗豐富，手段高妙長者，早看出他是做了虛心事，將怒氣滿佈到臉上，可怕的神氣，使金根桃心都發了戰抖，菊笙將他一推道：「喂！你爲什麼不理我？」金根桃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把沒……沒用的廢紙，燒……燒……掉。」菊笙道：「是些什麼廢紙？」金根桃道：「都是沒有用的圖樣。」菊笙在他手中拈過一疊圖樣廢紙，一張一張翻看，滕探長等在旁察看，忽然看見金根桃打袖子裏，抽出一張圖樣，往火上一扔，立時燃燒起來，文月華已經看出，這是一張地圖，忙在火中搶出，但已燒去大半，滕文釗道：

「文小姐這是什麼地圖？」月華細看了一會，吃驚道：「這不是一張軍用地圖嗎？」文釗接過燒去大半地圖一看，果然是張軍用地圖，怒問道：「這地圖是那兒來的？」根桃顫聲道：「是……我畫的。」道雲道：「你爲什麼要把這地圖燒毀？」根桃道：「因爲你們來搜查，這地圖是很有關係的，我嚇慌了，才到這兒燒毀。」文釗道：「是誰叫你畫的？」根桃道：「是一個姓葛的，叫我畫的。」文釗道：「給你多少酬勞？」根桃道：「三百塊。」文釗道：「你知道姓葛的住在那兒？」根桃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道雲道：「這買賣怎麼讓你做成的？」蕭笙憤怒道：「你快說，混賬東西，喫了我的飯，替人家做事，這種軍用地圖，是關係很大，可以隨隨便便替人家畫嗎？你做這種犯法的事，我也就連累了，你可知道嗎？」月華向根桃道：「你快說經過情形，不要怕，能說出充分理由，我們是可以原諒你的。」根桃遲凝道：「在五天之前，有個同學介紹姓葛的來會我，說要畫成這張地圖，給我三百塊錢的酬勞，先付一百五，我也不懂得這是有什麼關係，能有三百塊的收入，當然不能錯過這好機會，于是就答應了下來，姓葛的付完款子，叫我寫了一張憑據。」文釗道：「你那同學是誰？」根桃道：「他叫薛厚培，山東人，我與他有六年沒有見面，想不到他會來找我，還同我介紹了這筆生意，至於他住在什麼地方，我並沒有問他。」文釗道：「畫這地圖，有給你樣子嗎？」根桃道：「有，葛先生取出地圖樣子，監視着我先打一張草樣。」道雲道：「那

樣子吶？」根桃道：「當時他就帶走了！」文劍道：「有說明幾時交貨嗎？」根桃道：「他後天來拿東西。」文劍道：「到此地來拿嗎？」根桃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道雲道：「探長！我們後天派人到這兒來，等那個姓葛的。」月華道：「好得很，就不過怕他不來。」菊笙道：「他總得要來拿東西。」月華道：「如果他知道我們來過，說不定他就不敢來。」菊笙道：「探長！這位姓金的，你們把他帶走罷。」文劍將根桃一推道：「跟我們走。」根桃大吃一驚，額上豆大汗珠往外冒，喘氣道：「探……長！求你們原諒我吧！我是一個念書人，素來很守本份，這一次，因為貪圖了三百塊錢，而且我並不知道這是不能做的事。」道雲怒道：「少說廢話，你有什麼理由，到警署裏去說。」根桃跪下道：「老爺！老爺饒恕了我吧！常言說得好，公門之中好修行，我家裏還有八十歲的老娘，她已病了，如果她知道我犯法，一定是不能再活吶！」月華道：「你不要怕，跟我們去，把話說明了，就會放你回家。」菊笙忿怒道：「混賬東西！你在我廠裏，替人家畫地圖，這是違背我們廠規，從即日起，算清你的賬目，與我滾蛋。」根桃忙跪到菊笙面前，哭道：「黃經理！黃經理！這一次你就原諒我吧！我在廠裏，已有三年多工夫，向來成績是很好的，從來沒有曠過一次工，我家裏有八十歲的老娘，三十四歲的妻子，五六歲的兩個孩子，還有一個不能做事的哥哥，一家六口，全靠我一個人掙錢，要不是家境困難，我也不會接受這意外的生意，黃經理！黃經理！如果你辭退了

我的生意，我全家人都沒有命了！」菊笙惡狠狠的說：「說什麼也不行，不能因為你家境困難，就破壞了整個兒廠規。」文釗道：「探長，你把他帶走，廠裏我馬上貼條子，將他開除。」根桃發狂道：「不能開除，不能開除！我家裏有八十歲的老娘，他已經病了，我不能讓他活活的急死，全家人都靠我養活，要是我沒有了職業，他們吃也沒有了，穿也沒有了，可憐，受那饑寒痛苦，窮人沒有吃，沒有穿，不是餓死，也是凍死，黃經理！黃經理！你不能因為我做錯一點兒事，就想不到我從前的好處。」唐彩鳳的心，十分慈善，見金根桃如此可憐，遂向菊笙道：「黃經理！法律沒有承認他有罪之前，你不能這樣無情，應該保留他的職務。」道雲忙附和道：「對！法律不承認他有罪，你也不能開除他的職務。」文釗道：「這樣……我們把金根桃帶去，好好審問，如果他沒有罪，黃經理也不必開除他，因為他的家境太苦了，不要爲了難得一次過失，就害了全家數口。」菊笙道：「也好！既你們出來說情，我還有什麼說的吶！」根桃見有了挽救，真是萬分欣喜，不停地向大家磕了幾個響頭。月華道：「可以跟我們走了，祇要你不做虧心事，我們是不會爲難你的。」根桃站起拭淚道：「好！我就跟你們去。」衛警長將金根桃帶到警署裏，細細審問，答覆的話，仍就這幾句，並無意外進展，暫時祇有收押，派出時探，在德成印刷到裏外查察，特別注意姓葛的來取地圖。結果白候了四五天，並未有姓葛的來取地圖，警長親自到金家調查，果然根桃有

八十歲老娘，三十四歲妻子，足見沒有說謊，鄰人以及認識根桃者，無不說其誠實有為青年，既是好人，警長叫他打了一個店保，恢復了他的自由，金根桃這次打擊之後，胆小如鼠，再不敢做私事了，不過姓葛的化了一百五十塊錢，沒有得到東西，當然心有不甘，幾次寫信恐嚇根桃，要他還出一百五十元，否則衛生丸作禮品，而且信不能告訴公務人員，根桃無法，祇有根據姓葛指定地址，送還一百五十元，窮人得一筆意外收入，好像拾到似的，還債，買東西，付房租，幾個一轉手，全化完，如果要嘔出這筆款子，那可要了命，數目又大，問人家借，你是窮人，誰來相信你，當東西找不出一樣是值錢的，所以這次根桃要還一百五十元，東拚西湊，足有三五天沒有閉眼，眼淚也沒有乾過，而且窮人終逃不出壞命運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金根桃的娘，也在這時候，叫兒子增加一次買棺成殮負擔了，唉！真不能想……這一個不講理的世界，窮人就太窮，窮得餓斃在街道上，有錢人就太有，有得存在銀行裏，老不去動它，同是一樣人類，而環境就這樣的不同，真的不能比，人比人要氣死人，總之，生成的命，有什麼辦法？可是最叫人不服的，就是好人享受不到人生所應得的樂趣，而壞人確讓他到處幸運，不明白，這是什麼公理？不要說別的，就以金根桃與汪震海打比，金根桃刻苦耐勞，負了家庭重担，不肯貪懶，這種人就該讓他稍有生氣，為什麼這倒霉的運氣，偏要和他為難？使他永遠陷於苦悶生活裏。汪震海做人，那就太興趣了，愛

怎麼作弄人，隨心所欲；終於將人家害了，這種壞人，就該有個懲罰，不該讓他有享受人間的幸福，不想事實偏是相反，幸運不愛好人，偏喜壞人，幫着壞人做許多無情事，真太混賬了，想起這不公平的世界，真要氣破人的肚皮……說一件更氣人的事，汪震海已有五十六歲，可是今天，他在公館裏，舉行五十慶壽，依他心意，最好能年年二十歲，這個老賊，真是貪心不足，幸運幫了他一世忙，讓他享受到人間所有快樂，但還不能知足，異想天開，躺在烟鋪上，挖空心思的算計別人，再說他的文才好，骯髒念頭，就比胸無點墨者更多發揮了，這一次做壽也是幾個馬屁鬼鬧成的，鎮守使面前紅人汪參謀長，誰敢不奉承，雖然是探長、警長，素來恨他，但也不敢輕視他，明明知道老賊縮去六歲，做起五十大慶，但祝壽送禮，這些玩藝兒，都是不可避免的，汪參謀長做壽，鎮守使龔大人都特別起勁，其餘屬員，那就更不必說了，人丁興旺，紅男綠女，擠滿了大壽堂，打牌的打牌，談笑的談笑，這種人間的樂趣，沒有幸運幫助，是沒福能享受到的，壽星公公汪震海，壽星婆婆李萍，穿了新做的華服，滿臉春風，雙雙中間坐起，接受來賓行的壽頭，拜壽拜壽，小孩兒更是有勁，因為拜了壽頭，有拜壽金可得，一個頭，換二塊錢，當然值得做的情，在下午打過六點，壽堂是最熱鬧時候，佳賓也是最擁擠當兒，中間臨時搭起戲台，在開席之前，堂戲已先行開演，中曲、彈詞、話劇、滑稽等都有，最後還有四大名旦演五花洞，馬連良的龍鳳呈祥，都是不輕

容易看到的好戲，江參謀長，衛警長，滕探長，文秘書，唐彩鳳等，今天都特別高興地做着客人，鎮守使幾位姨太太，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坐在台口，看梅蘭芳的五花洞，因為客人實在太多，地方不夠應用，祇好分兩次開席，今天是最上選的盛筵，客人無不贊有口福，哈！這是自然的，山珍海味，魚肉蝦蟹，有錢人才能嘗到這樣口福，窮人休想添到一點兒湯汁。壽星汪震海，曾一度愛戀唐彩鳳，結果是失敗，因為自己年老，戰勝不過青年警長衛道雲，真有點兒恨，為什麼要年老？如果年年二十歲，就不會受這老字所害，這老字委實不是個東西，聽見了就有氣，看見了就要恨，誰要不小心，漏出一個老字，他就不賣交情，說不定會要你的命，本來他有八字鬍子，自從唐彩鳳事變後，氣得他每天剃鬍子，把個嘴剃得光光的，顧影自嘆，這不是天天二十歲嗎？！真的是一個年青小夥子了！他到也自得其樂，唐彩鳳成了有夫之婦，當然沒有想頭，文月華真值得可愛，不但品貌好，而且文有文才，武有武藝，再加以個清水貨，又沒有主兒，這樣一個世所少有的美人兒，放着不愛，未免太辜負美人，憐香惜玉，祇有我汪震海能懂得，今天良機不可錯過，大家紛紛入席的時候，汪震海叫李萍招待文月華，唐彩鳳、滕文、劉衛道雲等與壽星同席，這是承蒙寵愛，光輝的事，自然不容推辭，高高興興的就歸了坐，李萍敬酒，主人翁站起謝眾來賓，大家同飲一杯，眾來賓站起慶祝壽星，大家同飲一杯，龔大人因為有公事，所以先回衙門去了，李萍受了

汪震海的暗示，所以拚命向文月華勸酒，文月華自以爲量大到也滿不在乎，多喝幾杯酒怕什麼？哈！大意失荊州，這是一點兒也不錯，一個是有意要灌醉你，一個是自以爲量大稱勇到結果，別人不醉，文月華是酩酊大醉，滕文釗的意思，送月華回去，而李萍不肯，說她已醉得失了知覺，駝回去成何體統，這兒有的是床，睡一會兒又待何妨？不想在這時，鎮守使來了電話，要文釗道雲彩鳳文榮快^到龍華，有特別要事面商，龔大人的命令，是不能不去，滕探長走後，客人也陸續而散，文月華實在醉得厲害，李萍叫幾個女僕人幫着駝到樓上，在一間十分精緻房裏，讓她躺在床上，汪震海笑咪咪跟上來，對李萍道：『你到樓底下去招待客人。』李萍把頭一歪，不悅道：『這事我幫着你做成，你可別有了新的，把舊的忘了。』汪震海嘻皮笑臉道：『你放心，我不會把你忘記的。』說着，將李萍往房外一推，順手就把房門咚關上，很高興，床上躺着如天仙一般美人，看了當然是眼福，大概是太高興，藏在中間的心怦怦亂跳，彷彿要跳到夾肢裏，這時候，心是不能不撥家……『文小姐，文小姐，要不要啜一點兒茶？』汪震海推動月華身子，低聲問着：『你真的喝醉了嗎？』不見動靜，這就認爲不可多得的機會，要去玩弄，有知覺者，不得同意，休想碰到美人粉腮，或者纖纖玉手，這時他是一個失去知覺者，你愛怎麼作弄，聽憑你高興，摸摸她的臉，握握她的手，或者人格上所不允許做的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她都沒有辦法來拒絕你，照事

實來說，月華的確比彩鳳端莊而美麗，本來她那臉，不搽粉已顯露白裏透紅，何況她今天經過考究修飾，自然分外妖艷，再加酒後媚媚，即是柳下惠，見了這美人睡態，也要坐立不安，汪雲海是什麼？是一個老混蛋，色中餓鬼，見美人橫陳於面前，恨不得一口將她吞到肚裏去，真奇怪，人還沒有往肚裏吞，而肚裏已起着熱癢，癢得坐立不安，同時，還有怦怦心跳，老賊下流，拉起月華手，在唇邊狂吻一陣，嚇得要命，鼻涕塗滿了月華手背……月華這樣可愛的臉蛋，當然不肯輕輕放過，牛一般身子撲上去，臭嘴狂吻美人臉，真可惜，如同鮮花碰在牛屁股上，糟蹋了美麗花朵，冤哉！冤哉！魔鬼做了一番人所不應該做的事，忽然他又裝起正經人，向房外道：『你們來人，文小姐醉得厲害，睡在床上，不脫去這身上旗袍，弄皺了，有些可惜。』李萍在對房笑道：『對不起！這差事你就辛苦一次吧！我們都醉了，自己衣服都沒有脫，』震海自語道：『這差事真不好辦，我已二十多年沒有替女人脫衣裳……今天，哈！我就破個例吧！』怕月華酒醒，再推推她，還是沉沉大睡，胆壯心喜，粗手粗腳，將一件旗袍就脫了下來，老賊真是玩弄女性的魔鬼，脫去月華旗袍，覺得心有不甘，得步步進步，異想天開，要來一個痛快的解決。

第二十三章

裸體美人公開參觀

▲文月華吃了大苦害在汪震海手裏

▲堂堂一位文祕書被大眾疑爲女賊

文月華的皮膚，真白嫩，天然美人體，旗袍脫去，身上祇有綢短衫，粉紅色絲短褲，腳上肉色絲襪，銀色高跟鞋，汪震海嘻開饒涎直滴的闊嘴，慢慢將月華皮鞋脫去，絲襪也由大腿上脫到小腿上，再往下拉，已到脚面，再……襪子與肉脚已脫離了關係，看到了這樣美人足，白嫩健而美的腿，就該心滿意足，認爲眼福不淺，那兒知道汪老賊貪而無厭，不顧人道，將文月華短衫脫去，再拉短褲，寫到這裏，我真有點不服，一個有知識的人，應該這樣下流而不顧人格的嗎？我真氣，讀書是明理的，汪參謀長這樣行爲與禽獸何異？這還明什麼屁的理……所以我極希望讀者，看到這裏，極應該有種痛罵，不應有種同情，男人對待女人，應該有種重視，女人對待男人，應該有種尊敬，決不可以做出違背道德，違背良心的事，要知道「因果」是離不開世界的，種下不好因，就有壞的果，汪參謀長現在雖然霸道逞強，但不久他就有最慘的收成，我所編的小說，都有些勸人向善，決不肯讓壞人有好結果，俗語說得好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倘然不報，時候未到，奉勸諸君，不要貪心不足，貪財傷身，貪色必死，色字頭上有把刀，你愛

它，結果它會把你殺死。道德，人格，千萬不要離開腦筋，因為這是做人根本，同時還應該記住八個字。『忠孝節義』、『禮義廉恥』。汪震海，他是人羣中的敗類，戲弄女性的魔鬼，我們不要當他是人，祇當他是魔鬼。文月華小姐，也算倒霉，被魔鬼脫得一絲不掛，成了一個裸體美人，這樣好看美人，是必須要細賞鑑，從頭看起，慢慢把眼光移動，越看覺得越有興趣，心也越會震蕩，照這樣看下去，雨打梨花，是不可避免必然的事，不能！不能！我以為萬萬不能，一個才貌雙全女子，讓一個衣冠禽獸，毫無人格東西去糟蹋，萬分可惜，真不應該有的事，而且文月華是一個好女子，人格，道德，文才，武藝，志氣，行爲，什麼都是值得人家欽佩的，這樣奇女子，天也不允許有這樣壞的結果。但魔鬼是無情的，不輕容易而得的心上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弄到了手裏，豈肯輕輕放過。汪震海把眼睛盡量放大，看得饒涎直滴，滴在月華小腿上。月華不覺得，他也不覺得，可怕的鬼臉，嘻開了大嘴，哈哈的笑着，那一排被煙燻黃的牙齒，如果月華有知覺，看了真會把所吃的酒，如數嘔出。這時候，除了床上躺着裸體美人，房裏就祇有他，做無論什麼不道德的事，是不會有人反對，更不會發生意外阻得，這樣順利的事。老賊喜得心花怒放，渾身舒服，骨髓裏都發着癢，而有趣，手在美人身上按摩，更有趣，滑而且嫩的肌膚上，彷彿有電，手觸在上面，就會全身酥麻，老賊心癢難熬，慾火狂燒，無法再使容忍，餓虎似的，摟着美人裸體，就要……下流東西，禽

獸不如這樣缺德的事。老賊居然想做文小姐是一位有烈性的清白身子，被這禽獸蹂躪，因羞慚，洪喪結果必走死路，所以萬不能使老賊如願以償，老賊滿足了慾望，文小姐一生是完了，做了一個敗花殘柳，將來決無臉面去見人，與其造成她抱怨終身，還是來一個好生之德，使她保全了貞節……這不是我筆上幫助，實在是她生理上所賜以救星，萬分可喜的事，女人在成年期後，所不可避免的事實，每月它是必須光臨一次，月華小姐湊巧是它光臨期，最貴重部份，已有月經帶做了保護，無論你是怎樣下流，有了這保護，是萬不可侵犯，像這樣的保障，法律也沒有它有力量，汪老賊見了，抽了一口冷氣，一桶冷水，澆遍了全身，把一顆熱騰騰的心，打跌到冰窖裏，氣得臉都發了青，咬着嘴唇惡狠狠的說：『倒霉！倒霉！』與沖沖開了房門，大聲叫道：『李萍，李萍！』李萍從對面房裏走出來問道：『怎麼還沒有睡？客人都已走了。』震海念恨道：『唉！想不到的事。』李萍道：『這樣美人兒陪你，還滿意嗎？』震海道：『你進去看看。』李萍走到床面前，見月華已脫得精光，那可愛的裸體美人，實在是美極了，自己雖然好看，如果比較起來，天差地遠，萬萬及不上一分一毫，看到月經帶才明白震海發怒用意，心裏不覺一喜，喜的是老賊不懷好意，結果沒有達到目的，自己應得權利終於沒有損失，女子無論怎樣量大，這醋字總不會不懂的，汪震海是一個老混蛋，不但人醜，而且心又不正，女人對於他，當然不會發生真情，李萍

嫁他，無非是看在錢的美麗，一切都看在錢的份上，不過想到自己應得權利，被人家奪去，雖然不愛老賊，而失去權利，終於覺得可惜，內心有些發痛。震海向李萍問道：「客人全走了嗎？」李萍道：「全走了。」看了一看床上裸體美人，笑道：「同她把衣裳穿起來吧！」震海怒道：「做什麼？你怕他凍壞嗎？」指靠壁電爐：「這樣紅的火，難道還不夠熱嗎？」房裏溫暖得委實叫人舒服，遂笑道：「不是怕她冷，一個女子，赤身露體，好像不大好看。」震海怒道：「爲什麼不好看？我覺得女人這樣是最好看。」李萍冷笑道：「你說好看，那還會錯嗎？」震海道：「當然好看。」李萍訕笑道：「是好看。」汪震海忿忿地把床上旗袍、衫褲、鞋襪全拿在手裏，李萍問道：「你這拿在手上幹什麼？」震海道：「鎖到你房裏去。」李萍詫異道：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！」震海道：「不明白這還不明白嗎？我達不到目的，永遠不讓她穿衣服。」李萍悟然道：「唔，不錯！」震海恨道：「唉！大使我掃興了！」李萍道：「參謀長！衣裳不讓穿，毯子同她蓋一條罷！」震海不悅道：「隨你，隨你。」女人對女人，至少有點同情，看月華赤身露體，委實太不雅觀，弄條毯子蓋蓋，那自然使眼睛乾淨許多。一個女傭人慌忙上樓報道：「老爺！老爺有要緊話！」震海道：「有問過是那兒來的？」女傭人喘氣道：「是……鎮守使衙門打來的。」李萍道：「你就去聽聽，這樣晚打電話來，一定是要緊事。」汪震海沉着那醜鬼也似的臉，搖動身子，到樓下去聽電話。月華的衣襪，他也帶

了出去，這老賊心是不能再毒，李萍大概同他有緣，到並不十分恨他，有時候還幫着他做一種所不應該做的事，但李萍也不是好貨，貪財心重，不顧人格，出賣自己靈魂，出賣自己肉體，很下流一個女子，所以才會配上一個很下流的男子，汪震海拚命糟蹋女性，做那缺德的事，而李萍吶！愛上了小白臉，又同朱鐵山打着秘密交涉，鐵山是個老頭兒，因為有錢，一樣值得可愛的，沒有廉恥的女人，根本就不懂什麼叫做清高，什麼叫做貞節，一天到晚，醉生夢死地，祇知道眼前快樂，眼前虛偽。做人是萬不能顧眼前，因為顧眼前的人，結果總是陷於悲境，要受最痛苦生活，事實可以證明，愛虛榮，愛胡鬧，到後來終不會有良好收成，年青人誰不愛個漂亮，誰不求個樂趣，法律是不反對愛漂亮，更不反對求樂趣，不過一切不要離開正當，無論看戲，賭錢，跳舞，求愛等，都要力求高尚，力求正當，因為正當是有益，不正當是有害，譬如到窯子裏去找快樂，窯子裏的姑娘，是因為被經濟逼迫，萬般無奈，才操此賣嘴不賣身的生涯，我們應當想到她們處境艱苦，以一種合乎情理的眼光對待她們，如果當她們是玩物，當她們是下賤妓女，那就不是走的正當道路。至於窯子裏姑娘，也應該認清了自己地位，客人彷彿是衣食父母，招待應以誠實態度，不要有虛偽，不要有欺騙，潔身自愛，拿正當的愛去愛客人，雖然地位上，名目上，不大好聽，而事實上還是很正當的愛……是最有趣而最神秘，往往一種人，拿金錢去買愛情，其實愛情不是金

錢可以買到的，社會上就有許多不自然的愛，表面上是熱情的，實際上是虛偽的……初步是熱狂的，樂趣的，愉快的，歸根結底，並不是兩性真正相愛，完全是財魔搗鬼，靠它的力，弄得你們喜喜歡歡，它走了，愛完了，恨來了，沒有錢，不是吵就是鬧，弄得熱心變冷心，毫無樂趣，完全痛苦，哈！諸位，這樣虛偽的愛，試問有什麼情趣，不是真正愛情，何必使精神上多來一次打擊，所以不找愛人便罷，如果要找一個心愛的人，這是關係終身幸福，決不可草率從事，應十分慎重，多次考慮，認清對方為人（如果是玩弄男子的……或是玩弄女子的……）這都不值得所愛，愛要正當，永遠透露着光明，不可欺騙，不可虛偽，人要有遠大的志願，不可圖眼前，往往圖一時之樂趣，而造成終身痛苦，真有點兒不值得，年青人是不可不注意的……汪震海聽完電話，急急忙忙奔上樓，拉了李萍往房外走，李萍見他十分慌張神氣，詫異道：『喂！你把我拉到那兒去？』震海道：『陪我到龍華去。』李萍道：『衙門裏出了什麼亂子嗎？』震海道：『鄭督辦到上海來了，要我馬上就去。』李萍心想，這確乎是要緊事情，不能不去，忙笑道：『我們走了，家裏怎麼辦？』震海道：『這房門你與我鎖上。』李萍應了一聲，取出鑰匙，就將月華鎖在房裏。震海道：『我們走罷！』到樓下，震海向幾個傭人及保鏢道：『文小姐醉倒在樓上房裏，你們要小心了，要是被她逃走，那我可要你們的命。』說完，威武地與李萍坐上汽車，到龍華鎮守使衙門，去會鄭督辦。有

個保鏢，名叫莫斌，人家都叫他麻餅，他等震海汽車開遠了，這才到屋子裏向大家說道：「諸位老爺給我們這難題目，真不大好對付，大家要小心了，文小姐出名的是好武藝，我們嚇嚇唬唬，是一等拿手，要對付這文小姐，恐怕要丟臉罷？」傭人高福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有的是手鎗，憑我們幾個弟兄，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女人嗎？」小丫頭杏兒道：「我們守在房門口，手鎗對着房門，她要逃走，我們就開槍。」莫斌笑道：「好！這樣就不怕了！」杏兒是一個玩皮東西，樓上跑到樓下，樓下跑到樓上，忙得滿頭是汗，莫斌守在樓上，見杏兒跑上跑下，十分討厭，遂阻止道：「喂！你這了頭，幹什麼跑上跑下的？」杏兒瞪眼翹嘴，發狠道：「我這樣認真辦事，你還要干涉嗎？」莫斌道：「你認真辦什麼屁的事？」杏兒不服道：「噫！老爺出去時候，不是叫我們小心別讓文小姐逃跑，要是被她走了，回來要我們的命，我爲了要保全我的命，不辛苦是不行的。」莫斌道：「你這樣跑上跑下就有用嗎？」杏兒道：「怎麼沒有用？我到樓上來，看看她可曾開房門。」莫斌道：「這理由也對，怕她開房門逃走，但是你到樓下去算是幹什麼的？」杏兒道：「我到樓底下去看看，可有人來救她。」莫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比我們還會辦事。」杏兒把頭一點，笑道：「豈敢！」莫斌道：「這樓上交給你，你負得了這重大責任嗎？」杏兒道：「笑話，這一點兒事你還怕我辦不了嗎？」莫斌把臉一沉，正式道：「杏兒，這不是鬧玩笑的。」杏兒頑皮地說：「誰跟

你開玩笑，假如你得急病死了，我們一樣也要不讓文小姐逃走的。」莫斌被她說得氣極了，向她瞪了一眼，噔噔下樓去了。杏兒得了勝利，十分高興，取出一串鑰匙，在房門上配了許久，一扇房門居然被這小鬼弄開了。杏兒見沒有人看見，忙逃進房內，將門關上，笑咪咪走到牀前，摸摸月華臉，火辣辣有些燙手，醉是醉得十分厲害，因為酒裏下過迷藥，當然不容易清醒。杏兒見玻璃杯裏還剩有半杯冷茶，拿過來喝一口，向月華臉上一噴，喝一口，向月華臉上一噴，大概噴了五六次，月華完全醒了，坐起來，見自己身上，一絲不掛，駭然道：「啊這……」杏兒搖手道：「你不能高聲，被他們聽見，可了不得。」月華揩着臉上水漬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杏兒道：「我是來救你的，這兒了頭杏兒。」月華紅着臉道：「你知道我怎麼會弄得這樣子？」杏兒道：「我知道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快告訴我。」杏兒道：「小姐，你是聰明人，今天這事情，難道你還想不到嗎？」月華用毯子將上身裹住，失驚道：「你們老爺存心害我嗎？」杏兒道：「大概是的吧！」月華道：「你怎麼說大概？」杏兒道：「因為我不知老爺的心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們老爺爲人怎麼樣？」杏兒道：「不知道。」月華道：「你是侍候誰的？」杏兒道：「我是侍候老爺太太的。」月華道：「那你就應該知道老爺的爲人。」杏兒道：「我是新來的，今天才第四天，因爲這兒老爺做壽，少人用，陳媽把我介紹來的。」月華道：「你說來救我？」杏兒點頭道：「是的！老爺要害你，你快的逃吧！」月

華吃驚道：『你怎麼知道你們老爺要害我？』杏兒道：『老爺出去的時候，叫我們好好看守你，不能讓你逃走。如果你逃了，老爺就會要我們的命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說來救我，假如我走了，你怎麼得了？』杏兒道：『你不必顧我，像我們當了頭的，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。』月華道：『你救了我，我害了你，這良心上怎麼說得過去？』杏兒道：『我是一個新來的了頭，就是你走了，老爺也決不會要我命的。文小姐，你快走。』月華掀起毯子，自己看了一眼道：『這是誰把我衣裳脫的？』杏兒道：『這還有誰？當然是我們老爺。』月華呆呆一想，越想這心裏怒火就越燒得厲害，最後她就切齒道：『呀！想不到這個老賊，找到我的頭上來了，嗨！我怎麼醉得同死人一樣？』杏兒道：『你喝的酒，我們老爺暗暗同你放了迷藥。』月華道：『你是用水將我噴醒的嗎？』杏兒舉起茶杯笑道：『我是用這杯子裏的茶。』月華欣然地說：『我真感謝你相救之恩。』杏兒道：『你不必客氣，還是快走罷！我聽到我們老爺說，要不糟蹋到你的身子，永遠不讓你穿衣裳。文小姐，你這樣清白身子，被我們老爺糟蹋，那就太可惜啦！』月華急道：『請你同我找一找我的衣服。』杏兒在房裏各處地方都找到，沒有衣裳，窗外嗚嗚有汽車聲，杏兒忙到窗口，向外一看，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『不……不好了……老爺回來啦！』月華聽到震海回來，驚得心都要打喉嚨裏跳出來，慌慌忙忙將毯子一掀，要想爬下床，但見身上赤裸裸，一絲不留，這都難為情，忙將

鴛子往身上一蓋，發急道：「沒有衣服，我怎麼能走？」房門起了皮鞋聲，杏兒驚道：「不好，他們已經上了樓。」月華哽咽道：「完了，天要滅亡我，有什麼法想？」房門外有個粗人，高聲喊起杏兒。……這聲音聽出是英法，接着咚咚有人敲房門……杏兒知道事已危急，忙將旗袍脫下，抖着牙齒說：「文……小姐穿上這件旗袍快逃罷。」月華有些不願意，但聽見開門聲，生死關頭，就在頃刻之間，豈容遲延，要想活命，就得奮勇，月華霍的跳起，穿上旗袍，往窗外就逃，「呀！房門大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杏兒聽有人開門，忙躲到床底去，文月華借窗的出路，往屋上爬，汪震海跨進房門，就見一只肉腿挂在窗上，疾步奔上去，拉腿，而腿已縮了上去，李萍開了落地長窗，汪震海奔出來，往上看，湊巧一張瓦片被月華踩滑下來，打在震海頭上，把震海的頭就打破，血流了滿身，幾個保鏢呆着不動，汪震海大怒道：「你們這些死人，站在這兒幹什麼？還不與我把賊人捉回來。」文月華在屋上，因為嚇破了心胆，想不起往家逃，拚命向屋後落鄉走，有幾個胆大保鏢，居然也上了屋，文月華見有人上屋，這就不能客氣，拾起屋上瓦片，當炸彈一般似飛擲，嚇得保鏢們伏在屋上，到不敢上屋追趕。汪公館後面有幾十間平房，住在這種平房裏的人，大部份是工人，小販，以及拉車子等，這時天已漸亮，勞苦人們，黎明即起，要做他們每天所規定的工作，忽然聽到屋上有脚步声，當然認為這是早賊，窮人是怪可憐的，經不起賊偷，一時就叫了起來，說

屋上有賊，屋上有賊，這一嚷大家全出來，到要看是一個怎麼樣的賊，大家往屋上一看，啊！原來是一個漂亮女人，一會兒同聲嚷道：『喂！女賊！你快下來，不下來我們可要動手啦！』文月華不理會，自顧低頭逃走，真要命，無論如何是別想走快，說起來，也是怪痛苦的事，一位享慣舒服生活的小姐，平時，高跟鞋，平跟皮鞋是穿得異常漂亮，今天赤着腳，在瓦片上走路，高一塊底一塊，真走得脚痛，嫩藕也似的脚底早破了幾塊，突然有個小伙影子嚷道：『喂！你們大家快來看，這個女賊，是不穿褲子！』大家仔細一看，果然看出雪白的大腿，拍手鼓噪道：『啊！不穿褲子的女賊啊！』這一喊，文月華真氣得渾身發抖，淚如泉湧，怨自己命苦，為什麼好好名門千金，讓人家這樣取笑，這樣輕視，而且父母所賜予貴重遺體，就這樣隨便讓人家看見，真是太痛心了，忽然人堆裏起了一片響亮槍聲，是向天開的，湊熱鬧的人都嚇得躲避不迭，月華往下一看，原來汪老賊保鏢都趕了來，莫斌高聲道：『文小姐！你好好的跟我們回去，沒有話說，要不然我們要放槍啦！』月華怕他們開槍，在屋上爬着走，這時已有人四面往屋上爬，月華忙飛起瓦片，四面猛擲，有幾個頭也開了花，見不是對手，還是開槍，莫斌居然連開了四槍，總算幸運都被她躲開，最後一槍，打在旗袍角上，不知怎麼是有火的，那件旗袍就燒了起來，月華忙用手亂撲，不能撲滅，已經燒到了屁股，深恐火毒攻心，祇好把旗袍脫去，裸着肉體，公開讓大家參觀，看的人果然拍手

叫好，而文月華慚愧得嚔陶痛哭。又氣又恨，恨不得跳下去，立刻死了罷！她怕臉被人認出，忙用屋上黑灰，將臉塗成一個黑面怪，大家見了，不由地嚇了一跳，因為她身上沒有衣裳，不能站起身，蹲着裸體，手裏拿了許多瓦片，誰上來就同他拚命，嗚嗚來了一部汽車，打汽車裏走出滕文釗、衛道雲、唐彩鳳等。莫斌見探長、警長至，不敢倔強，忙上前叫道：『探長、警長！』文釗道：『你們耀武揚威，拿了手槍打誰？』莫斌道：『我們奉了汪參謀長命令，來捉文小姐。』道雲怒道：『文小姐犯了什麼罪？』莫斌道：『這我們不曉得。』文釗大怒道：『你們這些混賬東西，靠主人的勢力，虎爪虎威，幫着主人爲非作歹，狗頭！你們都與我滾回去。』莫斌知道滕探長厲害，不敢反抗，祇有知趣些回家去。在主人面前搬弄是非，將來再想方法報仇出氣。唐彩鳳嚷道：『姊姊，你可以下來了！』月華在屋上，雙手遮住乳部，蹲着身子，人是縮成一團，哽咽道：『我不能下來。』彩鳳沒有看見她的人，所以不明白道：『你怕什麼？他們已經走了。』月華道：『我沒有衣裳。』文釗向上一看，卜的嚇了一跳，只見一個可怕的黑臉，遂問道：『你這臉？』月華道：『我太慚愧了，不願意讓人家看我本來面目。』道雲問道：『你的衣裳呢？』月華道：『說起來話長，到家去細談吧！』沒有衣服怎麼辦呢！經過一番商量之後，就向平房裏一位張嫂子借一套老布短衫褲，穿回去等一會兒來歸還。文月華坐進汽車，才算把心安定了，而今天被汪老賊是害得苦透啦！

轟動全滬偉大著作

長篇偵探冒險小說

秘 密 客

全部有三厚冊，計有七百多面，每一面有一首格言，完全勸人學好，並有學字方法，還有大楷帖，及李昌鑑一，歷史，特價一元五角。

苦 情 海 淚

三冊一元五角

封面畫面均由

苦海情淚小說，是李昌鑑費多年心血編成，修改過六次，滿紙血與淚，小動作小穿插，特別注意。滑稽地方。確也很多，保險看得發噱。

青年美術家

江 鈞 繪 成

是一部硬薄面精裝小說，特價一元，情節是離奇到極點，描寫貴族婦人收服丈夫的手腕，出了一件驚人的命案，書中六位主角，都被認為兇手，結果都不是，真曲折極了，越看越有興趣，不看完保險不肯吃飯，不肯睡覺。

白 夫 人

長篇偵探愛情小說

長篇 舞 女
描寫做人被環境被迫，描寫舞女隱痛，提倡夫婦之道，每部一元。

情 史
小 說

第二十四章

口是心非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都不是好貨

▲房裏沒有人何來的槍聲

▲牀底下躲着杏兒突然會意外變化

汪震海在客廳裏，如同蒼蠅沒有了頭，『滿場飛』幾個傭人，保鏢等也算是倒竈祖宗三代都被他罵到了，嚇得一班傭人保鏢，縮在一邊，動也不敢動，氣也不敢透，震海罵道：『你們這些死人，在家裏是幹什麼的？我臨走的時候，是怎麼樣的關照你們？這許多人，而且你們都有鎗，會把一個女人逃走，你們和死人還有什麼分別？』李萍跟在震海後面勸道：『老爺，別生氣了，把自己身體氣壞了，這是犯不着的事。』震海向李萍發恨道：『你想可惡不可惡？要這些王八蛋幹什麼？吃飯，拿工錢……』李萍道：『這事也不能怪他們。』震海怒道：『不怪他們怪誰？』傭人高福道：『我們都在樓下，文小姐逃走，並沒有下樓來。』震海道：『誰叫你們不在樓上看守？』高福道：『樓上是莫斌的責任。』李萍問道：『莫斌看守樓上的嗎？』高福點頭道：『有他在樓上，那還錯得了嗎？』震海忿怒道：『這王八蛋偏是沒有用。』李萍道：『也不能怪他，文月華是從窗口逃走，房門關着，誰也不會知道的事。』震海詫異道：『這事太奇怪了，我這個酒裏，是放過迷藥，要不用涼水噴臉，至少可以睡三天，文月華就算是有本領，但也』

不會醒得這樣快，再說，當她逃走的時候，身上還穿着一件旗袍。」李萍道：「你不是把她的衣服，鎖在我的房裏嗎？」震海點頭道：「是啊！文月華穿的旗袍，是那兒來的？」李萍遲疑道：「這就太奇怪啦！」震海興奮道：「沒有什麼奇怪，這一定我們家裏有人跟他聯黨。」李萍搖頭道：「不會的。」震海忿怒道：「不會，文月華醉得這樣，她自己會醒嗎？房裏沒有一件女人衣裳，她身上的旗袍是那兒來的？」李萍覺得這話很對，一時到說不出什麼，眼望着震海頭上，大概是老賊報應，瓦片打破了他的頭，現在將傷處用布包紮，額上還有沒有洗乾淨的血跡，到好像一個白頭鬼子，本來他是不討人喜歡的醜樣子，現在皺眉暴眼，更叫人見了可怕，震海道：「到房裏把我手鎗拿來。」李萍笑道：「你手上不是拿的手鎗？」汪震海把手一舉，鎗頭對着李萍，彷彿要開放樣子，嚇得李萍大驚道：「你……你這樣狠心嗎？」震海用手指在鎗機上一撥，李萍忙把身子往地一伏，慘然道：「啊！好狠心呀！」震海坦然道：「你這算什麼？」李萍道：「你要打死我，我總不能挺着身子，由你開槍。」震海道：「站起來，站起來。」李萍哭道：「我也沒有待錯你，你爲什麼要打死我？」震海道：「你站起來，我不會打死你的。」李萍道：「你還說不會打死我，剛才明明你對着我開槍。」震海道：「我是做個樣子給你看。」李萍道：「做樣子？」震海連連撥動鎗機，大家還以爲他亂放槍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把身子都伏了下來，震海道：「沒有槍子了。」

「說完，把手鎗往地上一擲，自顧踱起方步來，李萍跳起，欣喜道：『沒有槍子的嗎？』透一口氣：『唔！嚇得我呀！』」震海道：『快去與我把那支九門鎗拿來。』李萍道：『這時候，你要鎗幹什麼？』震海道：『我要把這件事弄明白，如果查出放走文月華的，我立刻就將他斃了。』這一句話，嚇得備人保錄寺臉色俱都大變，因為素來知道主人的厲害，說得到就會做到。李萍道：『老爺，這事就別冤枉底下人吧，好得文月華也逃不了，莫試去捉她，不怕她飛上天去。』震海道：『文月華……聽說很有兩下子，怕不容易對付吧。』李萍道：『無論她怎樣有本事，我們人多，有的是鎗，她決逃不出我們手裏。』震海笑道：『能這樣就好了。』向傭人們說：『如果文小姐能抓回來，算你們運氣，要是被她跑掉，你們的命就是我的。』突然向李萍道：『你還是同我把那支手鎗拿來。』李萍道：『你的脾氣。』震海道：『我不會無故殺人的，快去拿，我要自衛……』李萍點頭道：『好罷。』忙到樓上取了手鎗，急急下來，將手鎗交與震海笑道：『你的脾氣也太壞，要怎樣就得怎樣，不依你是不行的，好了，這可如了你的心願，可以坐下來休息，有什麼話，等莫試回來再說。』震海恨恨地坐下道：『快一個鐘點，難道還辦不好嗎？』李萍道：『就是文月華抓來，你拿她也沒有辦法。』震海道：『怎麼沒有辦法？』李萍道：『你不過是一個參謀長，可以隨便要人家怎麼樣嗎？』震海不悅道：『你是不懂的。』李萍道：『我會不懂嗎？嘿！你真把我當小孩。』

子，你打算糟蹋文月華，這是公理上；是說不過去的事，不讓她逃走，你還可以碰碰運氣，現在被她逃走了；照事實說，你不但不能再不能糟蹋她，並且對於你的地位，還有極大危險，難道你就想不到法律，會不允許你做嗎？」震海憤怒道：「少開口，我不愛聽這些話。」李萍道：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做錯了事，我能不能你耽心嗎？」震海道：「一切不要你費心，我做什麼事都有計劃的。」李萍道：「這一次你也有計劃嗎？」震海得意地：「當然囉。」李萍道：「玩弄一個女子，也有計劃嗎？」震海忿忿道：「你真討厭，誰有功夫同你麻煩。」李萍道：「這不是麻煩，我們也不過是商量商量。」震海不見莫斌回來，心裏真有些發躁，坐着覺得心悶，還是睜着怪眼，踱着快步。李萍跟在後面急道：「今天這一種情形，文月華要是到督辦面前告發，那你怎麼受得了？」震海冷笑道：「不會受不了的，她有本事告發我，我就有本事對付她。」李萍道：「我以為被她逃走，這總是我們最大的失敗。」震海道：「有的是機會，這次失敗，總有成功的一天。」李萍道：「老爺！你太愛女人吶！」震海道：「你不愛男人嗎？」李萍發呆道：「你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震海忿怒道：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」李萍急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震海道：「你瞞着我，同一個小白臉打交道。」李萍吃驚道：「你……說夢話嗎？」震海對李萍臉上啞道：「我會說夢話，我會說夢話，你真當我不知道嗎？我因為沒有親眼得見，所以不來同你算這筆賬。」李萍不服道：「假如你

親眼得見吶。」震海取手鎗在手，對李萍道：「那就別想活命。」李萍冷笑道：「你也太自私自利。」震海道：「我什麼自私？」李萍道：「你玩弄女性，不顧法紀的隨心所欲，我……」震海高聲道：「你也打算玩弄男性嗎？嘿！我看你有些活得不耐煩啦。」李萍狡猾地：「其實我也不會那麼做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想做嗎？」李萍道：「我有了你這樣好丈夫，再去找情人，那不成了自尋煩惱嗎？」震海自信地：「這話到也對。」李萍道：「你相信我，老爺我不會去愛別人的。」震海正式道：「你說句良心話，在你小心坎裏，除了我還有別人嗎？」李萍道：「沒有別人，我既愛了你，良心也不允許我再愛別人。」震海道：「老實說，我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人不怕，鬼不怕，最怕就是做王八。」李萍頑皮似的說：「你想我會讓你做王八嗎？」震海道：「你要我做王八，我就要你的命。」儒人高福嚷道：「莫斌回來了。」震海聽了不由一喜，以為文月華被他抓回來，那兒知道一看莫斌，可大大抽了一口冷氣，為什麼那莫斌垂頭喪氣，臉無人色，看樣子也不像是勝利而回。震海迎上前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莫斌頭聲道：「沒有抓着。」震海聽到沒有抓着，彷彿青天霹靂，頓起怒火，大聲道：「要你們幹什麼？」莫斌道：「文小姐實在厲害，我們不是她的對手。」震海道：「那末手鎗吶？」莫斌道：「我開了四鎗，打不着她。」震海頓腳道：「死人！死人！簡直比死人多了一口氣。」莫斌道：「最後一鎗是打着了。」震海吃驚道：「該死該死，你這混賬

東西，我叫你開槍嚇唬嚇唬她，誰叫你打着的？你不知道我脾氣嗎？打在美人身上，痛在我的心裏。」李萍插嘴道：「是打在那兒？」莫斌道：「是打在旗袍角上。」震海忙透了一口氣，拭去額上汗，快慰道：「還好還好。」莫斌道：「不知怎麼那件旗袍就燒了起來。」李萍道：「這一定是槍彈裏的火。」震海焦急地向莫斌道：「快說快說，後來怎麼樣？」莫斌道：「文小姐沒有辦法，祇好把件旗袍就脫掉。」欣慰地：「哈！文小姐的皮膚，又白又嫩，真美極了！」震海聽了這句話，好像有些心痛，沉下臉，怒喝道：「放屁！你可以說這種話嗎？」莫斌忙低頭道：「是！是！下次不敢。」震海道：「她既然連一件衣服都沒有，你們還不能把她捉住嗎？」莫斌道：「這也是你老人家運氣不好，震海怒道：「什麼話？」莫斌道：「我們正要到屋上去抓她的時候，滕探長、衛警長趕到了。」震海驚道：「啊！他們來啦？」莫斌道：「他們一來，我們到不能下手了，想起剛才受文劍的氣，心裏實在恨，到不如添油加醬，搬弄一次是非，好減輕自己一點責任，遂沉下臉，做出一種哭的樣子，向震海看了一眼，鼻腔一嗅，十分怨恨地歎了一口氣，震海詫異道：「爲什麼不說下去？」莫斌哽咽道：「小人不肯說。」震海道：「你說怕什麼？」莫斌道：「滕探長罵你老賊。」震海忿怒道：「有這樣的事嗎？好小子！胆子到不小，衛警長怎麼樣？」莫斌道：「警長罵你老王八。」這可氣得震海拍桌跳腳道：「混蛋！混蛋！目無長官，連我都罵了起來。」莫斌道：「這已

經算難聽了嗎？嘿！更難聽的還有的是……『震海道：『那時候，你們就不該屈服。』莫斌道：『小人們不敢。』震海道：『沒有用的狗頭，怕什麼？難道我還敵不過一個探長嗎？』莫斌道：『老爺，你別小看了他，滕探長是赫赫有名的，南京督辦都佩服他，我們同他較量，那真是泰山頭上動土，就如剛才，不跟他較量已經挨了罵。』震海道：『他罵你嗎？』莫斌道：『這還客氣嗎？你老爺都被罵了，我們當奴才的，那是更應該罵。』震海道：『罵你什麼？』莫斌道：『罵的話是很多，我氣得也說不上來。』震海道如凶神一般的大怒道：『快說！快說！』莫斌道：『我見了探長，當然很客氣地叫了一聲，他問我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我祇好說，我奉了主人命令，請文小姐回去。』震海道：『其實你就別說這種話，走開了，不就得了嗎？』莫斌道：『我是走了，但是探長罵我，有什麼法想吶？』咬牙切齒地：『唉！真可惡，他罵我是一條狗。』震海道：『罵你狗？』莫斌道：『可不是嗎？最後還叫我滾回去。』震海道：『好！早晚同你們拚一拚。』莫斌激將道：『老爺息怒，這事就別提了，無論如何老爺決不是他們對手。』震海道狠命地將桌子一拍道：『放屁！我不把文月華弄到手，誓不為人。』忽然想起：『唔！唔！莫斌，你不能騙我，文月華是怎麼走的？』莫斌不懂主人的意思，驚奇道：『老爺你……』震海道獍獍道：『快說，她怎麼走的？』莫斌發呆道：『我怎麼知道吶？』震海道：『你是在樓上看守，怎麼會不知道？』莫斌道：『樓上

是杏兒負責的。」震海遲疑道：「杏兒？」莫斌忙道：「是的，新來的小丫頭。」震海道：「這就胡鬧了，一個小丫頭，她懂得什麼？」莫斌道：「我本來是在樓上看守，因為她的嘴太厲害，我被她說上了火，才讓她的……」震海忿忿道：「混蛋！混蛋！這簡直胡鬧。」莫斌道：「我是站在樓梯上，我想，如果她逃走，是必須要樓下的，誰想到她是打樓窗上了屋，打屋上逃走。」震海向傭人堆裏看了一眼，怒道：「把杏兒叫來。」高福道：「老爺，我們好久沒有看見杏兒了。」震海道：「快去找。」高福應了聲是……忙和幾個傭人各處找尋，連廚房廁所都找到，沒有杏兒，祇好回覆主人，杏兒找不着……震海十分驚奇，高聲道：「是誰介紹的？」李萍道：「是陳媽介紹的。」震海問道：「陳媽？」陳媽道：「老爺，我沒有犯動身子，走到震海面前，小腿一軟，卜篤就跪下了。」震海道：「站起來說話。」陳媽哭道：「老爺，我沒有犯法。」震海道：「我沒有說你犯法，我祇問你，杏兒是你介紹的嗎？」陳媽道：「是的。」震海道：「你知道她素來行爲怎麼樣？」陳媽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？」陳媽道：「因為我認識她，就是介紹她到這兒來的那一天。」震海奇怪道：「你怎麼會認識她的？」陳媽道：「她坐在後門口哭，我問她，你爲什麼在這兒哭？她說，我是難民，無家可歸，父母都死了，沒有飯吃，所以在這兒哭，我是一個軟心腸人，看她哭得可憐，我就勸她在這兒做了頭，太太問我這姑娘是誰？我一時答覆不

出，又怕太太不肯用她，我就推說是外甥女兒，太太問她叫什麼，她說叫杏兒……」李萍道：「是的！我看她長得很秀氣，人又活潑，所以就留下了。」震海呆了，道：「放走文月華，一定是杏兒。」莫斌奮然道：「不錯！我想起來了，文小姐身上的旗袍，明明是杏兒穿的藍布旗袍。」李萍點頭道：「這就不會錯了。」震海道：「大家好好的找一找這鬼丫頭，找着了，非搶斃不可。」高福道：「杏兒一定躲起來了，因為前後門，我們都有人看守，她就是有翅膀也飛不出這兒的大門。」震海道：「這事情太奇怪了，房門上的鑰匙在我身邊，她有什麼方法可以進去？」李萍道：「到樓上看看再說。」震海點頭道：「好罷！」大家擁護着主人登樓，別的房間先行經過一番搜查，沒有什麼，最後是查到關藏文月華的房間，這時候，房門還是鎖着，至於門上的鎖，是絲毫沒有損壞，這真疑問，一個小小丫頭，她有什麼能耐，可以開門進去救人，再說她為什麼要救文月華？要說不是她吧！怎麼一個人會不見了，而且文月華逃走時，身上穿的旗袍，明明是她的……其實的確是她，汪參謀長開門進來的時候，她是躲到床底下去的，如果現在還在床底下，那就該倒霉了，好心得不到好結果，莫斌道：「一定在這房裏說不定她有鑰匙開這兒房門。」高福道：「不會不會，這門上的鑰匙除了老爺身邊有，別人怎麼會有呢？」莫斌道：「這個鬼丫頭實在厲害，她用話激動我，讓我離開樓上，我走了之後，她一定開房門進去，後來老爺回來了，我

急忙趕到樓上，那鬼丫頭由此就不見了。」汪震海道：「如果她在房裏，我們開房門進去，並沒有看見。」莫斌道：「會不會她也從屋上走了？」高福道：「你真把她看得太高了，文小姐是有武藝能上屋，難道鬼丫頭也會武藝嗎？」震海道：「這都是廢話，到裏面去看了再說。」李萍笑道：「對了！這才是根本辦法。」奇怪的事，到又來了，汪震海正要開門……那房裏咚咚有人在門上敲了二下，真奇怪，裏面沒有人，怎麼會有咚咚聲音，難道杏兒真在裏面嗎？哈！太叫人莫測其妙了。汪震海鄭重道：「你們把手鎗準備好……」話還未完，砰……砰……很響亮的槍聲。汪震海大驚道：「啊！這是誰開槍？幾個保鏢同聲道：『我們沒有開槍。』」李萍道：「清清楚楚是房裏開的槍。」震海道：「什麼？杏兒也有槍嗎？」驚慌地：「這門我不敢開了！」說着，就心就走開去，其實，這也是他的運氣，剛離開房門口，砰……打裏飛出一顆子彈，是穿門而過，直打到對房牆上，奇怪的……房裏有一男子喊聲：「哎呀！救命呀！」李萍驚奇道：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」震海發顫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房裏一定出了命案。」鑰匙交與莫斌，猙獰道：「都是你這王八蛋不小心，你與我鬧進去。」這那兒敢說個不字，就是死，也祇好算是活該。莫斌硬起頭皮，開動房門，其他保鏢，為大家同事義氣關係，手槍瞄對着房門，高聲助威道：「不要動！不要動！動一動，我們開槍。」震海罵道：「媽的，你們跟誰說話？」保鏢們忙把手亂搖，意思是你不要管，手指指房

裏，這房裏我們是會對付的，莫斌嚇得魂都不在身上，這是抖得快，要站立不住，這傢伙，是最沒有出息的，名目上做了一個保鏢，其實他有什麼能耐？還不是一個酒囊飯袋，他缺乏勇氣，又短少於才能，就不過靠一張嘴會說話，主人面前會拍馬，汪震海信用他，重用他，完全是嘴上得來的，不是真工夫換來的，這時，他左手開門，右手執槍，因為手發抖，槍不容易插入鎖孔，經過好多時候，才算把門開了，用力將門一推，房門大開，莫斌胆小先開了一槍示威，外人沒有嚇着自己，人到嚇了一跳，大家一聲銜……擁到房裏，提心吊膽地，總以為有場決戰，其實什麼都沒有，寂靜地房裏，鬼也沒有，一個汪震海在房門外問道：『裏面是什麼玩藝兒？』莫斌見沒有什麼，胆子可壯了，耀武揚威地把身子搖了起來，高聲道：『老爺請進來，沒有什麼。』震海帶走帶問：『大概有人打死了吧？』莫斌道：『沒有。』汪震海到房裏一看，果然沒有什麼變化，那就奇了，房裏不是明明有人打槍嗎？而且還有人哎呀喊救命，難道白天會鬧鬼嗎？噁……噁……這是什麼聲音，大家呆呆的聽着，呢聽出來了，是床上發出來的响聲，再看看原來一張半銅床，被什麼東西頂着一動一動，莫斌叫道：『床底下一定有人。』李萍道：『用不着怕，躲在床底下的，一定是杏兒。』汪震海道：『快把他拖出來。』莫斌對着幾個保鏢道：『喂！動手。』大家把手槍對着床底下慢慢往床面前走，嘴裏叫道：『是人是鬼，快的出來，再不出來我們要開槍了。』汪震海催

促道：『快動手，嘿！你們這些飯桶，胆子小得要命。』莫斌把身子一挺，咳了二聲嗽，疾步上前，把床幃揭起，忙又退後幾步，抖抖的說：『不出來，我們可要開槍了。』震海大怒道：『叫你們把他拖出來，爲什麼不動手？』李萍看得火星直冒，這些保鏢，那兒比得上狗有勇氣，嚇唬乞丐，癩三是一等拿手，要他們捉強盜，那還是叫他們躺在地上，讓強盜捉去罷！要做一次好漢，李萍勇氣也就來了，只見她不聲不響，身子一彎，手往床底一拉，一只脚被她往外拖，用力拖，莫斌湊現成，也未拖了，一個穿西裝少年，被他倒拖了出來，汪震海看得清楚，從牀底下拖出來的，是一個西裝丟少年，這是賊，還是什麼玩藝兒？有趣的李萍拖出少年，以爲幸事，精神特別興奮，但一見到少年的臉，僵呆得臉色都變了，原來是心愛情人，就是向文月華求愛自稱怪面人的傢伙。汪震海道：『搜查！搜查！他身上可有什麼凶器。』莫斌道：『是！』要上前去搜的時候，李萍將他一推道：『讓我來搜。』汪震海喝道：『不可以。』李萍詫異道：『爲什麼不可以？』震海怒道：『你是什麼，他是什麼。』李萍道：『我是人，他也是人。』震海恨道：『呸！見你大頭鬼，我早知道你不懷好意見了，小伙子就愛。』李萍不服道：『你知道我愛他嗎？』震海道：『誰知道你的心。』交到李萍面前：『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？』李萍喘氣道：『我知道。』震海道：『你既知道我的心，爲什麼把手碰到他的身上。』李萍道：『這有什麼關係。』震海道：『怎麼沒有關係？一個女人的手』

碰到男人身上，這是大有關係，你是我心愛的人，我心愛的人，這手是不能碰到男人身上去，因為這會使我心痛的。」李萍道：「就讓莫斌去搜查。」震海道：「早該他去搜查。」向莫斌瞪眼道：「爲什麼不搜？」莫斌忙道：「我搜我搜。」在少年身上搜完後，報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汪震海這就胆壯了，搖動身子，至少年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少年道：「我姓施……。」震海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少年道：「凌野……。」震海自語道：「施凌野……。」凌野忙笑道：「不錯是你爺……。」震海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凌野笑道：「我叫施凌野。」震海道：「說話清楚一點。」凌野道：「我沒有不清楚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是怎麼進來的？」凌野道：「我是從樓底下上來的。」高福道：「我們怎麼沒有看見？」凌野道：「那就不知道你們了。」震海道：「這房你怎麼進來的？」凌野道：「房們沒有鎖上，我進來的。」震海道：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凌野冷笑道：「你管不着。」震海大怒道：「放屁，我是這兒主人，不能問你嗎？」凌野道：「我也有半個主人地位。」震海驚問道：「你有瘋病嗎？」凌野道：「我那兒有瘋病？一個會吃飯，會說話，會同人家老婆談愛情，請問：這還有瘋病嗎？」李萍聽到會同人家老婆談愛情這句來，臉色立時慘白，全身發抖，心是跳得不得停止，預料大難即將開始矣。

第二十五章

怪面人的一封信氣死了汪震海

▲大胆施凌野逼着汪震海將老婆出讓

▲只愛金錢不愛人還是老頭子值得可愛

施凌野真有胆量，他明知道子萍是汪參謀長夫人，居然敢當面大家來一個開誠佈公，不過現在還沒有完全講明，汪震海當然還帶着些和平，迎前一步問道：『施凌野，我先要問你，剛才這房裏有鎗聲……』凌野忙點頭道：『不錯，那是我得罪了一個人，他放不過我，向我開槍。』震海道：『你得罪了誰？』凌野道：『是一個小姑娘，她躲在牀底下，我走進房，往牀上一躺，不知怎麼她的頭就碰在我的腿上，唔，我想起來了，大概是她正要爬出來，我的腿就踢痛了她的頭，這也是無心，可是她不講理，爬出來就向我開了幾槍。』震海道：『人吶？』凌野指落地長窗道：『本事真不小，一個小姑娘居然會上屋。』莫斌自作聰明地說：『唔，這一定是杏兒。』震海遲疑道：『杏兒？』莫斌接口道：『不會錯的，一定是杏兒。』向凌野問道：『是不是有條小辮子？』凌野忙道：『不錯，是有一條小辮子。』莫斌道：『沒有穿旗袍吧？』凌野點頭道：『不錯，是穿的短衫褲。』莫斌高興道：『對了，一定是這鬼丫頭。』震海躊躇道：『一個小丫頭，他那兒來的子鎗？』莫斌插嘴道：『這小丫頭是比衆不同的。』高福突然看見凌野背後

西裝上，貼着一張紙條，驚奇道：「嘿！你們快看，這是什麼玩藝兒？」大家沒有注意到凌野背後，拼命在屋子裏張手，見沒有什麼，震海發怒道：「搗他媽的鬼，叫我什麼？」高福碰了一個釘子，實在有些不服，走到凌野面前，將凌野身子一扳，讓凌野背脊對着震海，正式道：「老爺，你看這是什麼？」震海見凌野背上貼着一張條子，十分詫異，掏下來一看，上面用鉛筆寫道：「汪震海老賊，你的行為太下流，不給你一點教訓，以後說不定接二連三的有人被你所害，哈！無論你怎麼厲害，但終逃不出我的手掌之中，這一次做壽，我早知道你是不懂好意，所以我在三天前，扮着一個女難民，在你後門流淚痛哭，這就是進身之法，果然讓我達到了目的，我改名杏兒，在你府上辛苦地做了三天丫頭，爲了要救人，就祇有忍受着讓身體多多勞動，老賊你自己說，害的女人還在少數嗎？有一次，你對陳副官說，文月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美女，能把她弄到手，死也甘心，這話湊巧被我聽見，我猜定你會有不利於文小姐，突然你要做壽，五十六歲的老王八，想不到老臉皮厚做起五十大慶，天生你，實在是替社會產生一個惡魔，倒霉的就被你所害了，記得有一次，唐彩鳳被你軟禁在家裏，逼着她要答應你的要求，唉！你就不拿面鏡子，照你這張鬼臉，你配做她的丈夫嗎？自不量力地要想美人共枕，一享絕福，其實世界上誰也不會願意做你的老婆，那不要臉的李萍，愛了金錢，居然情願地和一條狗同睡在一個床上，白得可愛的臉，去被

一張吃糞臭嘴親吻，也虧她自得其樂，不懂得人生幸福，不愛惜自己高貴身體，彷彿是一朵鮮花，插在牛糞上，臭味兒還祇當是香水，真下賤東西，毫無人味兒。汪老賊我恨透了，你因為你沒有道德，摧折女性，破壞人家貞操，靠着勞力，靠着財力，任性做那人所不應該做的事。你也太狠心了，唐彩鳳被你打得雪白身體上，劃下一條一條血痕，可慘！可慘！要不是我救她出去，性命早就斷送在你手裏。老實說，法律可以原諒你，我是不肯放鬆你，要不因為讓你自己悔改，我早將你處了死刑，哈！今天的事，覺得太有趣了，輕描淡寫的就把一個文小姐放走了，我吶！對不起，有機會再見。怪面人留言。『真乾脆，這張條子真罵得痛快極了，汪震海看得臉色大變，呼吸短促，那神情，彷彿凶死人斷氣，實在怕得狠，不知趣的施凌野，伸手笑道：『讓我看看，是什麼條子？』震海這口氣，本來就沒有地方出，見凌野先開口，當然將他先開刀，惡狠狠地一口吐沫，啐的吐了他一臉，破口罵道：『看你們的魂。』凌野到也湊趣，把頭一縮，兩手一伸，做了一個鬼臉，癡笑道：『不給我看，也就算了，何必開口罵人。』震海切齒咬牙，手裏運足了力氣，將一張字條，撕得粉身碎骨，好像還不能殺氣，自語道：『好萬惡的怪面人，這仇是結定了，你和我搗蛋，老子也不會怕你的。』李萍同施凌野確有曖昧之事，這時，心裏十分發抖，深恐凌野嘴快，把事實漏了出來，震海的脾氣不是好惹的，吃起醋來比什麼人都厲害，再加氣頭上，更容易會鬧出血案，因為有心

思，不敢多說話，縮在震海背前，拚命與凌野擠眉弄眼，意思是無論如何，萬不能說出我們的關係，施凌野好像另有用意，不來接收你的要求，自願踱着慢步，眯眯的笑着，震海怒道：『別的事且慢說，我先要問你，施凌野這是我的房間，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進來？』凌野笑道：『對不起！我已來過快十次了！』震海吃驚道：『是誰叫你來的？』凌野滿不在乎的說：『當然有人叫我來！』震海逼緊道：『是誰？』凌野看看李萍只見她急得快要哭出來，那令人發噤的神氣，又會叫人可憐，欣慰地透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『就不用說吧！』震海將凌野衣襟拉住道：『你說不說？』凌野道：『你放手，就是要說，也不能這樣嚇唬我。』震海鬆了手道：『好看你說什麼。』凌野頑皮式地：『我說的話多吶！』震海道：『我祇問你，是誰叫你來的？』凌野爽然道：『是你的太太叫我來的。』李萍大驚，魂飛天外，嗅的一聲，祇覺得頭暈，身子往後傾倒，砰……地板就當了睡床了，震海向李萍看了一眼，怒向凌野道：『是她叫你來的？』凌野點頭道：『不錯。』震海恨極了，皮鞋腳就在李萍上身亂踢，凌野忙上前攔阻道：『你不能踢。』震海怒道：『媽的！我要你管。』凌野道：『你踢在她的身上，痛在我的心裏。』震海更氣道：『啊！王八蛋！你要氣死我了，你要氣死我了。』凌野訕笑道：『你也太會氣了，說一句痛在我的心裏，你就要氣死，如果你看見我們倆睡在一個被裏，那你真會自殺吶！』啊！汪震海氣得暴跳如雷，怒火燒到天平蓋，喉嚨裏大概被

一股氣塞住，話也發不出來，掙扎了半天，才牛一般叫出聲道：『開鎗！開鎗！打死這……』凌野把手一舉道：『慢！還沒有到開鎗的時候。』看看躺在地板上的李萍已經蘇醒轉來，欣慰道：『好極了！我的愛人醒啦。』至震海面，前冷笑道：『老汪！震海大聲道：『你叫我什麼？』凌野道：『這樣的稱呼！我認爲是對的，因爲我們是……』呢！哈！明人不必細說。』震海實在忍無可忍，咬着嘴唇，伸手要刷凌野耳光，這頑皮的東西，他早知道會有這樣一套，用手一招架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打不得。』震海用鎗頭瞄對着凌野，忿怒道：『小王八！你來挖苦我嗎？』凌野搖手道：『你不能開鎗，就是要開鎗，也得讓我把話說完了，否則我死得不情願。』震海切齒道：『有話快說。』凌野指李萍道：『你們把她送到床上去，可憐，是一個胆小的，嚇不起，讓她好好靜養一會吧。』震海道：『她是我的老婆，要你這樣關切幹什麼？』凌野點頭道：『不錯！是你老婆，可是我也是她的情人。』汪震海火星已冒到眼裏，把眼睛都燒紅了，這怎麼再能忍耐，當然是要發鎗了，施凌野看出他的用意，身子往前一蹶，舉起腳對着他執鎗的手，猛踢了一下，那手鎗由他手裏飛向天花板，施凌野用手接着，鎗頭忙對震海哈哈大笑道：『你看這玩藝兒好不好？』莫斌等要想發鎗，被凌野噙住道：『你們敢？嘿！打死我不要緊，打死你們老爺，可不是玩的，如果你們對我開鎗，不客氣，我就對你們老爺開鎗，知趣一點兒，把你們鎗都收起來。』都不要理會凌野，回震海道：

「你叫他們把槍收起來，要不然，我對你開槍了。」死字有錢人是最怕的，尤其是汪震海，那是更胆怕，忙向保鏢等揮手道：「快……快！把手槍收起來，王八蛋！要你們什麼用？」凌野對震海道：「叫他們把太太扶到牀上去。」汪震海搖頭道：「我對於女人向來不可憐的。」凌野怒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震海怕他開槍，忙點頭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」凌野高聲道：「快說。」震海向傭人們怒道：「王八蛋！一個個就同死人一樣，還不把太太扶到牀上去。」傭人忙應道：「是是。」嚇得鬼也似的忙將李萍扶到牀上，其實李萍早清醒了，曉得震海厲害，不敢起來，要逃過難關就不得不做作，裝着昏迷不醒，至少比較少受許多痛苦，震海不服道：「你奪了我的妻子，你還要手槍對付我，這理由也就太說不過去啦。」凌野道：「說得過去，這是天理循環，眼前報應，你要奪人家妻子，人家也可以奪你的妻子。」震海道：「我沒有奪過你的妻子？」凌野道：「可是你奪過別人妻子。」震海道：「這與你有什麼關係？」凌野道：「我就是這怪脾氣，好管閒事。」震海道：「你可知道引誘有夫之婦，法律所不允許你的。」凌野冷笑道：「我年青，不懂得法律，你汪震海是堂堂鎮守使參謀長，當然精通法律，你可知道破壞人家貞操，搶奪人家妻子，這法律是可以允許的嗎？」震海說他不過，忙把話題改變，遂問道：「你說吧！今天到這兒是什麼目的？」凌野道：「同你商量商量。」震海道：「商量什麼？」凌野道：「我很愛你的老婆，你就痛快地將她讓

給我吧！震海大怒道：『放你的屁，你叫我做一個王八嗎？』凌野道：『你叫人家做王八，我就不能叫你做王八嗎？』震海氣得渾身戰抖，臉發鐵青，要想和他較量，槍在他的手裏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怒火冒上，也祇好將它壓下，往日的威風，今日的頹喪，所謂強人自有強人收，不怕你厲害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這時候，老賊也就大大的丟了臉。凌野逼緊道：『乾脆一句話，答應你的老婆就跟我走，不應答你的命就是我的。』震海懊喪道：『我真不懂，你爲什麼偏愛上了我的老婆？』凌野道：『因爲她有錢。』震海道：『有錢？』凌野點頭道：『不錯，我就愛她的錢。』震海忿怒道：『啊！』凌野冷笑道：『不必驚奇，這很顯明的，你們老頭子，不值得女人所愛，祇有用錢。』得意狀：『像我們年青的人，有的是漂亮的臉，要女人還不是挺容易的事嗎？愛那一個，祇要寶貝兒開口，有的是……哈！要錢化，也有的是……從你們老頭子身上騙得來，我們小夥子身上用出去，真夠味兒。哈！』震海氣得全身戰抖，瞪着眼珠，喘氣道：『你……是一個拆白黨。』凌野高興道：『哈！對！憑我這張小白臉，女人明明知道我是拆白黨，可是他們很願意的被我玩弄，拿錢養活我。』震海道：『你是靠女人的嗎？』凌野道：『不靠女人，我家裏又沒有祖產，叫我吃什麼？』震海顫聲道：『可惡！可惡！也是一個玩弄女性的魔鬼。』凌野訕笑道：『我不像你，因爲我跟你是一個反比例。』震海問道：『什麼反比例？』凌野諷刺道：『你是一個醜男子，又是有了年

紀的老混蛋，女人見了你，彷彿見了鬼。」震海大怒道：「胡說，簡直放屁。」凌野訕笑道：「一點兒也不胡說，事實存在，不相信，用鏡子照照你的臉。」欣慰極了，把身子搖動：「喂！喂！你看看我，都美呀！女人見了，那一個不愛我？哈？只恨我忙不過來，漂亮的女人，都願意同我結交。」取笑式地：「唔！老汪！可惜你不漂亮，要不然我到可以同你介紹幾個。」汪震海聽了這些話，那兒再能忍耐，只覺得這每一句話裏，都藏着鋒利的針，刺在心裏，萬分痛苦，素來站在人家前頭，說響亮話的大老，而今天被困到幾無透氣機會，要想反抗，料想不是對手，憑剛才奪槍姿勢，就知道施凌野確有一身好功夫，手槍在他手裏，更不容易同他較量，要想活命，就祇有屈服，忍耐，怒火湧上，用力壓下，看震海的臉就知道了，瞪着眼，鼓起嘴，暴着筋，流着汗，情形是十分有趣，看到他滿臉殺氣，猙獰不服神氣，真不會叫人同情他，狗一般的保鏢，傭人們，唬得面面相覷，目瞪口呆，大氣都不敢一透，眼看着主人被人玩弄，雖然人多，不敢上前較量，怕事弄僵，送了主人性命，這就吃罪不起。汪震海道：「朋友！我同你畢竟是沒有仇恨的，你何苦要逼人太甚？」凌野道：「我早說了，就是一句話，你肯忍痛割愛，什麼話都沒有。」震海道：「據你說，你是愛錢的，這樣好不好？我給你一點兒錢，你別讓我丟臉……」凌野道：「其實也沒有什麼丟臉。」震海急道：「怎麼沒有丟臉？一個堂堂參謀長，把個老婆讓給人家，真有點兒說不過去。」凌野冷笑道：「你這種人還

要什麼面子，得啦！沒有這許多工夫同你說廢話，到底怎麼樣你說罷！」震海道：「你要多少錢，你說罷！」凌野道：「我不要男人的錢，我喜歡用女人的錢。」震海道：「李萍是沒有錢的。」凌野冷笑道：「嘿！你知道她沒有錢嗎？可是我知道她有錢。」震海自語道：「她家裏很窮的，不會有錢。」凌野道：「可是她做了你的太太，當然有本領把你口袋裏的錢，騙到她口袋裏去。」震海道：「如果李萍知道你是拆白黨，她不會愛你的，她不會跟你走的。」凌野道：「我想不會吧！」震海道：「你不要說不會，李萍的脾氣我是知道的，她認為世界上沒有再比金錢可愛。」凌野得意道：「憑我這張小白臉，她是不會不愛的。」李萍躺在床上，什麼話都聽得很清楚，因為怕震海發怒，故裝着昏沉不醒，而現在知道施凌野是愛的金錢，這就不得不跳來發話道：「我決不能愛你。」李萍突然打床上跳起，使大家都驚奇得什麼似的，汪震海也被她嚇了一跳，聽她說出不能愛施凌野，這自然有些高興，讓面子稍微好看一點兒，向凌野訕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我說她不會愛你的。」施凌野毫不失望，向李萍冷笑了一聲，把眼光送到傭人保鏢方向，見他們臉上都有喜色，知道他們爭了點面子，也好，別讓順風旗扯得太足了，遂向震海笑道：「你覺得很滿意嗎？」震海道：「你不愛你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？」凌野咬了一咬嘴唇，將手向傭人方面一指，高聲道：「叫他們出去。」震海不服道：「你不能這樣指揮。」凌野怒道：「說不說？不說我就

開槍。』話還沒有完，槍頭已到了震海胸前，震海吃驚道：『我說，我說，槍快離開我的身邊。』凌野退後一步，命令式地說：『震海苦笑着臉，向傭人保鏢們：『你們出去，這兒用不着你們。』傭人們那兒敢說什麼，乖乖兒魚貫退出。凌野見房裏祇有震海與李萍，有些洋洋自得，向李萍笑道：『你真的不愛我嗎？』李萍忿怒道：『我看錯人了，我不知道你是這樣下流。』凌野訕笑道：『難道比你丈夫還要下流嗎？』震海猙獰道：『呸！你不應該這樣說。』凌野瞪眼道：『爲什麼？』震海道：『我拿錢玩弄女人，並不是用手段欺騙女人，不要臉的用女人錢。』凌野冷笑道：『嘿！你以爲不高尚嗎？用女人錢，要他們情願給我們用，槍是犯法的。』震海不接他的話，遂向李萍道：『你說老實話，同他……』李萍忙接口道：『老爺！我相信我，雖然我同他有過戀愛，但是並沒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。』震海自語道：『這話能叫人相信嗎？』李萍誠懇道：『我可以發誓的，確，我同他很高尚的。』震海低頭悵喪道：『我敢說，年青人，總是容易受騙的。』凌野將李萍一推道：『你以前對我說什麼？今天要改變嗎？』李萍流淚道：『我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。』凌野道：『怎麼後悔嗎？』李萍奮然道：『以前我祇當你是少爺公子，所以拿愛我丈夫的心，就愛了你，誰知道你是一個拆白黨，玩弄女人，靠女人吃飯，說明了是愛我的錢。』苦笑：『嘿！我明知道你是要使我受痛苦的，我爲什麼要上你圈套？』震海點頭道：『對！老頭子雖然不好看，到底還』

是喜歡女人，不是喜歡金錢。」凌野有氣了，向震海發怒道：「討厭的，我不許你再開口。」李萍道：「施先生！我求你，別這樣為難我們，你不是說，漂亮女人都愛你嗎？唔，好極了！你就別使她們失望吧！」走到震海旁邊，拉着震海手臂，多情地說：「這是一個醜陋老頭子，女人看了都會討厭。施先生，你譬如做好事，留下一個不值得你所愛的女人，讓他也許可以找到一點安慰。」汪震海聽到這幾句話，心裏很感激，年青的女人，因為意志薄弱，容易受人欺騙，雖然做了對不起丈夫的事，但也有可以願諒的地方，說句事實話，不吃到黃連，是不知道糖的可口，汪震海被凌野玩弄得實在透不過氣來，現在能有人說句同情他的話，自然覺得心裏萬分舒服，想想還是自己老婆不錯，吃醋，恨她心，也就逐漸消滅了。凌野迎前一步，向李萍道：「我們的情份算完了嗎？」李萍點頭道：「我所有的愛，都是我丈夫的。」凌野道：「如果這是你的本心，我到並不反對。」震海欣慰道：「年青的人，外表的確好看，但是他的心，哈！我們年老人，那是好多吶！」李萍向震海道：「老爺，你還恨我嗎？」震海道：「你既覺悟了，我還恨你做什麼？」凌野失望地自語道：「唉！想不到的事，女人的心，真變得太快啦！」向李萍忿怒道：「你有多少情人？」李萍不悅道：「凌野這是你應該問的嗎？太看不起我們女人吶！」凌野冷笑道：「你也算是一個有人格的女人嗎？」李萍道：「我什麼沒有人格？」凌野道：「一個愛金錢的女人，能算有人格嗎？」李萍

道：『那末！一個引誘女人，想騙女人錢的拆白黨，便算有人格嗎？』凌野道：『你除了愛你丈夫，愛我，有跟別人打過交涉嗎？』李萍堅決地，把頭一搖道：『沒有。』凌野逼緊道：『你憑良心說。』李萍道：『沒有！』凌野不肯放鬆地：『你再說一聲。』震海不耐煩道：『沒有就沒有，何必多問。』凌野道：『假如有的？』震海道：『如果她還有別人，那當然不是一個好女人，你要就送給你。』凌野道：『說話有信用嗎？』震海驕傲道：『堂堂一個參謀長，你還怕這一點兒沒有信用嗎？』凌野微笑道：『好極了。』在袋裏取出一張白紙條，上面寫着：『立字據人汪震海，今自願出讓妻子李萍事，如李萍除愛施凌野外，另有別人，汪震海自願將妻子李萍，讓與施凌野為妻，恐口無憑，特此存照，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……』凌野將字條交與震海道：『請你在這上面簽一個字。』震海看完字條，駭然道：『啊！你是人還是鬼？』凌野笑道：『太陽在窗外照着，那兒來的鬼，當然是人。』震海道：『你怎麼連這東西都寫好了？』凌野道：『我不大相信你，所以預先都準備妥當，免得臨時寫，很有許多麻煩。』震海奇怪道：『你怎麼知道，李萍會不愛你？』凌野道：『沒有什麼奇怪，你的夫人，大概你總能知道她的脾氣。』李萍是一個只愛金錢不愛人，果然小白臉也喜歡，但是要她的錢，那就等於要她的命，我是試過好幾次……要她不要我，是挺容易的事，我祇要說我是拆白黨，我要靠女人吃飯，我要騙女人的錢……』震海奇異道：『我

總覺得你這個人太特別，你怎麼知道我會說氣話，肯將妻子讓給你？」凌野道：「這是意料的事，誰不知道汪參謀長是一個挺驕傲的，什麼事都要做在人家前頭，不肯服小，好勝，要面子，用幾句話一激動，出讓老婆，你一定會說出來的。」震海嘆服道：「真了不得，雖然我今天太丟臉……被你玩弄得苦透了，然而我很佩服你，參謀長的才幹不如你，唉，很可惜，你有這樣好的聰明，為什麼不做正當事情？」凌野笑道：「正當事情那有我這樣風流？」拔出一枝墨水筆，「我再不叫老汪，大家客客氣氣，我就叫你一聲參謀長，哈！就請你簽字吧！」震海接過紙筆，向李萍道：「你別讓我丟臉……」李萍道：「不會的。」震海佩服凌野厲害，真的簽上了一個名字，凌野得到這張字據，十分滿意地笑道：「但願不要有這事發生。」向震海握手道：「汪先生，今天我太放肆，拿你老人家這樣開玩笑，真太胡鬧了，請你恕我年輕，不要記仇，以後我再不來同你為難，今天種種冒犯，請你多多原諒。」汪震海到了這時，反到呆着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▲先生們！

▲女士們！

當你們得到這部小說之前

●最好先看李昌鑑名震金港作品

秘密客

▲全書七百餘面三厚冊

(特價二元)

偵探小說

第二十六章 一個情人沒有弄清楚到又來了一個

▲汪震海忍痛割愛將妻子讓與施凌野

▲朱鐵山到底多情恨透了無情漢

傭人與保鏢由房裏退出，大家集總在樓底下，議論紛紛，莫斌挺起肚子，幌動身子，來回的踱着快步，高福冷笑道：『老爺用了保鏢，不知是幹什麼的？』莫斌立定脚步，向高福獐獍道：『你說什麼？』高福道：『沒有什麼，我不過是那麼想，保鏢不能負保護責任，家裏養了那些保鏢，老爺不叫冤，我們也有點看不過去。』莫斌用拳頭在高福鼻子上揚了一揚，惡狠狠的說：『狗奴才你配說我嗎？』高福苦笑道：『莫大爺何必要生氣，保鏢又不是你一個。』莫斌拔出手槍，對着高福道：『打死你這王八。』高福訕笑道：『犯不着犯不着，殺雞何用牛刀？我是一個什麼？替主人倒夜壺的傭人，這種貴重的槍子兒打在我的身上，也就太糟蹋了莫大爺，你有這樣勇敢，為什麼不到樓上，幫着主人打壞那少年施凌野。』莫斌忿恨道：『老爺不讓我打，有什麼辦法？』高福輕視道：『老爺不會不讓你打的，實在那個人本事太大了，如果那人同我一樣無用漢，你早把他抓住吶。』莫斌高聲道：『狗你損我嗎？』高福道：『你是老爺信用的人，我敢損你嗎？』保鏢王三子上前勸道：『這算什麼？大家自己人，還有說不開的事嗎？』

高福道：『王大爺！你是明理的，你瞧，莫大爺用手鎗對付我，這是應該的事嗎？』王三子將莫斌推開道：『你也真是小題大做，動刀動鎗的，算是什麼？』莫斌忿忿道：『這小子嘴兒太尖，說出來的話，叫人有些受不了！』高福不服道：『你就是把我打死，也不算好漢。』衆傭人將高福拉開道：『好了！少說句吧！』

看門周老山慌慌進來問道：『太太吶？』王三子上前問道：『你問太太幹什麼？』周老山舉起手裏名片道：『有個姓朱的，說是太太叫他來的。』莫斌忙問道：『是太太叫他來的？』老山點頭道：『不錯，他說是太太叫他來的。』王三子道：『你到樓上去報告吧！』老山道：『太太在樓上嗎？』王三子點頭道：『是的。』周老山登樓，不致到房裏去報告，就在房門口問道：『太太在裏面嗎？』汪震海在房裏問道：『誰呀？』周老山忙道：『是我。』汪震海道：『進來。』周老山笑嘻嘻到房裏，向震海行禮道：『老爺！向李萍！太太！』這時，汪震海已與施凌野和平解決，坐下吃茶談心，見周老山鬼鬼祟祟上樓，知道必有事情，震海問道：『你來幹什麼？』老山交上名片，笑道：『老爺有人要見太太。』震海沉下臉，很不高興地看着名片『朱鐵山』，遂問道：『就是此人要見太太嗎？』老山點頭道：『是的。』李萍湊在震海肩邊，看出是鐵山名片，忙搖手道：『快去回他，說不在家。』老山道：『太太他說是你寫信叫他來的。』震海怒問李萍：『是你叫他來的嗎？』李萍道：『沒有的事，我並沒有寫過信給他。』震海不悅道：

「這就奇怪，難道他有意這樣說嗎？」施凌野本來坐在沙發上搖着腿，而現在也站起問道：「是誰來看汪太太？」震海道：「是一個朱鐵山……」凌野笑道：「唔是豬頭山看汪太太，哈哈！太有趣了，這豬頭山到底是何等樣子的人，就不妨請他上來，我們見見。」震海點頭道：「也好。」向周老山道：「你去把朱鐵山叫上來。」李萍大驚搖手道：「不能不能！」震海怒道：「不能更要叫。」向老山道：「快去。」老山應了聲：「是！」忙即退出。施凌野向李萍瞟了一眼，見臉色都急變了，很得意的說：「來了客人應當是高興的事，汪太太爲什麼拒絕，而且還急得臉都變了，大概這裏面有什麼秘密交涉？」震海向李萍喝問道：「朱鐵山是誰？」李萍道：「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。」震海欣慰道：「唔還好，還好，老頭子是不不要緊的。」凌野挑撥道：「也許要緊……」震海道：「她決不會去愛老頭子。」凌野道：「那末她怎麼會愛你的？」震海呆想道：「愛我？唔！我也是老頭子。」急切地向李萍怒問道：「你……快說，你有愛過他嗎？」李萍慘然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震海高聲道：「你不能撒謊。」李萍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撒謊。」周老山跨進房門，報道：「朱先生來了！」震海念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老山應聲是，臉向房外喊道：「請朱先生進來。」朱鐵山穿了袍子馬褂威武地到房裏向李萍點頭笑道：「汪太太。」向震海點頭道：「汪參謀長！」震海詫異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汪參謀長？」鐵山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大名鼎鼎，我早就

認識了！你不認識我嗎？」震海道：「少見得很，不過閣下大名我到很熟，不知道是不是你？」鐵山道：「你說的是？」震海道：「張崑面前有位紅人也叫朱鐵山。」鐵山忙道：「就是我。」震海驚奇道：「你就是張督軍面前紅人朱鐵山嗎？」鐵山道：「這決沒有冒牌的。」震海威嚴地：「你的胆子真不小，今天到這兒來會我太太，你不怕我會抓你嗎？」鐵山笑道：「如果我怕你抓我，今天我當然不敢來了，老實說，張崑已恨透了我，我不做張崑方面人，你們沒有理由可以抓我。」震海道：「張崑爲什麼要恨你？」鐵山道：「這自然是因為我不替他辦事罷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既是張崑面前紅人，他一定會給你很好地位，爲什麼不替他辦事？」鐵山做出十分失望樣子，慘然道：「我是爲情犧牲。」震海詫異道：「你也懂得愛情嗎？」鐵山不悅道：「你這話就太瞧不起人，我活到五十多歲，難道一個情字都不懂嗎？」震海道：「好罷！算你有情，能告訴我，是爲誰？」鐵山爽然道：「唐彩鳳……」震海驚道：「啊！你也愛唐彩鳳？」鐵山不服道：「就祇允許你愛唐彩鳳，難道就不可以我也愛唐彩鳳嗎？」震海奇異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愛唐彩鳳？」鐵山冷笑道：「哈！天下的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爲，你對待唐彩鳳種種野蠻手段，全瞞不過我。」震海道：「過去事不談，痛痛快快現在你到這兒幹什麼？」鐵山道：「並不是我要來的，是你太太叫我來的。」李萍迎前詰問道：「我幾時叫你來的？」鐵山道：「你不是寫信叫我來的嗎？」

『李萍搖頭道：『沒有！沒有！我沒有寫過信給你。』鐵山不服道：『這還錯得了嗎？』取出一封信，『有信爲憑。』震海接信在手，忿怒道：『讓我看……』只見信紙上寫的是：『鐵山清郎！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多日未見情郎美顏，真使寢食俱忘，萬分想念，爲何不到我處？我怕你有了新人，忘了苦命女，情郎如你真情愛我，快來一見，有事面談，切勿使我失望爲盼，敬祝康健。』李萍上……』震海看得面如土色，發抖道：『你常到這兒來嗎？』鐵山道：『是的，你不在家，我常來看你太太。』李萍大驚，怒向鐵山道：『你不要胡說八道。』鐵山坦然而道：『這何必抵賴，憑良說，是不是你與我有過關係？』凌野欣然道：『哈！汪先生！這事就太對不起了，我要履行條約。』至李萍面前：『李女士！跟我走……』震海上前攔阻道：『不能這樣做。』凌野道：『有你簽字憑據，再沒有第二句話可說。』李萍哭道：『我不能跟你走，我不能跟你走。』鐵山搔頭道：『是怎麼一回事？到弄得我有些莫明其妙。』震海走到鐵山面前，忿忿道：『你說老實話，李萍真同你有關係嗎？』鐵山道：『你以爲我騙你嗎？嘿！我不能冤枉人的，老實說，我在她身上，至少是用了一萬多。』震海有些相信了，因爲老婆是愛金錢的，無異的，見了錢他就愛，可惡！可惡！這是多丟臉的事，一個老婆讓情人都找上了門，真有些氣不憤，向鐵山道：『朋友！最後你對我說一句，我的老婆你愛嗎？』鐵山欣慰道：『這還有個不愛嗎？她簡直是我的命。』震海踹足道：『喂！朋友！我』

同你什麼冤家？爲什麼我愛的人，你也愛？」鐵山道：「這大概我們有點緣份。」震海怒啞道：「這是什麼緣份？」指凌野問鐵山道：「你知道他是誰？」鐵山搖頭道：「我沒有見過。」至凌野面前笑道：「對不起！我還沒有請教你貴姓？」凌野道：「我叫施凌野。」鐵山笑道：「喂！朋友！大家初次見面，應當客客氣氣。」凌野道：「我何嘗不跟你客氣？」鐵山道：「我這樣大年紀，你討我便宜，這算是客氣嗎？」凌野怪異道：「我幾時討你便宜？」鐵山道：「你要做我的爺，還算不是討便宜嗎？」凌野道：「老先生！你別跟我打哈哈罷！我並沒有說要做你的爺。」鐵山重問道：「你貴姓是？」凌野忙道：「施凌野。」鐵山無趣道：「囉！是你爺！這還算不討便宜嗎？」凌野悟道：「唔！老先生！你聽錯了，我叫施凌野……西施之施，凌遲之凌，荒野之野，並不是……是你爺……」鐵山笑道：「哈！聽錯了！聽錯了！呢！可是你這名字，是很容易叫人聽錯。」見李萍流淚，詫異道：「汪太太！爲什麼哭起來了，唔！怪我來錯了嗎？可是你要原諒，我是接到你的信才來的。」李萍哭聲道：「你再看看，是我寫的信嗎？」鐵山道：「不是你寫的，難道還有什麼人同我們開玩笑嗎？」震海也是氣透了心，將信往李萍手裏一塞道：「你看看這封肉麻信。」李萍滴着眼淚，接過信紙，因爲手裏抖得厲害，信紙都抖成波紋，須臾把頭仰起，眼看著天花板，決然道：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實在沒有寫這樣的信，研究一下筆跡，也就能洗盡我的冤枉。」震海自語道：「這是

那個王八蛋鬧的玩笑？凌野忙阻止道：『你不要罵人，是我寫的。』這一句話使大家驚呆了，震海還有點不敢相信似的問：『真是你寫的吗？』凌野得意道：『除了我還有誰？』李萍掙扎道：『你為什麼要這樣害我？』凌野道：『你別說這種叫人不高興的話，我為什麼要害你？』李萍含淚道：『你這樣還不算害我嗎？』凌野道：『老實說，我實在太愛你，可是他們也愛你，萍，我不願意有人搶了我的愛，要不想些巧妙方法，怎麼能夠在他們手裏把你奪得來。』鐵山道：『說了半天，原來你是我的情敵？』凌野快慰道：『我勸你們可以覺悟了，李萍有我這樣一個年青愛人，決不會再愛你們這些老朽。』鐵山不服道：『你是那兒來的油頭光棍，敢奪我的愛人？』凌野向鐵山冷笑道：『你以為李萍愛你嗎？嘿！快別做夢吧！她是愛你的錢。』李萍憤怒道：『凌野，你少耍血口噴人。』凌野向李萍道：『你對天發誓，平生不愛錢的。』李萍慘苦道：『你這算是愛我，簡直逼着我去自殺。』凌野道：『我不會讓你去自殺，現在你跟我走，這兩個老頭難道你捨不得放棄嗎？』鐵山大怒道：『姓施的，你不要太無理，汪先生肯原諒你我，我可要不同你客氣了。』凌野冷笑道：『你打算同我較量嗎？』鐵山道：『諒你也沒有什麼了不得。』凌野譏諷道：『你有帶手鎗嗎？』鐵山乾脆道：『沒有。』凌野在褲袋裏取出汪震海手鎗，向鐵山冷笑道：『可是我有這玩藝兒。』鐵山驕傲地：『你以為我怕這玩藝兒嗎？朋友，請你收起來吧，老子當師

長的時候，什麼機關鎗啦！大炮啦！我都見識過，這一枝小小手鎗，是嚇不了我的。」震海氣得團團轉，唉聲歎氣，踏脚怒道：「你們倆吃醋，這……這算是什麼名目？」凌野道：「對啊！做丈夫的，已簽了字，肯將老婆讓給我，你是調戲良家婦女的混賬東西，該當何罪？」鐵山愈恨道：「你冒充李萍，寫信叫我到此地來，是什麼目的？」凌野道：「這事也應該讓你們知道，許聽我說吧！李萍是一個狡猾婦人，她對什麼人都是這樣說，我祇愛你，你是我愛人，就因為她欺騙我，昨天我冒了她的名，寫信到你，大家連襟，也應該聚聚。」震海跳脚道：「該死！該死！這是什麼外國連襟？」鐵山怒向凌野道：「你這人好狡猾。」凌野得意道：「這世界，不狡猾是不能做人。」鐵山道：「老弟！你年紀還青，別扯足順風旗。」凌野道：「我算定你今天要來的，所以我問李萍，除了愛你丈夫，愛我，還有別人嗎？她說沒有，我說如果有，」指震海：「參謀長說，如果有，老婆送給我，我恐怕他說話沒有信用，所以……」取出筆據：「請他簽一個自願讓妻的筆據，現在你來了，她另有情人，憑據確實，沒有第二句話，跟我走路。」震海恨透了，疾步上前，刷了李萍一記耳光，罵道：「賊人！你要我怎麼樣的丟臉？」還要動手打凌野，攔住不許道：「你沒有打她的權利了，人是我的，我的老婆，為什麼要被你打？」鐵山氣得發抖道：「這樣的女人也太無恥，愛了一個又一個，真是水性楊花。」李萍實在萬分慚愧，牙齒一咬，奮然地往房外逼氣走，凌野說了一聲再

會也就跟將出去，饑山要追上去，被震海拉住道：「你想怎麼樣？」鐵山道：「我和那小子拚命。」震海搖頭道：「不是他的對子。」鐵山道：「這小子有什麼大不了？」震海道：「你別小看他，他的文武藝真足以驚人，他手上那支手槍，還是我的。」鐵山道：「他奪了你的妻子，是一個大仇人，爲什麼你還要借手槍給他？」震海道：「我又不是一个傻瓜，借手槍給他。」鐵山道：「那末你的手槍，怎麼會在他手裏？」震海道：「我是拔出手槍要打他，那兒想到這小子本事好不過，把脚一踢，手槍飛起，隨手一接，手槍就在他的手裏。」鐵山道：「難道你情願將老婆手槍都送給他嗎？」震海忿忿道：「這樣一個下賊女子，我還要他做什麼？」莫斌奔上來報道：「老爺施凌野已出了大門走了！」震海怒道：「你們都是死人爲什麼不開槍將他打死？」莫斌道：「沒有辦法下手。」震海道：「他出去的時候，不是開槍的好機會？」莫斌道：「機會雖好，槍是不能開。」震海道：「爲什麼？」莫斌道：「施凌野是一個手段高妙的人，他把手槍頂住太太腰眼裏，他對我們說：『喂！如果你們開槍，我就打死你們太太。』老爺！你想這麼能開槍？」震海跳脚道：「唉！我錯了！我錯了我應該趕下去，將這婬夫淫婦全都打死。」鐵山向震海道：「汪先生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，請你原諒。」震海向鐵山握手道：「我不怪你，你同我一樣被人家欺騙了。」與奮地：「我真恨，恨我那不要臉的賤人，恨那小拆白黨施凌野。」鐵山勸慰道：「汪先生別

太失望，女人有什麼希奇，祇要有錢，到處可以找幾個玩玩。」震海悞喪道：「錢的魔力那兒能戰勝小白臉，唉！真可惡，爲什麼要老，如果不因爲老，心愛的老婆也不會讓人家奪去。」鐵山慘然道：「汪先生！我們是同病相憐。」震海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愛的人，你都有份。」鐵山道：「今天也是我們的教訓。」震海道：「有年紀的人，是夠不到資格嫖女人。」鐵山長嘆道：「唉！金錢祇能買到女人美色，是不能買到女人真心。」震海苦臉道：「這怎麼好，如果今天這情形讓報上登出來，或者被外人知道，我這參謀長，還有臉去見人嗎？」鐵山勸道：「這到容易解決，你通知家裏人，叫他們不要宣揚出去，也許能把這事，不會給外人道知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會不會告訴人家？」鐵山懇切道：「那你放心，我已經對你十二分的抱歉，我再要宣佈你的醜史，那就太沒有心肝了。」向震海握手道：「汪先生！我應該同你說明，你的夫人本來我是會追求她的，因爲我要替一個人報復，才這樣做的。」震海駭然道：「你替什麼人報復？」鐵山道：「我替唐彩鳳……」震海驚道：「唐彩鳳？」鐵山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因爲你對待唐彩鳳太無情，我恨你，覺得你太沒有人格，所以我調戲你的女人。」震海道：「有讓你達到的嗎？」鐵山道：「反正她愛的是錢，這是比较容易對付。」震海道：「唐彩鳳已經做了警長夫人，她對於你根本沒有情，爲什麼你這樣幫助他？」鐵山道：「你不要看我是一個土頭子，但是我很懂得真正愛，汪先生不瞞你說，

我實在太愛唐彩鳳了，無論她怎樣不愛我，可是我不能不愛她，我爲了她，犧牲了地位，名譽，金錢，甚至於性命。震海苦笑道：「想不到你還是懂得愛情的。」鐵山問道：「你不懂嗎？」震海道：「我活到五十六歲，從來沒有同女人談過愛情，我祇知道她們好玩，高興的時候，拿他們開開心，不高興的時候，將她們踢得遠遠的，所以我不喜歡多娶老婆，去了一個再換一個，不比較更有趣嗎？」鐵山搖頭道：「這樣對待女人太不高尚了。」震海冷笑道：「傻話，女人打扮得那樣美麗，本來就是讓我做消遣品的。」鐵山道：「你這樣看不起女人，那末李萍跟人家走了，你又爲什麼氣得那個樣子？」震海道：「李萍到還討我喜歡，我有點捨不得她離開我，再說，情人都找上了門，這不是存心叫我丟臉嗎？如果她暗暗的跟人家走了，我到不覺得怎麼樣，偏是當着我的面，來了一個小王八，又來了一個老王八。」鐵山道：「喂！你不要當面罵人。」震海忙道：「唔！老王八就是你。」鐵山道：「怪也難怪，彷彿是一樣東西，自己喜歡的，突然被人搶了去，叫心裏怎麼不痛吶？」震海道：「我還有這種脾氣，如果我喜歡這個女人，不達到目的，是不肯心死的。」鐵山道：「我到也有這種脾氣，不過，我不看輕女人，我既愛她，我就誠懇地對待她，從來沒有向女人說過一句狠話。」震海道：「你的脾氣太好了，我不肯這樣發傻，同女人多費事，真有點太不值得，她答應我有吃有穿要錢有的是，不答應我，沒有客氣，祇要她的皮肉受得了。」鐵山

驚奇道：『怎麼你打女人？』震海道：『打女人我是最拿手的，老實說，被我打死的也有，被我打傷的也有。』鐵山大怒，迎上前去，抓緊震海衣襟，忿恨道：『汪震海，原來你是這樣狠心的東西。』慘痛地：『唔！我沒有帶手鎗，要不然我把你這魔鬼打死，我最恨男子打女人，我最恨男子殺女人，今天我才知道你是玩弄女性的魔鬼，你是殺害女人的惡賊，心是比什麼都毒。』汪震海你這殘酷狠毒的心，使女子都恨透了我們男子，根據你這魔鬼的心腸，女人都冷了心，以為男子都不是好人。』將震海一推，大聲道：『狗不配我同你說話。』憤怒地，疾步就下樓去了。汪震海被他這一頓痛罵，心裏萬分冒火，帶走帶罵：『該死該死，這王八蛋瘋了，這王八蛋瘋了。』追到樓下，而鐵山已出了大門，震海向莫斌等說：『快把那傢伙找回來。』莫斌應聲是，正要出去追趕，不想這時來了八個憲兵當頭的是陳副官，汪震海一呆道：『你們來幹什麼？』陳副官上前行禮道：『請你到衙門裏去一次。』震海道：『樊天人叫我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不是督辦請你去說話。』震海道：『督辦還沒有動身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督辦事情很忙，本想早車動身，因為你做了一件對不起人的事，所以督辦非得辦完了才走。』震海驚得臉發青色，顫聲道：『我……』陳副官道：『昨天晚上你對待文月華……』震海更驚道：『文月華，陳副官點頭道：『不錯！她已告了你，就是唐彩鳳也告了你。』震海渾身戰抖道：『她們告發的時候，你在旁邊嗎？』陳副

官道：『我在旁邊。』震海道：『她們說得我厲害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當然厲害，要不然我們也不來了，參謀長這事你實在做得大錯特錯，唐彩鳳、文月華，都是督辦信用的人，你怎麼可以糟蹋她們，督辦聽了她們的報告，氣得臉都發了青，口口聲聲罵你太混帳……』震海懊喪道：『完了！完了！今天是我倒霉的日子，陳副官你先回去，等一會兒我就來。』陳副官正式道：『那不行，要是你走了，我可吃罪不起。』汪震海就心道：『陳副官據你眼光看起來，這一次我去，可有危險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很難說，不但唐彩鳳、文月華，不滿意你，就是滕探長、衛警長，他們都說了你許多壞話。』震海道：『他們一黨的人，當然不會滿意我的。』陳副官道：『江參謀長也說了你許多壞話。』震海發抖道：『他也破壞我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不能怪人家，實在你事情做得太不對了，督辦的意思，非要將你重辦不可。』震海道：『鎮守使說了什麼？』陳副官道：『他到很幫你的忙。』震海道：『被你這樣一說，我到嚇得有點不敢去見督辦。』陳副官焦急道：『你不能不去。』震海道：『咱們講一講私人交情怎麼樣？』陳副官搖頭道：『不能，雖然我們要好，法不能以私廢公，我勸你還是走一趟的好。』震海跳腳道：『咳！倒霉，督辦偏偏在昨天晚上到上海，這不是天意嗎？』陳副官道：『快走罷，如果你再不去，那真是火上加油，督辦更要發怒。』震海硬硬頭皮挺身道：『好罷！見了督辦再說。』陳副官威武地監視着震海，彷彿捉住了一個強盜，押

第二十七章 汪震海大坍台三百客大菜了一案

▲祠堂裏秘密機關死過無數貞節女子

▲九個女人的骷髏見了令人酸鼻

汪震海的所作所爲，委實叫人忍無可忍。同事們面前用這毒辣手段，那些弱小民族，無以抵抗者，就別想有生機，依膝探長意思，早就要宣佈他的罪狀，實在爲了鎮守使太寵他，深恐肅虎不成反類犬，忍氣吞聲，等候機會的來臨。這一次果然機會到了，也是汪震海天網恢恢，該是一個大劫數，無巧不巧，鄭督辦會到上海來，解決要公督辦是最信用衛道，更喜愛文月華這一狀告上去，自然不會錯的。汪震海踏進衙門，見所有高級官員全在大廳上，鄭督辦怒氣勃勃，大有發作之勢。文月華、唐彩鳳都在旁邊坐着，陳副官上前報道：『參謀長請到。』鄭督辦坐在虎皮椅上，愈恨道：『這王八蛋叫他滾過來。』陳副官對震海低聲道：『快去說好話。』震海畏聲，蹙上前一躬到底，喘息道：『督辦！叫小人不知有何吩咐？』督辦瞪眼道：『你是堂堂一個參謀長，讀過聖賢之書，受過良好教育，知書達禮之人，怎麼做出事情，形同禽獸。』震海強辯道：『督辦！小人素守本份，並未做過不法之事。』督辦跳起大怒道：『混蛋！什麼事都明白了，你還要抵賴。文月華、唐彩鳳，她們爲什麼要冤枉你？瞧你這種行爲，就該立即槍斃。』

震海忙作揖道：『求督辦開恩，這也是一時之糊塗，下次不敢。』督辦道：『你想想，現在是什麼時期？文小姐、唐小姐，她們都是有功於國的好人才，你可以用這種手段，糟蹋人家嗎？』震海捶頭道：『該死！該死！我真該死！一切看在我的兄弟份上。』督辦道：『汪旅長是一個人格高尚，你和他比，真差得遠吶！』坐下說：『就因為汪旅長和我很好，看在他的份上，給你一個懺悔的機會。』震海連連作揖道：『多謝大人！多謝大人。』督辦道：『在這多事之秋的時候，大家就應該和衷共濟，振作精神，一致向惡勢力奮鬥。最近，張崑進攻得十分厲害，鐵胆團勢力又十分膨脹，那富有才幹的老乾娘，幫着張崑拚命地向我們搗蛋，如鐵胆團這樣盜匪機關，我們都沒有力量將他消滅，試問張崑坐鎮山東，握有數百萬雄兵，那怎麼能跟他抵抗吶？』文月華道：『督辦汪震海這種行爲，完全是蹂躪我們女性的魔鬼，要不嚴加重辦，將來胆大心壯，更不知怎樣被他所害呢。』葉英鋒忙向月華笑道：『文小姐，你別生氣，給我一個面子，讓我來做一個和事老，大家在一起，都是忠心於督辦的，可以通融，我們就通融一下，汪震海這一次，委實事情做得太混賬，一切經過情形，剛才你們已說得很明白，不必再多囉嗦，因為督辦不能多耽擱，急於要動身，趁督辦在這兒，我們把事情講妥了，也好使他老人家放心回去。』督辦點頭道：『這話就反對。』英鋒道：『好得震海是犯的風流案子，雖然人格上不大好，但是還不致於有死罪，再說又沒有』

鬧出什麼人命事，就是文小姐，唐小姐，你們祇不過受驚，並沒有被他所害，在罪名上當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」彩鳳道：「他這樣輕視我們女人，用毒辣手段虐待我們，我被他打得渾身都是血痕。」滕文到道：「我們大家都是忠於督辦的人，幾次三番拿性命去拚，破機關，找地圖，唐彩鳳，文月華，都是死裏逃生的，人像這樣高尚女子，就應該特別尊重她，愛護她，汪震海身為參謀長地位，不想為督辦辦事，專愛女色上用功，拿了公家錢，辦着禽獸事，幾次三番，設下天羅地網，謀奪文唐二位女士，有一次，唐女士被他軟禁在家，皮鞭痛打，逼允婚事……汪震海是一個高級官員，懂得法律，私剝文女士視衣短褲，要行非法之事，這樣行為，知法犯法，罪該應加幾等？」督辦道：「講法律的確他這罪名不小，現在看他往日有功，就從輕發落，看他以後做人。」英鐸道：「這樣罷！明天汪震海請三百客大菜，算是與文小姐唐小姐陪禮，以後汪震海再有這種行為，不要說督辦不答應，連我也不答應。」督辦滿意道：「我以為這樣很好，蓋了面子也就算了。」既是督辦贊同了，大家也不好說什麼，就照英鐸決定辦法。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滿意，人都是為一口氣，能夠把氣壓平了，到也無所謂，大家歡歡喜喜握手而散。第二天，汪震海為服從鎮守使決定，就在大西洋請客，是高級軍官，一概請到，督辦為了要完善這件事，也就多耽擱了一天，這樣的請客當然隆重，有督辦在座，更見榮耀，而興奮，唐彩鳳，文月華，盛裝異服，笑靨迎人，真美。

麗，真可愛，今天是她倆最榮耀，最興奮，臉上就等於飛了金一般，不要說來賓向她們恭維，贊揚，就是督辦，鎮守使都殷勤握手，說上許多好聽話，不過，世界上事，總是有幸有不幸，汪震海就是不幸，雖然他拿出錢來做主人，而來賓都以一種輕視眼光對待他，訕笑他……今天請客的目的，來賓雖不完全能明白，但至少是曉得這是賠禮酒，做了對不起人的事，才有這種舉動，人聲嘈雜，歡呼四起，用不着送禮而倥倥地得以嘗試美酒大菜，真快活，口福實在不錯，啤酒，氣水，白蘭地，威司干，祇要你有肚皮裝盡吃不動氣，反正主人所賺的錢，都是不義之財，多叫他破鈔些許，也不為過份，吃得興緻最濃的時候，鄭督辦離座站起道：「諸位，今天是汪參謀長請客，這目的也應該讓諸位知道，可是為顏全汪參謀長臉面也祇能說一個大概。」督辦說到這裏，大家已嘖嘖拍拍鼓掌，來督辦繼續道：「唐彩鳳女士，文月華女士，他們倆真可以算得女中丈夫，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汪參謀就因為這兩位女士，才貌雙全，起了愛慕之心，爲了熱情關係，就做了對不起人的事，不過話也得說明，唐女士，文女士，並沒有被汪參謀長糟蹋，祇不過舉動方面，似乎有些不高尚，湊巧這一次我在上海，既然大家同事，就不應該有意見發生，還是和平了事，現在各方面，向我們進攻得很厲害，有自相爭鬥的精神，還是一致……消滅惡勢力，剷除我們的障礙，這至少對於國家，對於社會，是有些兒利益，現在就請汪參謀長，向文女士，唐女士行個禮，說聲請

你原諒也就算了。『全體鼓掌，在這鼓掌聲中，汪參謀長紅着臉，至文月華面前行禮道：『請你原諒。』』唐彩鳳面前行禮道：『請你原諒。』唐彩鳳，文月華忙站起來還了一禮，這時候來賓的高興，比起先還要濃烈，吃起東西來，好像更覺可口，因為心裏一爽快，東西就更多吃了，吃到十點鐘後，才各各道謝而去，客人都是愉快的，主人却是惱怒的，化錢是小事，丟臉是大事，汪震海回到家裏，愁煩了一整夜，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恨，要不是督辦此番在上海，還不至於如此失敗，今天這樣請客，真是削盡了面子，將來還有什麼臉去見人？唉！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李萍跟人走了，大庭廣衆前被人取笑了，這一口悶氣，要是不出，死也不肯甘心，汪震海打了一夜主意，終於決定了妥善辦法……督辦勉勵了一番文月華，唐彩鳳，滕探長，衛警長等，當天夜車，督辦就動身到南京去了，以後大家還是公事上努力，私人問題就此算消滅。據探長意思，在最短期間，就是送了命，也得將鐵胆團消滅，好得已知道鐵胆團機關，就不過不易下手，現在先進行良好計劃，要末不動手，如果動手，非要一舉而成，破了這大規模機關，擒到了首領老乾娘，不但地位上抬高，而且為地方上除了一個大害，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嗎？光陰飛逝，又是三天過去，文月華因為上次受驚，這幾天不出門，就在家裏休養，覺得煩悶無聊，坐到沙發上，看書消遣，忽然聽到門外人聲嘈嚷，心頗驚異，忙向田媽道：『你去看看外面什麼事？』田媽急忙出去，不多一會兒進來。

報道：『小姐有人在門口打架。』月華道：『打得厲害嗎？』田媽道：『打得厲害三五個人打一個，還有一個女人被他們打哭了。』月華不平道：『是爲了什麼？』田媽道：『據說幾個流氓調戲女人，有一個人看着不平，說句公話，他們就無理地將那人打了。』月華素有俠義心腸，聽了田媽話，很有不平，遂跳起道：『有這樣不講理的嗎？』放開書本，疾步向外就走，果然三五個人打一個，還有一個女人罵道：『你們這些下流東西，到底講理不講理？調戲了人家，還要動手打人，真太可惡！』只見一個流氓似的男子，豎起眼睛，對着那說話女子，不問情由，伸手就刷了她一記耳光。這種情形，月華當然看不過，走上前喝道：『你們這算什麼？太欺負人啦！』打架的流氓，見有人出來不平，也就住了手，到要看是一個什麼好漢？原來是一個小女子，長得不錯，這到是不可錯過的好貨，只聽見一聲：『動手。』打架的人，被打的人，還有那哭的女人，齊打夥兒，就將月華包圍在中間，這情形，他們打架是假的，分明是做好圈套，等候文月華來套，果然文月華是上當了，被他們七手八腳，抱送到汽車裏，雖有看熱鬧的人，但都驚懼得目瞪口呆，不敢說出什麼。田媽當然忠心，可是乾焦急，喊破了喉嚨，也無人來理，祇有打電話到警署，告訴衛警長，說文小姐被綁，快設法相救……這到那兒去救人？文小姐已被他們送到一個很秘密的機關裏，這機關是人家所不會想到的地方……落鄉一所年久失修的破祠堂，人所不注意的地方，注

震海利用這地方，已做了三年秘密機關。被汪震海害死在這機關裏女人，真不在少數，有一間屋子裏，還有沒有毀滅的屍骨，看着真會叫人心顫。汪震海吩咐莫斌，打掃一間精緻房間，設下一桌豐盛筵席，預算今天必能車開得勝酒到成功。莫斌在房裏對震海道：『老爺今天不會使你失望了。』震海欣慰道：『你想今天文月華會漏網嗎？』莫斌道：『不會！不會！老爺想的這主意，萬無一失。』震海道：『莫斌，你不要以為我手辣，這也是為了一口氣。』莫斌道：『不錯！老爺實在被他們氣苦了。』震海想起道：『唔！我叫你寄的信，有忘記嗎？』莫斌道：『沒有！我等人綁到，就寄出去。』震海點頭道：『很好。』莫斌道：『老爺！你那封信還有什麼用意嗎？』震海道：『當然有囉！』莫斌道：『能告訴我嗎？』震海道：『對你說是沒有關係的，你是我心腹人，當然不會揭穿我的秘密。』莫斌欣慰道：『是啊！老爺待我的恩典，死也報不盡，我當然一世忠心於老爺。』震海高興道：『好！你能這樣，以後我格外重用你。』莫斌大喜道：『多謝老爺栽培。』震海欣然向莫斌低聲道：『施凌野是一個可惡東西，他奪了我的妻子，這是多麼叫人心痛的事，當然也得想法害他，咳！所恨的，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。』莫斌道：『老爺！你用什麼方法害他？』震海道：『我冒充怪面人的名義，寫信到滕探長，說文月華是被施凌野流氓所綁去的。』莫斌拍手道：『哈！好計！好計。』話到這裏，房門外起了響亮脚步聲，並有嘈雜人聲，知道得勝而回，萬分欣

喜莫斌開了房門，由幾個粗大漢子，將文月華安放到床上，文月華這時手脚被綁，眼睛被紮，當然無法施展本領，祇有壓着氣，由他們去擺佈，莫斌選了四個大漢，執着手鎗，站於靠牆四角，作爲保護，震海也拔出手鎗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果然如了我的心願，這就不怕再逃出我的手掌，莫斌！先把她眼罩拿去。』莫斌應道：『是！』解去月華紮眼手帕，文月華被手怕紮得頭昏腦脹，有眼無光，實在萬分難受，現在除去蒙眼帕，彷彿重見光明，心覺一暢，眼前更覺光亮，清清楚楚是一間精緻房間，燒着大紅花燭，中間設着一桌豐盛酒筵，這倒好像新房飲合卺酒的儀式，不過新房裏飲合卺酒，用四個大漢，執着手鎗在四面保護，這就太不成句話了，汪震海站在床前面前，嘻開嘴，做出一種非常高興的樣子，最有趣，老頭子穿了新衣裳，剃了新頭，馬褂上別了紅花，紅票簽上寫明新郎，文月華要不是心裏發怒，無論如何這情形是值得可笑的，震海向月華問道：『你明白我這用意嗎？』月華裝作麻木的道：『綁我來吃喜酒嗎？』震海道：『意思是差不多。』月華道：『你真是比霸王請客還要厲害，怕客人不肯來，居然用方法將客人綁來。』震海道：『你這客人是不同的，不綁不行。』月華詫異道：『客人還有什麼不同？』震海道：『因爲我還沒有找到新娘子，想請你做個代表。』月華驚呆道：『這……』震海忙說道：『你要知趣，手鎗是不讓你說不字。』月華冷笑道：『到沒有看過這樣做親。』震海道：『這是我的新發明，將來也許

會有人仿照。』月華心想，今天是決難逃賊人手裏，難道這是命嗎？總之，太命苦。震海見她不開口，發怒道：『喂！乾脆，一句話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』月華道：『要是不願意。』震海道：『那就怪不得我狠心了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要打死我嗎？』震海道：『手鎗是不會向你客氣的。』月華道：『打死人是要償命的。』震海道：『還要你說嗎？比你多活三十年，什麼事不懂？哈！老實對你說，這兒是我秘密機關，凡是貞節女子，都沒有逃過我這枝手鎗，打死個把人，還不等於殺了一只雞。』月華寒心道：『想不到，想不到，你還有這一套。』震海道：『我一生就愛女人，被我害死的，也都是女人。』向莫斌道：『你去把那些貞節女子骷髏，用籬裝來，也讓他見識見識。』莫斌道：『老爺，我有些怕……』震海道：『怕什麼，從前不都是你見過的美人嗎？』莫斌道：『現在肉身都爛了，祇留下枯骨。』震海道：『如果你胆小，外面多叫幾個弟兄幫忙。』莫斌應道是，慌忙退出。月華怒恨道：『汪震海女人同你有仇嗎？』震海道：『仇有什麼仇？』月華道：『既沒有仇，為什麼要這樣害人？』震海道：『實在是女人長得太美麗，使我愛她，又使我恨她。』月華慘然道：『唉！我們女人是太苦命啦。』震海道：『如果服從我的命令，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。』莫斌與幾個粗大漢子，已裝來了一籬骷髏，還有一具沒有爛完的女屍，臭味實在難聞，汪震海得意道：『你看看，這都是貞節女子所得到最後成績。』月華那兒忍心看，閉着眼睛，含淚道：『太沒有』

人道了！震海向莫斌道：『快送出去，這臭味兒我受不了！』莫斌道：『老爺這籠裏有九個漂亮的美人年紀也不滿二十五歲。』震海怒道：『快拿出去，你直接把我腦袋嗅昏了嗎？』莫斌不敢多話忙叫幾個粗人把骷髏送出去。震海向月華扭聲道：『怎麼樣？』月華到底是個女人，那兒見過這些玩藝兒，早把個心嚇得發抖，再也無法鼓起勇氣說硬話，祇有委曲求全，低聲道：『你說罷要我怎麼樣？』震海道：『這是我訂的章程，到這兒來，答應就活，不答應就死。』月華道：『我們是同事，督辦不是說過，應當和衷共濟。』震海猙獰道：『呸！你還說這種使我不高興的話，督辦……你在督辦面前說我壞話，要我老命，今天我把你弄來，就爲這個事，要出一口氣。』月華華和道：『你就是要我答應，也得先同我鬆綁。』震海冷笑道：『你是很厲害的……』月華道：『他們用手鎗對着我，我就是天大本事，也休想逃出你的手掌。』震海點頭道：『這話到也對。』向莫斌道：『給她自由吧！』莫斌道：『噎！』迅速地就替月華鬆了綁，可憐，一個細皮白肉的美人兒，那兒經得起這樣粗繩捆綁，早將手脚拘束得發麻發痛，只見她蹙起眉頭，唇片一掀一掀，做出那十分痛苦樣子。震海道：『脚麻嗎？』說着要去拉她，月華忙搖手道：『不能動，不能動。』經過五分鐘，才算恢復了顫動。月華下得床來，大大方方向震海道：『你真要娶我嗎？』震海道：『這還有什麼假的，花燭已點了快二個鐘點啦。』月華道：『你自己承認你是玩弄我們

女子我很怕，因為我們女人的心，總是痴的，無論新派舊派，嫁了一個丈夫，總希望白頭到老。」震海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對待別人無情，待你是決不會有的。」月華道：「我就是這種死心眼兒，除了至死不答應，我要承認你是我的丈夫，永遠就不希望你壞心，我果然愛你到底，但是你也不能使我痛苦。」震海道大喜道：「行行！你能真心愛我，從今以後，我再不做壞人。」月華道：「你不要現在說得好聽，要是我被你騙上手，換一個臉，讓我看，那我就受不了啦！」震海道：「不會不會！我對待別人也許會有的，對待你，哈！你真是天上仙女，人間美人，我有了你這樣妻子，真是享不盡的艷福，如果我再有不良舉動待你，那我還算是人嗎？真是狗屁不如，文小姐！哈！色狂似的，流露着可怕的醜態，手在月華肩上一搭道：「我的心肝……」月華把臉一沉，斌媚地向震海速速一笑，嬌嗔道：「你也不怕他們笑你！」月華發出迷迷一笑，自然富有極大魔力，老色鬼見了，還有魂嗎？早弄得七葦八素，筋骨酥麻，嘻開臭嘴，興奮道：「管他媽的！」月華道：「你不能這樣說，如果我真的做你夫人，他們在旁邊，像句什麼話？」震海大喜道：「你真願意做我夫人嗎？」緊握着月華手：「我的好人兒！你不要騙我！」月華嬌態道：「你對待女人雖然狠心，可是你對待我不錯，我何必固執呢？」震海拍手大喜道：「對啊！你這話才是明見萬里……」痴痴地對月華看着，月華奇怪道：「你還不認識我嗎？」震海道：「我有點兒不放心你，怕你嘴與心不

同。」月華不悅道：「這就叫我太難了，不答應你，你要手鎗對付，現在答應了你，你又怕我是假心，噯，噯！真要命，要怎麼樣才可以使你相信呢？」震海道：「要我相信也容易，祇要你寫一張自願書。」月華道：「既然我答應了你，不要說寫自願書，就是要我挖心挖給你，我決不會說一個不字。」震海高興道：「這是真話嗎？」月華爽然道：「我對待無論什麼人，向來是沒有失過信用。」震海道：「你真肯挖心嗎？」月華道：「說出來的話，你叫我有什麼方法收回？」震海道：「要真的叫你挖出心來，好像你太犧牲了！」月華道：「你有情，我有義，你爲了我，犧牲名譽，不顧一切艱難，雖然舉動不大正當，但歸根結底，還是爲了我，既然這樣多情，我犧牲一顆心，這還有什麼不值得？」震海想了一想，決然道：「好罷！就看一看你的心，莫斌將那專殺貞節女人的尖刀，快拿得來。」莫斌應聲是，忙在抽屜裏找出一把飛快匕首，（匕首是短劍，如今解手刀，古時刺客用的。）交給震海，這匕首上殺過人的血還沒有揩去，震海看了一眼道：「月華死在這匕首上的女人，少說也有二十多個，可是沒有取個女人的心，月華！今天就讓你破個例吧！」月華將匕首接在手裏，呆呆的看着匕首上已成了紫的色血，見了這血，就好像見了死在這匕首上二十多個貞節女人陰魂。

第二十八章

文月華真心愛汪震海情願把心挖出來

▲醉後狂歡血濺祠堂好一幕新婚之夜

▲二十多個貞節女子死於匕首之下真是慘極

汪震海要試出文月華真心，所以將匕首交給她，讓她自己挖心，其實月華到不是假意，真肯這樣做，匕首拿在手裏流淚道：「已死去的姊妹們，你們如果有陰魂，不要走，等一等，我就來了。」突然眼望震海，拉開胸襟，胸前雪白皮膚，震海看得眼中冒火，月華坦胸哭道：「汪先生，我們永……話還未完，只見她牙齒緊咬，刀向胸前，要刺的當兒，震海急忙拉住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，我決不能讓你這樣慘死。」月華掙扎道：「你……你放手，你不是要看我的心嗎？」震海奪過匕首，往地上一擲道：「我是同你說了玩的，你真的這樣做，親愛的，鬧出人命來，可不是兒戲。」月華道：「我就是這脾氣，說得到做得到。」震海高興道：「哈！好人兒，我現在相信你了，的確你對我不是假心。」月華拭淚道：「這也是我們緣份，不知怎麼我不願意拒絕你的要求。」震海笑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這也是我的福氣，活到五十多歲，還有這樣好的艷福。」月華看看桌上菜，再摸摸酒壺，問道：「這是請誰的？」震海笑道：「當然是請你。」月華道：「我肚子已餓了好久，爲什麼不請我吃？」震海道：「就因爲我們的交涉沒有辦好。」月華道：「現

在能算辦好嗎？」震海道：「你答應了，當然使我很滿意。呢！你會後悔嗎？」月華道：「你也太看不起人了，我做事向來沒有後悔過。」震海愉快道：「唔！這就很好吶！」月華向四面看了看，笑問道：「他們是幹什麼的？」震海道：「保護我的。」月華道：「我們現在算什麼？」震海道：「洞房花燭。」月華道：「既是同房花燭，要他們在旁邊，請教這新娘有什麼方法討好於新郎？」突然微笑道：「唔！明白了，你恐怕我要行刺你，這樣說，他們每天要在房裏保護。」震海道：「如果你是真心愛我，當然不需要他們在這兒。」月華道：「我這樣誠懇對待你，你還不相信我是真心愛你嗎？」震海痴笑道：「我現在有些相信你了。」月華乾脆道：「你把紙筆拿出來，就讓我寫一張憑據，好叫你放心。」震海大喜道：「真的嗎？」月華道：「我知道你很真心待我，當然我不應該欺騙你。」震海欣慰道：「哈哈！你能寫一張憑據，那我就很放心你哪！」向莫斌道：「快把筆墨紙硯拿來。」莫斌道：「是。」筆硯在月華面前擺下，月華毫不思慮，拿起筆來就寫，真是一手好字，不多一會兒，就寫成功。震海看得滿面春風，得意洋洋，上面寫的是：「立志願書人文月華，今願嫁與汪震海為妻，患難共受，有福同享，恩恩愛愛，以白首之約，決不後悔，恐口無憑，特此存照……文月華簽……」震海收起志願書，心想：文月華有烈性，除了不答應，要是答應下來，就不會有什麼變化，況且看她舉動，十分誠懇，不像有詐，既是同情，大家願為夫婦，良辰美景，大

好時光，就萬不可錯過，周公之禮，是不容有第三者，想到這裏，他就把眼一瞪，威武地向莫斌道：『文小姐真心嫁給我，你們在這兒許多不便，都與我出去。』莫斌不敢強，指揮着大家退出去。震海見房裏沒有人，骨頭大輕，毛手毛腳，嘻皮笑臉，醜態百出。月華正式道：『你就是要同我親熱，也得把門關上，等一會他們進來，看見了不像句話。』震海道：『好人兒，你去關吧！』月華心裏求之不得，你這樣說，她急忙去把門關上，外面人就別想推得進來。汪震海等月華走到面前，樓住便要親嘴，月華把臉一沉，搖頭道：『還早呢！』震海不依道：『已經點燈了，你怎麼還說早呢？』月華道：『你是不是愛我？』震海道：『嘻！你這才問得奇怪，不愛你，我做什麼要同你親吻？』月華道：『愛我一世呢？還是一時之高興？』震海道：『當然一輩子愛下去。』月華道：『如果你是真心一輩子愛我，現在就不應該胡鬧。』震海發呆道：『什麼意思？』月華道：『我們既是夫妻，就應該依着規矩走……』震海坐下道：『好好，你說吧，該怎麼樣依着規矩走？』月華在他旁邊坐下道：『你不是點着花燭嗎？你不是穿着新衣裳，掛着新郎票，發嗎？哈！咱們倆現在就算新婚之夜，根據新婚規矩，新郎新娘，到了新房裏，大家應該規規矩矩，俗語說得好，上床夫妻，下床君子，我們都是有學識有身份的人，自治的精神，總該有的，況且不會有多大時候，就會叫你痛快。』震海欣喜道：『哈！你能叫我痛快嗎？』月華媚媚道：『今晚一定會叫你痛快，你不要心

急，現在還是陪我吃酒。」震海道：『你要吃酒哈！親愛的！你不怕和上次會吃醉嗎？』月華道：『今天情形可兩樣了，我就是要吃醉，你也不會讓我吃醉的，因為吃醉了很少於興趣，上次是強權，今天自願，既然是自願，何必還要用酒麻醉……』震海桌子一拍，跳起狂笑道：『哈！不愧爲文秘書，腦筋真聰明，什麼都讓你想到了。』月華道：『今天是喜事，快樂日子，酒……當然也不能不吃，不過，我們要抱定食可而止，不要過量，吃得自己覺得夠了，那末我們就停止。』震海拍手道：『好！贊成！贊成！月華你真是一個可人兒，句句話都能說得我心裏高興。』月華道：『我們可以飲酒了！』桌子上什麼都齊備，只不過酒菜都冰涼，這地方當然是不便熱菜煨酒，媽媽虎虎隨便吃一點吧，好得這時候，也不注重於酒菜，叫因爲文月華要吃酒，不好使新人掃興，依汪震海意思，就別吃這斷命酒，到床上去，不更有意識嗎？想把這意思說出來，有點兒不敢，真奇怪，汪震海居然也會有些怕起文月華，這自然是因為愛的成分高漲，敬懼心理也會突起，而且文月華委實令人可敬，令人可怕，不是怕她兇，皎滴滴就是發火，也兇不到那裏，實在是怕她……艷若桃李，凜若冰霜，她說出的話，理直氣壯，使你對她不敢輕薄，汪震海確然玩弄女性老手，見了文月華終於縛手縛腳，施展不出色狂醜態，乖乖兒地陪着月華飲酒，震海是不擅於杯中物，多吃幾杯，臉就立刻飛紅，冷酒是最不容易下肚，不會吃酒的人，吃冷酒就等於吃藥，而且吃後頭

昏腦脹，心裏老不舒服。文月華是有用意的，拚命地勸酒，乾了一杯再來一杯，汪震海雖然狡猾，但經不起月華花言巧語，弄得六神無主，沒有辦法拒絕不吃。眼花撩亂，汪震海知道不好，已有八成醉了，不但身子站不穩，而心裏祇想往外吐。月華滿斟一杯酒，送到震海唇邊，送送道：「我的好老爺！這一杯酒是我孝敬你的心意，你不能不吃。」震海踉踉蹌蹌，要搗月華嘴裏，輕狂道：「我的好小肝兒，你太美麗了，哈！想死我啦！」月華退後幾步，頑皮式地笑道：「吃了這杯酒再死吧！」震海已離開桌邊，往月華才上撲色狂地：「好妹妹，你叫我一聲好哥哥。」月華舉起滿杯酒，誘惑道：「你喝了這杯酒，我就叫你一聲好哥哥。」海小孩氣說：「唔，我不……你叫了我好哥哥，我馬上就喝。」月華撒嬌道：「你會失信用嗎？」震海乾脆道：「失了信用馬上就死。」月華笑道：「哈，好哥哥……」震海大喜道：「她我的好妹子。」痛快地將酒杯接在手裏，呆呆的，看着眼花迷戀地痴痴發笑，突向月華笑道：「你再叫我一聲親哥哥。」月華突口道：「你要死了！」震海發呆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月華道：「你自己說的，要我叫你一聲好哥哥，失了信用馬上就死，我已經叫了你為什麼不吃？還要我叫你一聲親哥哥，這不是失信用嗎？」震海恍然道：「唔，不錯！」舉杯就是一口，一個不會喝酒的人，而且是一杯冷酒，喉嚨裏祇覺得一癢，汪震海說聲不好，咳……就大噲起來，因為噲得十分難受，手發麻木，味哪啞……一個酒杯就跌成粉碎，月華借着拾

酒杯爲名，彎下身，看見桌底下，殺過二十多個貞節女子的一把匕首，忙拾在手裏，挺起身，不由分說，對準震海胸前，猛烈刺去，這一下可真厲害，匕首刺進肉裏，十足到底，血像射箭似的冒出，不端不正，冒了月華滿臉，滿身震海經這劇烈痛楚，頓時酒醒，咬緊牙關，自己拔出匕首，對準月華方面擲去，月華是有武功，這到容易對付，把身子一蹲，躲開了危險，汪震海慘號道：「小娼婦想不到你這樣狠心。」月華冷笑道：「這是替我們女人除害。」拾起匕首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死在這匕首上的姊妹們，今天我替你們復仇了。」汪震海在袋裏摸出手鎗，瞄對着月華，正要開放的時候，月華一看不妙，即將手中匕首擲去，巧得很，匕首刺在震海執手鎗的手上，震海哎呀大叫一聲，倒地滾了幾滾，也就命絕，房門外莫斌等，聽到房裏決鬥聲，說話聲，自然大爲發急，房門緊閉，無法推開，祇有門上咚咚拚命亂敲，在這時，突然起了一陣猛烈槍聲，文月華這一驚，站腳不穩，就暈倒在地。到底是一個大姑娘，怎經得起今天這樣大風浪，要不是她文武全才，早就將事情弄僵了。這響亮的槍聲，是探長向莫斌決戰的，莫斌是一個胆小鬼，那兒敢抵抗，兒來勢兇兇，帶了衆人向後面拚命的逃走，有兩個倒霉的，吃着流彈倒地死了。文到見無人抵抗，也就停止發槍，向道雲道：「照這樣看，這兒的確是匪黨機關。」道雲道：「怪向人的報告，那還錯得了嗎？」文到向衆警士與探員們道：「你們小心了，別讓匪人暗算了去。」大家應了聲，噓保護着警

長探長在各屋子裏搜查，因為是在晝夜，屋子裏漆黑的，要沒有電光燈照着，那就別想能看見東西，張標天生是草包，這解氣終究沒法改變，搜查匪人，他是最為得勁，忽然高聲嚷道：「啊有……發……現……」

……」文釗問道：「什麼發現？」張標驚慌道：「有……：燈光，是……：這屋……：子裏……：」文釗慚厭道：「這也值得你大驚小怪嗎？」張標不理會，急去推門，緊緊關閉，向文釗道：「探……：長……：推……：不開。」道雲道：「這裏面說不定有匪人。」張標冒失道：「我……：我們救……：搶。」文釗將張標一推道：「你就少耍這樣莽撞。」張標立正道：「噓。」文釗湊在門縫向裏張，只有微細光，看不出什麼，道雲道：「我們祇有衝進去。」文釗決然道：「好，大家衝。」命令是不能不服從的，不要說一扇門，就是鬼門關，也祇有打進去再說，人多力足，你挺我撞，板門到底容易對付，經不起幾下子，門鈕走了璜，轟咚……：倒向裏面，張標舉起槍，砰……：砰……：一而開，一面向裏衝，要緊走，腳下一攀，哎呀一聲，倒下去，巧跌在汪震海身上，他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真的魂不在身上了，大嚷道：「哎呀，沒有命啦！」被他這樣一搗亂，連滕文釗、衛道雲等都嚇得面無人色，心跳不停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房裏祇有二個死人，一男一女，幾個探員忙將張標抱起，道雲驚道：「啊，這不是汪參謀長嗎？」文釗見震海死得頗慘，心裏發有點兒發酸，自語道：「這是誰把他刺死的？」張標突然又嚷道：「啊有……：發現。」文釗恨恨道：「你真討厭，去是有……：」

……發現……」張標指月華道：「你……們瞧這兒不……是死……了怪面人嗎？」道雲驚異道：「死了怪面人？」一個探員括嘴道：「呃怪面人是一個女人。」另一探員道：「這怪面人是個紅臉。」文劍上前一看，認出是文月華，大驚道：「啊文小姐死啦？」衛道雲聽了這話，魂飛出頂門，顫聲道：「不……要看錯。」文劍哽咽道：「她身上臉上全是血，這不是明明被人所害嗎？」張標發示道：「果……真是文……小姐，」跳脚懊喪道：「咳！咳！不……不得了！」道雲在月華嘴邊一摸欣慰道：「探長別焦急，還有熱氣吶。」文劍急問道：「還有熱氣嗎？」道雲仔細地將月華身上檢查一番，決斷道：「不像是被人所害，這一定是受驚過度，暈過去。」文劍素愛月華，今見如此情形，居然也會嚇得失去充分理智，疑問道：「何以見得她不是被害？」道雲道：「她身上並沒有傷痕。」文劍遲疑道：「那末這血是那兒來的？」看看震海屍體，突然聰明道：「唔！我明白了，大概是汪震海身上的血，不知怎樣就弄到她的身上吶。」張標就同猴子一樣，老不肯停，胖身子是不便於走路，而他偏喜歡好動不好靜，突然又嚷道：「有……發現。」文劍腦怒道：「你這傢伙，真可惡，老是有……發……現……」張標拾起匕首給文劍看，鄭重地道：「這……不是有……發現嗎？」文劍接過匕首，只覺得一股血腥氣，實在難聞，道雲過來說道：「這一定是凶器，上面還粘着許多血……」文劍點頭道：「汪震海被害，難道是月華下的手嗎？可是

她那兒來的這匕首？忽然想起道：『唔！我們先將文小姐救醒再說。』道雲高興道：『不！不！我早應該這樣做。』文劍自語道：『真把我急昏了！真把我急昏了！』道雲道：『我們用涼水將她噴噴看。』文劍搖頭道：『怕不行吧。』張標插嘴道：『文……小姐不……是有一種秘……藥。』這一句話果然將膠文劍提醒奮然道：『不錯，她那祖傳的秘藥，是隨身法寶，說是不離開身邊的。』張標有勁道：『我……來……』文劍將張標一推道：『不要你費心。』這是心愛人不願意別人動手，到真的秘藥藏在小衫袋裏有了這藥，也許月華有救。文劍道雲都喜出望外，但顧天佑救了文小姐吧，藥到病除，真是一點兒也不錯。文月華鼻子裏，經秘藥一吹，當即打了二個噴嚏，漸漸地能夠自動，眼皮也慢慢掀開。張標見文月華真的復活了，喜得大跳，其草裙舞，肥臀擺動，令人銷魂，哈有趣……文月華站起道：『你們來啦？』文劍慇懃問道：『你覺得怎麼樣？』月華呆瞪瞪道：『大概我是受驚過度，所以才暈倒的。』興奮地。『唔，剛才的事委實怕人，我要是沒有兩下子，不但老賊殺不了，恐怕我還要被老賊所害。』張標咭開大嘴，發狂似的向月華問道：『汪……老賊是……文……小姐殺……死的嗎？』月華道：『哈！我真高興，老賊一生喜歡女人，結果還是死在我們女人手裏。』文劍向張標道：『老張！你就辛苦一次罷！』手指探員警士等：『帶他們到各處去搜查。』張標立正道：『噓！』向探員警士等：『跟我走……』他很威武。

地幌動大身體，志高氣揚就搖了出去。文釗向月華道：『你坐下罷！這兒是什麼機關，讓你定一定神，說一點兒給我們知道。』月華聽文釗的話，就在椅子上坐下，透了一口氣，欣慰地就將如何被擄到此地，汪震海種種下流行爲，假意允婚，殺動獻媚，刺死震海，血冒滿身，這一切經過情形，從頭至尾，說得非常詳細。衛道雲聽得興趣大濃，拾起匕首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好好！我們的文小姐，做了一次萬嫩娘，唔，不對，不對，是做了一次費貞娥……哈！這一把匕首，太名貴了，送到陳列館裏去，讓大家飽飽眼福，因爲這匕首有二十多個貞節女子陰魂。』文釗拍手道：『不錯，不錯！哈！文小姐這一次事情真做得太痛快啦！』月華道：『這老賊也是自取滅亡。』張標匆匆奔來報道：『有……發現。』文釗道：『是什麼發現？』張標抖動嘴唇道：『是……一個沒……有穿……褲子的女……屍。』道雲道：『在那兒？』張標道：『跟……我來。』文釗等跟在張標後面，走到一間也是房裏，漆黑的，好得兩個探員將花燭取在手裏，作爲明燈，清清楚楚地躺在地上的是一個裸體女屍，臉上雖有血糊，但還能看出本來面目。張標在女屍臉上呆看了一會，跳起道：『有……發現。』文釗瞪眼道：『又是什麼發現？』張標道：『這……這是李……萍……』月華吃驚道：『李萍？』文釗也看出點跡道：『不錯，是李萍。』道雲慘然道：『這對夫妻到要好，他們一塊兒去了。』月華疑道：『這是誰把她殺了？』文釗向月華道：『你到這兒，可曾見過李萍？』月

華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道雲道：「這樣的結果，也就太慘啦！」的確慘，一個漂亮女人，死後成了一個可怕女人，睜眼露牙，四脚朝天，赤身露體，項中血淋。文釗道：「這是被人用快刀刺在喉管裏。」道雲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張標插嘴道：「汪……震海是……玩弄女性而死……李萍難道玩……弄男性而……死嗎？」月華切齒道：「也許是的，李萍這人我早看不起她，是一個下賤無恥淫婦，一會兒愛上了小白臉，一會兒又愛上了老頭子，今天這也是她不貞節的下場。」文釗微笑點頭，須臾向張標道：「將她翻一個身，看看別的可有傷。」張標應聲：「喳！」大胖子真有力，手一推，李萍肉屍就翻了一個身，張標大叫道：「有……發現……」文釗怒目道：「你的發現也真多。」張標在地上拾起一封信，欣然道：「這個……不是發……現嗎？」道雲道：「嗯，到真是發現……張副探長做事真不錯。」這句話，可把張標喜得骨頭也鬆了，渾身肥肉亂抖，闊嘴大開，欣慰地，臉上就同飛了金，受一個警長美贊，當然是十分榮耀的事。文月華道：「探長快把信拆開來看，那裏面是說些什麼？」文釗也知道這信是十分重要，忙拆看上面寫的是：「李萍乃無恥淫婦，留存世間，青年子弟，定被所害，凡不利社會者，我必除之，以滅後患，李萍在世，玩弄男性，死後使其裸體，醜態畢露，讓人一笑，恐各界不明真相，特此殺後留言……怪面人……」文釗仰首微笑道：「呃，怪面人……是他殺的。」張標搶信看，高興道：「哈是……怪面人……」

文釗將信搶回道：『辦公事去吧。』張標立正道：『噓！』文釗道：『你再到各屋子去搜查。』道雲湊趣道：『也許還有發……見。』張標一笑退了出去，十分鐘之後他又奔進來，文釗忙搶口道：『有……發……見……』張標透了一口氣，癡笑道：『到……被你說……了去……』月華道：『又是什麼發見？』張標喘氣道：『對……西屋……子裏有……許多死……人骨頭還……有沒……爛去的女屍。』月華道：『唔，我明白了，那都是貞節女子骸骨，還有剛害死的女屍。』文釗詫異道：『你怎麼知道的？』月華帶走帶說：『汪震海要我做他老婆，我不答應，他就將那些骷髏叫人取來給我看。』道雲切齒道：『好狠心的賊。』月華道：『老賊說得很明白，貞節女子都是這樣結果。』大家已走到藏屍骨的屋子裏，這臭味可真難聞，揪住鼻子，還是聞到臭味，地上血一攤一攤已結成血塊，顏色發了紫黑色，靠牆角堆了許多摩登旗袍，上面有血漬的也有，短衫短褲都是最時髦女人所穿的，還有襪子都是最美的高跟皮鞋，這老賊心真狠毒，殺女人都是將衣裳剝去，由他玩笑取樂美人兒，為什麼不幸，都要受他所害，難道這也是前世事嗎？膝探長嘆息了一會，也就同大家退出，每間屋子裏都查到，見沒有什麼，也就急忙坐上汽車到龍華，把一切事實稟知龔大人，事關重大，龔大人親自去查看，素來認為心腹，而今天才知道是一個無恥之徒，但事已如此，惡人已死，當也不容再有追究，屍首交驗尸所殮殮，祠堂發封，從此社

會上少了一個殺害女人的魔鬼，到也是女界最慶賀的一件事。哈！幸運啊！

諸位！現在什麼東西都貴得要命，紙價從二元一令，而高漲到三十元一令，試問；這出版書籍還有什麼益處？老實說，耗費了許多心血，化極大成本，能賣出本錢，已經是很幸運的事。

說句不瞞天地的話，我成功『秘密客』『白夫人』『舞女艷史』『苦海情淚』『續集秘密客』這五部長篇小說，的確身體輕了十多磅，面孔憔悴得自己都有些驚駭，爲什麼我會老得這樣？爲什麼我會瘦得祇有皮與骨頭？唉！成功一件事，真不容易。

第二十九章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向鐵胆團進攻

▲機關屬害滕文釗等死於非命

▲怪面人英勇驚人拚命救羣才

文月華這一次雖然得以平安回家，而終於受驚過度，病倒了三五天，文釗對於文月華的病體是十分關心，到底是有情人，總不免有點痛癢相關，辦完了公事，不離情人床伴，體貼慰問，及至能起床，文釗陪出去看戲消遣，好得這兩天還清閒，可是吃公事飯的人，清閒了兩天，問題到又來了。鄧督辦有命令下來，說張崑就在這兩天要宣戰，鐵胆團不消滅，是一個大的障礙，況且軍用副團，在老乾娘手裏，更急於要收回的，軍事上靈魂，如落到對方，問題不小，數百萬生命財產，俱告毀滅，故限鎮守使在三天之內，將鐵胆團消滅，將老乾娘擒到，如不能達到目的，龔英銓，滕文釗，江文榮，衛道雲等均一律革職查辦，這一道公事，簡直是宣佈大家死刑書，問題太難了，龔英銓急得就等於法場上罪人，慘白着臉，冒着汗珠，在辦公廳裏，打兜其圈子，把公事看了再看，最後祇有決定召集會議，這一次會議的，確是十分重要，連榮師長都請到，重大的議案，就是去破鐵胆團機關，好得這有組織的機關，是去過去的，比較容易對付，龔英銓鄭重發表道：『這一次是我們生死關頭，一切艱難，一切障礙，不要怕，向前苦幹，天是不會叫

我們失望的，老乾娘；不過是一個女流之輩，能有多大才能，她這樣爲非作歹，難道就由她逍遙法外，不想法殲滅嗎？況且，這一個惡魔對於軍事上，有極大妨礙，要不先將她剷除，試問我們的軍事如何能順利，所以消滅鐵膽團擒捉老乾娘，這是我們第一步工作，期待實現。」滕文釗站起道：「早也要拚，晚也要拚，痛痛快快馬上就進攻……」江文榮道：「鐵膽團裏機關很多，我們此一番去，大家要小心了。」文釗道：「這是當然的事。」傳達員匆匆進來報道：「有人送來一封信，說是十分重要，請大人拆看。」英鐸將信接在手裏，是一個大信封，上面寫：呈鎮守使龔大人親拆……內詳……」抽出信紙上寫：「龔大人英鐸，這是重要報告，請你特別注意，鐵膽團是一個爲害社會不顧法律的組織，應立即將其剷除，使人民得以安居，免受其害，今我已得到消息，你們要去破鐵膽團機關，這種痛快之舉，使我歡呼躍躍，希望你們一舉成功，龔大人你一定恨我上次冒充榮師長父親榮老太爺，向你騙到二十萬元，不過得人錢財與人消災，老實說，我決不白拿你的錢，今天要幫助你們成功大事，算是我報謝你們上次受騙，茲附有起造鐵膽團圖樣一張，有此圖樣，就不必怕機關的危險，再會敬祝成功……秘密客……」龔大人看得又驚又喜，將信遞給各人看過，文釗將圖樣攤放桌上，大家圍看，文釗笑道：「哈，這張圖樣是我們大家救星，有了它，性命是不會再有危險。」月華高興道：「秘密客實在偉大，這樣重要圖樣，怎

麼會讓他得到？」榮師長道：「秘密客怪面人實在神祕，別人不能做的事，他倆能做，真欽佩，上海要沒有他倆，更不知要鬧成怎麼樣的局面。」衛道雲道：「師長的話實在對。」電話鈴響……響了，龔大人執聽筒問道：「喂！誰呀！什麼我……我是龔英鐸，哈！不敢晤！你就是怪面人，什麼有好消息？噯！噯！好好！謝你的報告……」文榮問道：「是怪面人？」英鐸掛完電話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他告訴我們，老乾娘正在開會，叫我們趕緊去破機關，他也願意幫助我們。」文劍高興道：「好極了！他肯幫助我們，這是更能增加我們力量。」向炳南：「榮師長！請你馬上發兵，包圍鐵胆團。」炳南點頭道：「可以！」大家又計議一會，想妥了進攻方法，軍警足有數百餘人，浩浩蕩蕩向武定路進發，大將個個雄糾糾氣昂昂，大有不殺盡匪人，決不爲人之概，這一次血戰是必然要開始的，榮師長將小鋼炮，手提機關槍，迫擊炮等，都完全請了出來……老乾娘的消息還有個不靈通嗎？早有人告密，文劍等要來破機關，所以當即召集全體會議，討論對付方針，老乾娘厲色道：「諸位！我們大難臨頭了，要想活命，就看今天一舉，鄭督辦已下了命令，限定鎮守使在最短期間要將我們消滅，所以鎮守使今天已開了緊急會議，馬上就要向我們進攻。」洪後庭匆匆奔進來報道：「老……乾娘！我……們快逃吧！」老乾娘怒道：「什麼話！」後庭道：「榮師長的軍隊馬上就到。」老乾娘道：「有多少人數？」後庭道：「大概有一營多。」老乾娘道：「還

有些什麼人？」後庭道：「是重要人員全體出發，就是鎮守使也親自出馬。」張月鳳道：「老乾娘！我們還是躲避躲避，不要吃了眼前虧。」老乾娘呆站着考慮，鐵風老人跳起道：「什麼話？如果怕他們，上次老乾娘也不必下請帖，老實說，我們有這樣鞏固的機關，他們人再多一點兒也是來送命，再說，這次還是我們成功的機會，祇要大家鼓起精神，和他們決一死戰。」滕文釗、衛道雲、榮炳南、文月華、龔英鐸、唐彩鳳、張標等，這都是我們最大仇人，也就是上海佔據重要地位人物，今天既然他們大隊人馬來到此地，我們不趁此一舉將他們殺死，試問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機會？」老乾娘拍手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這一次就是把性命犧牲，也是值得的，如果僥倖，讓我們得到勝利，上海整個兒的政權，全都在我們手裏，諸位！就看這一次的命運吧！」果然不幸命運開始了。咯騰……砰澎……噠噠噠……大家驚駭道：「哎呀！已經動手了！」看門跌進道：「不……好了！好了！小鋼炮已經把大門轟開了。」鐵風老人道：「擔任開機關的，趕快去工作，其餘的都到地道裏躲避。」老乾娘點頭道：「不錯！就是把房子轟倒，我們在地道裏是不會有危險的。」衆會員紛紛奔逃，躲避的躲避，工作的工作，老乾娘雖然胆壯，但到此時也不免有些發慌，到底小鋼炮的轟聲，不用凡響，咯騰……咯騰……真能把人心震得戰顫，手提機關鎗也不停地噠噠噠……滕文釗拿着圖樣，前面引路，龔英鐸、衛道雲、江文榮、文月華、唐彩鳳、張標等，衝到裏面大廳

上文劍帶走帶票：『大家快站到廂房門口，這兒有機關，』說時，他就在牆腳邊連踢二下，向大家嚷道：『大家對着電燈開槍。』砰……澎……大家亂放手鎗，轟隆……好厲害，如同山崩地裂，鉄塊打上面落下來，所謂鐵蓮花的機關是破了，文劍高興道：『我們上樓。』話音未停，如飛的躍上樓去，在大家未到樓上之前，他就在牆上亂踢，轟隆大井字發現，火光逼人，藥味雜聞，文劍用鎗對準井字中間連發三鎗，砰……聲響屋震，井字爆炸，火光頓滅，藥味無存，大家拍手道：『哈！多謝秘密客的幫助。』這當然要感謝秘密客，要不是他獻的圖樣，今天如何會有這樣順利。開機關者，見二道關口被破，驚奇得什麼似的，滕文劍難道是神仙嗎？怎麼他懂得破機關的法子？第三樓不等文劍下手，皮條帶就先發動起來，滕文劍不慌不忙，砰的一槍，打在轉盤上，轉盤立時就停止，皮條帶也就跟着不動了，龔大人得意道：『這種機關，祇要懂訣竅，真不難對付。』上次滕文劍來參觀，是到三樓爲止，所以這一到三樓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就把它解決了，四樓是不易對付，因爲圖樣上的說明，被墨塗得看不清楚，文劍向大家發表道：『四樓是什麼機關，這圖上看不出來，我們且上去見機行事。』大家蹀到四樓，只聽得轟咚一聲，上下樓梯都被闌斷，四面所看到的是堅實牆壁，要找個出氣洞都沒有，龔鐸發急道：『探長！你再仔細看看，也許能找出我們出路。』文劍將圖樣給大家看，聲顫道：『真沒有辦法，關於這四樓上機關，全是墨塗，什麼

都看不出來。」道雲道：「這地方一定很危險，就是不被機關弄死，但也休想逃出這屋子。」張標挺肚道：「不……要緊，榮……師長是……可以救我們的。」文榮嘆道：「你別說傻話吧！他又不懂開機關法子，怎麼能來救我們，況且他又不知道我們被困在這裏……」張標自作聰明道：「不……要緊，有小鋼炮，可……以轟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別說傻話吧！這兒的房子，也決不是小鋼炮能對付得了的，即使能轟倒，匪人到沒有死，我們到死了。」大家同時工作，四面推動牆壁，確然堅固，休想見到一線牆縫。龔英鐸長嘆道：「好厲害老乾娘。」忽然有個女人說話道：「要不厲害，那兒是你們的對手？」大家吃了一驚，嘆這聲音從那兒發出，不像是隔壁說話，而且這聲音明明是老乾娘。張標自語道：「他……媽的，是……人是鬼？……聽見說……話，不……看見人……」忽然又有女人聲說道：「是那個王八蛋，刁起一張不會說話的嘴，出口就喪人，好小子，死在眼前還不覺得。」聽到說話聲音，大家四面找尋，道雲遲疑道：「聲音從那兒來的？」突然一個粗壯喉嚨答道：「憑這一點兒，你們就該知道我們老乾娘的聰敏，剛才同你們說話的，就是我們老乾娘，哈！你們很奇怪，這聲音是從何而發出。」文釗高聲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粗壯喉嚨答道：「我是老乾娘最心腹的鐵風老人。」文釗訕笑道：「唔！原來是一條走狗。」鐵風老人拍桌大怒道：「混蛋放你的屁！」這就使大家更奇怪，只聽見有人說話，不看見人，而且

清清楚楚還有拍桌聲，文釗呆呆想了一會，忽然明白道：『唔！我懂了！』英鐸問道：『你懂什麼？』文釗道：『上次老乾娘請我們到這裏參觀新屋落成，朱鐵山做的招待，到三樓的時候，朱鐵山說：我們在這兒說話，老乾娘地道裏都聽到，因為每一間屋子裏都有發音機，所講的話，地道裏都能收聽得到。』忽然老乾娘在地道裏發話道：『哈！說得對，說得對，在地道裏我也可以向每一間屋子裏發音，其實，這也是科學幫助，用不着見面，而居然能夠對話，哈！這不是有趣的事嗎？』英鐸忿恨道：『老太婆……』地道裏老乾娘道：『什麼？什麼？叫我老太婆，你是什麼人？向我說話這樣不恭敬。』英鐸道：『我堂堂鎮守使，你配我叫你老乾娘嗎？』老乾娘在地道裏冷笑道：『嘿！堂堂鎮守使，今天也是死。』江文榮勸道：『老乾娘，我真可惜你的人才，這樣好的腦筋，為什麼不轟轟烈烈做一番有益於國，有益於社會……組織這種鐵膽團，為非作歹，興風作浪，鬧出許多害人的事情，這對於人格、道德，是應該做的嗎？』老乾娘在地道裏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文榮道：『我是江參謀長文榮……』老乾娘嗤的笑道：『唔！原來是你？久違久違！記得有一次，你和文釗在一品香吃飯，我寫一封信給你，叫你到我這兒來看門，這樣一個好差使，你為什麼不幹？』文榮大怒道：『好狡猾的賊人，那一次我真被你氣苦了。』老乾娘拍桌道：『老賊！給了你的面子，你就開起染坊來了，這是什麼地方配你罵我嗎？』文月華道：『老乾娘，我們很』

希望你自首，可以減輕你的罪名。」老乾娘狂笑道：「自首！到底是個娘兒們，說出來的話，真的太幼稚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少要驕傲，可知道你的命就在眼前結束。」老乾娘道：「我的命到不會，你們的命怕就在眼前要結束了。」張標道：「我……們不怕。」老乾娘道：「沒有不怕死的人。」衛道雲道：「怕死我們也不來了！」老乾娘興奮道：「老實說，我早就宣佈了你們死刑，總沒有機會下手，今天是你們送上門來，這也是自投羅網，哈！你們的本領，確也不錯，值得我所欽佩，同樣不知怎麼會被你們得到，這是使我萬分奇怪的事，三道機關是不費吹灰之力讓你們破掉，這四樓，你們有本事破吧！嘿，這也是你們該倒霉，自取滅亡，四樓就等於飛鳥關到籠子裏，就別想飛得出去，機關一開，四面火箭亂飛，你就是銅皮鐵骨，也別想有活命的希望。」大家聽了，臉色大變，互相伸舌搖頭，心想老乾娘到並非恐嚇之詞，事實確能做到，滕文釗在失望之下，祇有苦笑道：「好罷，要我們怎樣死，乾脆來罷！」老乾娘快慰道：「再給你們五分鐘機會，有什麼遺言，或者關於家庭方面的，我負責任，一定向你們送到。」張標發梗道：「老……乾娘真……要我們死嗎？」老乾娘道：「你們要我的命，當然也不能跟你們客氣，老實說，我是罪魁禍首，被你們捉住，終究是死，我現在做人，就譬如上次已被你們槍斃了，能多活一天是意外的收獲，所以我到了這樣地步，環境逼得我要做壞人，不做壞人也逃不了一個死字，一樣要死，還是把你

們殺了，也許我還能多活些時候。」衛道雲道：「今天我們死在你手裏，這也是個數。」興奮地：「咳！天啦！太沒有眼睛啦！」老乾娘哈哈大笑道：「傻瓜！天會管你這些閒事嗎？」月華奮恨道：「什麼話也不用說了，我們在一塊兒死吧！」英鐸懊喪道：「難道這也有緣嗎？大家同時死在一個屋子裏。」唐彩鳳到底胆小，唬得面如土色，心胆俱裂，靠在道雲身邊，流淚哀號，不發一言。衛道雲見了當然心痛，但處於險境，也是無法，祇好低聲勸慰，恩愛夫妻，同歸於盡，到也不易而得的事，雖然死得太慘，而不失患難夫妻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了！老乾娘在地道裏高聲道：「還有什麼話說嗎？沒有……好！請你們歸天……」

滕文釗，衛道雲，江文榮，文月華，龔英鐸，唐彩鳳，張標，你們死了之後，別怨我老乾娘心毒，只怪你們自取滅亡。好！OK，祝你們英靈安慰！」突然有一男子，用尖脆聲浪，拉起有趣長調，喊起：「準……備……」放高音：「開機關啦！」好傢伙，這聲音陰森森的，彷彿勾魂索，唬得大家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覷，唐彩鳳自有了丈夫，胆小如鼠，既這樣胆小，何必還要出來冒險，就因為恩愛夫妻，寸步不離，遭着危險……也是劫數天意，這時她已嚇暈在道雲懷裏，有情人，死在郎君懷抱裏也所謂幸福的死……到底是可怕的，滕文釗，文月華這時也僵了局，灰白色的臉，淚汪汪，一樣渾身發抖，心砰亂跳，砰礮……好像扔下一顆炸彈，響聲驚人，唬得大家魂飛魄散，眼花撩亂，心跳腿軟，這還有什麼說的，等待着死神光臨，宣告毀滅。

可怕；四壁紅光萬道，火箭就是由紅光中飛出，起先火箭寥若晨星，還易躲避，後來如同雨點，飛舞交加，就別想能躲過這危險，不是這個哎呀！……就是那個呢！……連慘呼聲，怎麼不令人酸鼻。在空氣靜寂之間，突然響起一片人聲，好像數百男女拍手狂笑，慶賀他們成功，大家當然很明白，鐵胆團所有會員，全都集總在地道裏，現在已開動機關，火箭亂飛，哎呀！哎呀的慘號，猜想是滕文釗等最後號聲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大家高興得欲呼發狂，拍手狂笑，是必然而有狀態，在這笑聲未停的時候，突然又起了一片鎗聲，好恐怖呀！箭上死不算，還要槍上死，滕文釗等，爲躲避火箭緣故，大家在地板上亂滾不停，真奇怪，火箭漸漸少了，而甚至於沒有了，槍聲繼續不斷的響着，轟咚……有趨……堅實的牆會開出一扇門，一個怪面人迅速地蹣進來，手鎗對準天花板上砰……放三五鎗，很滿意的嘻開大嘴，刮……刮……狂笑，當他笑的時候，將文釗身上二枝火箭拔去，將張標身上四枝火箭拔去，將文榮身上三枝火箭拔去，將英鐸身上一枝火箭拔去，衛道雲，文月華，唐彩鳳，算是運氣，沒有中箭，但受驚過度，都有昏沉，怪面人取出一個小瓶，裏面藏的清水，喝一口，先在月華臉上亂噴，果然月華清醒，坐起，遲凝道：『呀！算死了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沒有死，你們都活着，快……快拿出你的祕藥，和他們把箭傷醫好。』說時，他就在各人臉上噴水，一個個都醒了，受傷的人，痛暈過去，當然麻木得什麼知覺都沒有，而現在甦醒，受箭傷的

部份，一陣一陣發痛，實在難以忍受，好得月華藥靈，在傷口上用藥一搽，搽上去就能止痛，大概十分鐘光景，都能站起來說話了，月華高興道：『今天我們還能活着，當然是靠怪面人大力來救我們。』大家感激得恨不不得跪下向怪面人磕頭，怪面人道：『這時候，別忘了責任，趕快到地道裏捉拿老乾娘……』

文劍鬼鬼祟祟，忙搖手吹氣道：『噓不……』怪面人道：『做什麼？』文劍道：『我們在這兒說話，老乾娘是能夠聽到的。』怪面人狂笑道：『不會聽到的，發音筒已被我用手鎗打毀了。』英鐸大喜道：『唔！大英雄，大俠士！我們的救命大恩人，你真太偉大了，太使人欽佩了。』怪面人搖手道：『夠了，夠了，不是說客氣話的時候，我們快工作吧。』月華道：『怪面人先生，你有什麼主意能捉住老乾娘？』怪面人高聲道：『你們肯聽我命令嗎？』大家同聲道：『願意服從命令……』

怪面人得意道：『好！就請你們聽我的主張，如果你們能照我辦法去做，這兒的機關立刻就破，呃！還得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，秘密客，已暗暗幫助我們，老乾娘他可以負責將她擒住。』大家聽到這裏，已喜歡得什麼似的，覺得太幸運了，有這兩個怪人相助，大事可告成，實人民之福，國家之福，呃！洗耳恭聽，到要看怪面人說出怎麼好的主張……

第三十章 怪面人喜氣洋洋招待長官們參觀廁所

▲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匪人終究逃不出法網 ▲功德完滿有趣的大結束

怪面人是一個頂天立地了不得的奇男子，想出來的主張，還會錯嗎？大家寂靜着，等候他的發表，怪面人將肩一掀興奮地說道：『諸位老乾娘雖然狡猾，但是不要想逃出我的手掌，她所主張的一切，沒有一件能瞞過我的眼睛，大家不要響，跟我下樓，我自自辦法，能叫你們擒住老乾娘，快快我們走罷！』說時，他在前面引路，大家如潮水一般跟隨而下，到了門口，許多軍警嚷道：『啊有怪面人！』滕文釗忙向大家搖手道：『不要鬧！不要鬧！』指怪面人道：『這是我們的恩公。』榮師長至文釗面前問道：『事情怎麼樣？』文釗道：『好厲害，差一點兒我們都沒有命，多虧怪面人先生救我們。』對怪面人介紹榮炳南：『這是榮師長……』怪面人向炳南微笑點頭，榮炳南向怪面人握手道：『久慕大名。怪面人先生的才能，真是萬人所欽佩。』怪面人笑道：『這是你說得好。』正式道：『請師長快派一連兵，跟我來。』炳南服從道：『是。』忙叫連長白立風聽候怪面人的指揮，怪面人對白立風道：『你帶了你部下快跟我來。』白立風立正道：『喳。』指揮兵士們，跟怪面人而去，離開鐵胆團機關部，足有一里多路。

是一個十分荒僻所在，有不少的墳墓，怪面人指一古墳對白立風道：『你們快把這古墳包圍起來！』白立風知道這必有用意，不敢多問，遂遵命照辦，怪面人將白立風拉到石碑面前，鄭重道：『這是你的責任，把鎗頭腦對着這塊石碑，如果有人從這石碑裏出來，你得注意，一個也不能放走。』立風連聲『噓噓』，怪面人又叮囑了一番，如飛的就走了，趕到機關門口，滕探長等，還是等候着。怪面人向大家道：『大家鼓起精神，我們要和匪人拚命。』文釗向大家道：『請大家注意，我們服從怪面人的指揮。』大家歡呼地把手舉起，同聲說道：『贊成！』怪面人真榮耀，如同就任了總司令，十分得意地挑選了十名搖機關槍的，十名開合子炮的，其餘半警由榮師長指揮，仍負包圍責任，滕文釗，衛道雲，龔英鐸，江文榮，文月華，唐彩鳳，張標等各執手鎗，完全實彈，跟在怪面人後面，向裏猛進，穿過正廳，兜過後廳，彎彎曲曲，着實走了不少進數房子，好容易走到一處廁所門口，怪面人躡進去，大家站定脚步，倒抽一口冷氣，百忙之中，還有這樣一套，怪面人也就不太無聊了，帶了許多人，居然到廁所裏去方便，男人還可以跟進去，文月華她們，跟進去算是什麼，不多一會兒，怪面人回出來，很生氣的對大家說：『你們爲什麼不進來？』文釗搖手道：『我們……』怪面人怒道：『你們不服從我的命令嗎？』英鐸道：『我們不要解手。』怪面人道：『不要解手，也得進來。』這命令使大家真有點不服，別的可以免強，難道這也可以免

強嗎？況且在三千鈞一髮之際，重要事情不幹，逼着人家方便，真是怪人怪事，怪面人見大家還是不動脚步，氣湧胸門，大聲道：『你們要不要捉老乾娘？』衛道雲笑道：『這還有個不要嗎？我們來是爲什麼？』怪面人道：『你們既然要捉老乾娘，爲什麼老乾站在門口？』月華耐不下氣說道：『喂！怪面人！先生這是廁所啊！』怪面人道：『廁所怎麼樣？難道你們怕臭氣變成毒氣嗎？』張標不服道：『我……們不……要大便……這……有什麼免強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我要你們參觀參觀這兒廁所。』江文榮道：『這是什麼時候，還有空參觀廁所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如果你們要想破這兒機關，就不能使我掃興，我要你們參觀廁所，你們就應該進來，不是說服從我的命令嗎？』文釗道：『我們這許多人都進去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當然囉！』英鐸道：『有這麼大的廁所嗎？』怪面人道：『所以要你們進來參觀，像這樣大廁所，不容易看到。』文釗挺身道：『好！大家進去。』雖然大家往裏走，而心裏總有點不服，參觀廁所，這真是破天荒的笑話。怪面人見男的都進去了，文月華、唐彩鳳呆立在廂所門口不動。怪面人怒道：『你們爲什麼不進來？』月華道：『叫我們……』怪面人道：『這樣不痛快，討厭……你們吃公事飯的，什麼地方不要去？』姪妮妮這樣不乾脆，當公務人員真有點兒不配，你們還是回去做花瓶吧！』文月華、唐彩鳳被他說得臉紅耳赤，因爲救過自己性命，終於不敢反抗，硬起頭皮，走了進去。委實這樣考完廁所，值

得參觀，地方大得能容三百多人，四面都是用大理石砌成，白而清潔，有三十多個小便池，五十多個抽水馬桶，盥手池，化裝處，式式俱全，怪面人向大家道：「請你們參觀這根廁所，叫冤不叫冤？」大家笑道：「哈！我們開了眼啦！」怪面人正式道：「大家把手鎗，機關槍，瞄對着抽水馬桶。這是什麼意思，難道和馬桶決鬥嗎？」怪面人道：「大家注意，這就是我們決戰的時候，不過，要破鐵胆團，你們非得要聽我命令；那一個不服從，我就打死他。」說完，他就教着抽水馬桶，真有趣，怪面人一舉一動，都似乎有些神秘，因為他做事很有把握，大家都不敢去詢問，祇有聽從他的指揮。怪面人已數到第三十三只抽水馬桶，忙向大家道：「我要開門了！你們大家注意，現在我們殺進地道，機關槍做先鋒，同時大家要助威，高聲喊殺……」滕文釗猜想這兇定有什麼特別機關，忙叫機關槍手，站在前頭，好做先鋒，這時大家如同戰場上將士，個個雄糾糾，氣昂昂，等候肉搏來臨。怪面人真是奇才，在這樣緊張關頭，絲毫不露慌色，慢慢地將抽水馬桶蓋揭起，馬桶裏沒有糞汁，乾乾淨淨的，祇盛着些清水，怪面人就在馬桶邊上連敲十三下，只聽得嘩噠……抽水馬桶背後，那大理石的牆，開出有三尺闊的空檔，清清楚楚有一條小弄，在小弄裏，有往下走的樓梯，就是這地道，怪面人高聲道：「機關槍往下衝。」這時，大家都佩服怪面人，實在有驚人奇才，滕文釗素有過人思想，而今天也會笑自己太無能了，跟怪面人做當差還好像夠不到

資格，決戰開始……哇……砰……槍聲，機關槍聲，不停地響着……老乾娘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失敗，經過十五分鐘決鬥，到底機關槍厲害，鐵胆團團員抵抗不住，祇有往上逃命，前門是不要想走，好得有秘密後門，這後門就是通墳墓裏面機關一掀，石碑就會自動移開……連長白立風，服從怪面人命令，包圍古墓，尤其是注意石碑，經過許多時候，不見動靜，總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變化。忽然一個兵士嚷道：『連長快看，石碑動啦！』白立風一看，果然石碑離開墳墓，清清楚楚這墳墓是有門的。本來門被石碑遮住，而石碑離開，當然看出來了，居然有人往墓外逃命……白立風料想不是好人，砰……砰……命令兵士一齊開槍……鐵胆團團員到了這時才知道後門也有了包圍，知道沒有出路，唬得面無人色，哭聲四起，大家扔去手鎗，跪下情願被擒。怪面人忙發令，不許開槍，讓他們上去，各會員垂頭喪氣，由墳墓裏出來。白立風吩咐兵士來一個綁一個，綁一個，綁一個，這都容易，沒有費什麼子彈，沒有費什麼力氣，居然將所有匪人都擒住了。這一下決戰，死去匪人有二十餘人，受傷的也有三四十人，怪面人與滕文釗等，也由墳墓裏走出來。白立風上前報道：『所有匪人都捉住了！』龔英鐸欣喜道：『今天這功勞，完全是怪面人先生的。』滕文釗守都向怪面人握手慶賀。怪面人道：『諸位這不是慶賀的時候，讓我來看一看。』他很認真查看所被擒的匪人，看完驚訝道：『哎呀不好，單單少了一個老』

乾娘。『這樣順利地破了一個大規模機關，在每一個人臉上都好像飛了金，高興得真要發狂，老乾娘未被擒到，大家一時當然不會想到，現在怪面人一捉醒，大家不由吃了一驚，這樣要緊份子，讓她逃走，將來又是大害。』榮師長得到消息，也趕來幫助。滕文釗忙對榮師長道：『快用汽車，將這些匪人押回去。』

『榮炳南點頭道：『好罷！』怪面人道：『滕探長，衛警長，快跟我到地道裏找老乾娘……』其實用不着多此一舉，秘密客已將老乾娘打地道裏拖了上來。怪面人看見歡喜道：『好了！好了！秘密客先生已經將老乾娘捉住啦！』這真有力地興奮劑，大家快慰得拍手歡呼，龔英鐸高聲道：『今天的成功全靠怪面人先生秘密客先生老乾娘無論怎樣狡猾，終於逃不出他二人手掌之中。』老乾娘素有智謀，而現在慘白着臉，什麼也不說了。想起心血造成的鐵胆圍，如今又被毀滅，真值得一哭。唉，委實可惜。老乾娘化費了百萬金，造成有機關十分鞏固的鐵胆圍，總以為根牢締固，永享太平，不想秘密客、怪面人又成全了滕文釗的功勞，真恨，真怨，這也是前世事，該有這樣的劫數。所有人犯分別收監，老乾娘因為是特別要犯，關在一個特別監牢裏。受傷的匪人送醫院，槍殺的匪人由驗屍所收屍。至於鐵胆圍內部，由秘密客領導搜查。現款、簿據、秘密文件，軍用副圖，都由老乾娘密室裏查出。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。鐵胆圍前後門暫時封鎖。事實經過，鎮守使當即致電南京，詳告督辦，因事關重大，請督辦親自到上海來解

決一切……第二天晚上，是一個最有趣的時候，鎮守使衙門裏裏外外，在四點鐘起，已實行特別戒嚴，因為舉行慶功酒，到者都是大人物，不得不這樣慎重其事，六點鐘的時候，大廳上燈光明亮，正中設起一桌豐盛筵席，銀裕面圓桌四週，共有十只坐椅，中間兩只，特別考究，大紅椅墊，是特地恭敬秘密客與怪面人坐的，鄭督辦坐於怪面人旁邊，龔英鐸坐於秘密客旁邊，滕文釗坐於鄭督辦旁邊，文月華坐於龔英鐸旁邊，衛道雲坐於滕文釗旁邊，唐彩鳳坐於衛道雲旁邊，江文榮坐於文月華旁邊，榮炳南坐於江文榮旁邊，這是以各人功勞而分座地位，這是一桌功德完滿酒，當然有十分妙趣，老乾娘也有坐位，不過她的坐位不同，一張三條腿的圓檯，叫她旁邊坐着，到好像叫的堂差，張標站在老乾娘背後，用手槍瞄對着，白立風帶了一連兵在廳上保護，秘密客怪面人到底是誰，這時候也需要解決……鄭督辦欣然站起，舉起滿杯酒，向大家笑道：『我們先喝一杯成功酒……』大家一體鼓掌，碰杯同飲，旁邊勤務兵執着酒壺侍候，見大家乾了酒，忙又斟上，鄭督辦仍就笑嘻嘻站起道：『這一次事實，龔大人對我說得十分詳細，我很佩服怪面人先生，應當大家向他道謝，我們同飲一杯，恭祝怪面人先生，永遠康健……』嘖嘖拍拍大家，又拍起手來，碰杯同飲，勤務兵忙又在各人杯中斟酒，鄭督辦等各人杯滿，又站起道：『秘密客的偉大，還要我說嗎？哈！這一次他抓住了老乾娘，得到了軍用副圖，這不但是幫助我們，

簡直是救了幾萬萬民衆，這一杯道謝酒，當然是不能免的，我們同飲一杯，恭祝秘密客先生前途無量。

『大家拍手，碰杯同飲。這興緻是多麼濃，意識是多麼高尚？老乾娘在旁邊看到，到不知她作何感想？』

：秘密客怪面人也站起向大家道賀，同時感謝大家厚待。老乾娘咬牙切齒，跳起道：『我這一次失敗，完全是害在秘密客同怪面人手裏，現在我已逃不出法網，早晚是個死字，死也要讓我死得明白，我要看一看怪面人，秘密客到底是誰？』

滕文釗向老乾娘瞪眼道：『用不着你說，怪面人，秘密客，到底是誰？我們也需要知道。』

老乾娘還要說話，被張標在她肩上一揪，怒道：『少……說廢……話……』

他這一揪，大概用力太大，老乾娘站腳不穩，身子往下一蹲，屁股坐在橈邊上，三條腿的圓橈，往前一側，連人帶橈都滾到地上，引起大家嘩的哄堂大笑。老乾娘爬起來，紅着臉，要與張標理論，但自己是個囚徒，那兒容有說話餘地，歎了一口氣，怨自己的命吧。勤務兵將圓橈扶起，老乾娘坐在上面，暗暗流淚，心想：我和三條腿圓橈，有什麼分別？還不是不成器而快要毀滅的廢物……

龔英鋒站起道：『我們現在吃的是一桌功德完滿，秘密客先生怪面人先生，在這時候，也應該一現廬山真面……』

大家拍手同聲要求，在這情形之下，當然義不容辭。怪面人對秘密客道：『你先來罷！』

秘密客爽然道：『好！』

揭去蒙面，露出面目，原來是一個老人。老乾娘跳起道：『啊！原來是鐵風老人！』

鐵風老人向老乾娘行禮道：『很

對不起老乾娘，你當我是個心腹人，結果你什麼事都被我破壞了。呢！更應該告訴你的，我和怪面人是一黨，所有鐵胆團一切內部情形，特別消息都是我告訴他的，滕探長來破機關，進出圖樣也是偷送給他。」老乾娘聽了這話，氣得眼花頭暈，哽咽道：「好好！原來這一次我是害在你的手裏……」滕文釗向鐵風老人道：「老先生你怎麼能加入鐵膽團？」鐵風老人道：「這是怪面人同我出的主意，有一次怪面人假意行刺老乾娘，我上前相救，老乾娘感我的恩，就同我交了朋友，因為我能想出很好方法，她就把我當了心腹人，什麼事都不滿我，從此有什麼消息，我就告訴怪面人。」鄭督辦高興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怎麼認識怪面人先生？」鐵風老人忙向督辦行禮道：「督辦你叫我老先生，真要把折死了，我今年才三十左右。」衛道雲詫異道：「啊！你祇有三十多歲？」鐵風老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我今年三十二歲……」文榮奇怪道：「三十二歲的人會老得這樣人？」鐵風老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這鬍子是假的。」說時，將鬍子拔去，臉上化裝術擦乾淨，顯露少年本色，得意道：「這樣三十二歲差不多吧？」大家仔細一看，認出是陳屏風。張標驚道：「呀！有……鬼……」老乾娘見是陳屏風化裝鐵風老人，真呆住了，氣得更說不出話來。月華驚起道：「是陳先生嗎？」文釗道：「你不是被火燒死了嗎？」屏風道：「那一次我並沒有死，名片是我有意擱在那死人身邊，利用這機會，我可以埋沒我本來的陳屏風，改裝一個鐵風。」

老人混到鐵胆圍裏做內線。」怪面人站起道：「陳先生的事情，祇有我肚裏一筆清賬。」經這樣表明，大家高興得了不得，你也同他握手，他也同他握手。忙得屏風兩手應接不暇。唐彩屏高興道：「現在要看怪面人的本來面目。」怪面人用女口說：「用不着看，祇要聽我的聲音。」大家聽到女人聲音，都有些驚奇，個個發怔，陳屏風幫着怪面人除去面具，露出漂亮本來面目，大家同聲歡呼道：「啊，是二夫人嗎？」老乾娘看見二夫人揚霜華，真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忿怒道：「原來是你這賊人，跟我搗蛋，去年做秘密客，今年做怪面人，來年你做什麼？」鄭督辦喝道：「混蛋，你是一個囚徒，竟敢罵我們大家的恩人，來與我掌嘴。」張標應聲：「噎！」伸手就是一記耳光，打得老乾娘火星直冒，跳腳怒罵，龔英鋒狠狠道：「再要這樣無理，重打五十記屁股，你是堂堂鐵胆圍首領，也叫你丟一丟臉。」老乾娘果然不敢撒潑，到並不是怕打，實在是一個女人被人家打屁股，這臉丟不起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委曲求全吧。鄭督辦欣然道：「大家請坐，今天太讓我高興啦，這樣有趣的事，是不大容易能見到的。」大家坐下，重飲慶賀酒，談笑生風，這興趣比起先更見濃厚。文月華道：「有一次向警長夫人求婚的小夥子，是你化裝的嗎？」霜華點頭笑道：「是的。」彩鳳道：「你爲什麼要這樣惡作劇？」霜華道：「這是我的方法，讓你急昏了，我好送醫院。」彩鳳道：「你和李萍……」霜華道：「是的，我因爲恨她是一個不高尚的女子，所以

玩弄她，最後用方法就殺了她。」月華詰問道：「你爲什麼要玩弄我？」霜華道：「我沒有玩弄你。」月華道：「你爲什麼向我求婚？」霜華笑道：「這不過偶然開玩笑，同時使你們認定怪面人不會是女人……」衛道雲道：「二夫人也太有趣了，自己是怪面人家裏，還供起怪面人長生祿位。」霜華道：「這也不過是等於做戲，對人家說怪面人是救過我的恩人，人家就不會懷疑，我是怪面人。」文釗道：「總長被刺……你不是說怪面人救的嗎？」霜華道：「那一次的怪面人是陳先生扮的，老乾娘寫信到總長，我就猜定必有禍事，暗地裏通知陳先生扮着怪面人，小心保護總長。」英鐸道：「爲什麼一定要怪面人救？」霜華道：「這就是讓人家不會疑到我是怪面人。」文釗點頭道：「二夫人想出的法子，這還錯得了嗎？」文榮向督辦道：「老乾娘這狡猾的婦人，督辦打算怎樣辦理？」督辦乾脆道：「明天就將她斃了！」文榮道：「老乾娘是一個要犯，總得要好好審問。」督辦道：「什麼事都明白了，還用得着多此一舉嗎？」文榮道：「依法手續，少不了是要這樣做一做。」督辦道：「也好，明天聽候宣判。」大家高高興興將過去事實，一樁一樁提出討論，談起來都是有趣的……楊霜華忽然正式道：「我要多一個嘴，不知大家可能贊同？」督辦道：「你說出來的話，我們決不會反對的。」霜華道：「陳屏風先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男兒，文月華小姐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奇女子，我想成全他們一對，不知諸位長

官可能贊同？『嘖嘖拍拍大家拍起手來，文釗沒有拍，因為月華是他所愛的，不願出讓，後來想到人家終身幸福，也就補拍起來，這神情真有趣，使大家都要笑他，文月華到底大姑娘面皮嫩，臉上鬧起染坊來啦！鄭督辦最有勁，高興道：『這是一件十分滿意的事，就請二夫人做女家介紹人，滕探長做男家介紹人，我就來個證婚……』大家拍手贊同，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，沈聯英總長趕到，他是從醫院裏出來，龔英鐸向總長說明一切經過詳情，聽得他一會兒臉上眯眯笑，一會兒臉上怒氣勃勃，罵一聲蔣上珠賤人，叫一聲楊霜華恩人……陶彭……拍……拍……拍……這是放槍嗎？不這是慶祝新年的爆竹聲，大家祇管認真辦公事，就忘了今天還是廢歷年三十吶！有趣的鑼鼓聲，歡迎着春的光臨，人生的樂趣……也在這時期生動而勃發啦！陶……拍……拍……咚……彭……咚……咚……

(完)

鑼鼓啊！

續繼出戲的是卻偉大恐怖長篇小說

孤燈幻影錄

緊張！

離奇！

鬼！可怕！

請購

李昌鑑著

偵探小說

秘密客

偵探小說

白夫人

社會小說

舞女
艷史

哀情小說

苦海
情淚

偵探小說

續集
秘密客

下次出版

孤影
幻燈
錄